

淨土宗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宗旨

Pure Land Buddhism

March, 2016

雙月刊 第 19 期 民國 105 年 3 月出刊

【贈閱】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淨土宗宗祖 善導大師畫像

中國淨土宗 十五位祖師

- 初 祖——慧遠大師
- 二 祖——曇鸞大師
- 三 祖——道綽大師
- 四 祖——善導大師 (宗祖)
- 五 祖——承遠大師
- 六 祖——法照大師
- 七 祖——少康大師
- 八 祖——延壽大師
- 九 祖——省常大師
- 十 祖——蓮池大師
- 十一祖——蕩益大師
- 十二祖——截流大師
- 十三祖——省庵大師
- 十四祖——徹悟大師
- 十五祖——印光大師



目錄

- 4 【宗學理論】 淨土宗概念說明 | 釋淨宗
- 13 淨土開宗（一） | 釋淨宗
- 22 凡夫入報說 | 望月信亨
- 24 曇鸞之佛身佛土說 | 坪井俊映
- 27 【法義闡釋】 《往生論註》要義（三） | 釋淨宗
- 33 不請之法 | 釋淨宗
- 36 善導「要弘二門判」辨析
——要弘二門是偽命題嗎？ | 釋淨度
- 51 【淨宗俗諦】 淨土宗宗風（七） | 釋慧淨
- 55 【淨土常識】 淨土宗小常識
- 57 【問答釋疑】 淨土釋疑
- 59 二河白道呼喚聲 | 釋慧淨
- 62 【修學園地】 見過黑的，沒見過這麼黑的 | 釋宗悲
- 63 願離此苦生安樂
——善導大師的捨報示現 | 藏密
- 67 淨土宗的念佛與普賢十大行願 | 許煌汶
- 75 人能至心求道 明師自會顯現 | 淨法居士
- 87 學法念佛往生定 | 佛舒居士





發行人：釋慧淨
社長：釋淨音
編輯：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中華淨土宗協會
美術設計：淨心居士（巫麗雪）

版權開放 歡迎流通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96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 ISSN 2307-2695 ◎

- 89 【淨土宗藝術】 兩千年前的阿彌陀佛立像銘文臺座 | 佛取居士
- 92 穿越千年，為師作證
——記唐朝善導大師弟子包寶壽居士 | 崔巍巍
- 98 一松圖 |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
- 99 【念佛感應】 佛牌放光 | 張玉銀
- 100 念佛報親恩 | 台南 林小姐
- 102 癱瘓失憶七年後 預知時至三天前 | 肖雲居士
- 105 葫蘆娃成佛記 | 佛依居士
- 111 念佛公雞往生記 | 《動物往生佛國記》
- 117 念佛癒病免車禍 | 佛麗居士
- 119 【因果紀實】 一個饅頭的因果
——老鼠化人身 禮謝結善緣 | (摘錄自《珍惜生命》)
- 121 【環保慈善】 有情眾生 | 片羽
- 123 五臺山上的佛水車 | 佛助居士
- 128 滿園芳香關不住——世上最健康的蘋果 | (改編自網路)
- 133 【最新消息】 新書訊息
- 134 【流通點】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 136 叢書目錄



淨土宗概念說明

文／釋淨宗

一、淨土法門、淨土教和淨土宗

一般情況下，淨土法門、淨土教和淨土宗這三個概念，大家都不怎麼分別。當然，在很多情況下也不需要分別，這幾個概念可以互用，也沒什麼障礙。但是，如果細究起來，在有些場合就不能混淆，一混淆就分不清楚。我們要對它們的區別作些瞭解。

淨土法門，是佛所說的，簡單講就是淨土三部經，這是淨土法門。我們講修學淨土法門，主要是修學淨土三部經。

淨土教，是佛弟子對淨土法門、對佛所說的淨土三部經的解釋，這稱為淨土教。佛弟子各依有緣經論，對淨土法門所作的解釋，統統是淨土教。無論天臺宗、華嚴宗、唯識宗，只要是解釋淨土三部經的，統統是淨土的教法，統統納入淨土教。但是它們不代表淨土宗，因為這些淨土教夾雜了聖道諸宗的理念，很混亂，很駁雜。所以有必要在混亂、駁雜當中，展示純正的解釋、純正的淨土法義，因此有必要開立淨土宗。

是先有淨土法門，次有淨土教，然後有淨土宗，這個次序是不能變的。

淨土宗是什麼呢？也就是「楷定古今」。「楷定古今」楷定什麼？能楷定淨土三部經嗎？當然不能，淨土三部經是我們的標準，是佛所講的。所以，楷定古今是楷定淨土教對淨土三部經錯誤的解釋。通過楷定古今才建立了淨土宗。所以淨土宗是從淨土教裡生出來的。也就是說，淨土教裡面有正確的，有不正確的；有純粹的，有不純粹的；有正的，有雜的。把純粹的、正確的抽列出來，這才是淨土宗。

淨土宗是祖師所立的。祖師指誰？就是指善導大師，也包括曇鸞、道綽兩位大師。淨土宗是他們所建立的。善導大師依據彌陀本願，對淨土法門所作的楷定解釋，這才是淨土宗。

所以，不是解釋淨土三部經的就都是淨土宗。它們可以稱為淨土教，但不是淨土宗。它們是雜淨土教，不是純淨土教。它們是聖道諸宗。大家要有這個觀念。

二、淨土法門和淨土宗的比較

我們來看下面這張表：

	淨土法門	淨土宗	說明
主	釋尊開說	善導創宗	佛、祖之別
時間	佛世法滅 始終	隋唐以來 中段	久暫之別
地域	印度 十方	中日 此界	廣狹之別
攝屬	八萬隨一	一攝八萬	立宗不立宗 體系非體系
功用	修持方法	解釋理論	解與行 理論與實踐
關係	所釋 所依	能釋 能依	能與所 一體
比喻	產品	使用說明書	

這張表更加明確地說明了淨土法門和淨土宗的差別。我列了七個項目，就是左邊這一系列。

第一，主不同。

淨土法門，釋迦牟尼佛是法門之主，法門是釋迦牟尼佛所開說的。但釋迦牟尼佛並沒有開創淨土宗。淨土宗是誰開創的？是善導大師開創的。這就是明顯的差別。佛是萬機並育，千門洞開，他針對不同眾生的根機講不同的法門，當然沒有什麼宗不宗的，都是佛法。但是祖師就不一樣了，在八萬四千法門中還有所宗。

這就是主不同，有佛和祖的差別。

第二，時間不同。

淨土法門的流傳時間是貫穿佛的時代，一直到法滅，一直到萬年之後，淨土法門都會存在著，它是徹始徹終的。

淨土宗就不一樣了，淨土宗是隋唐之後才出現的，在隋唐之前並沒有淨土宗，在曇鸞、道綽、善導之後才有淨土宗，在時間上它是個中段。淨土宗會不會一直到萬年法滅？那就不敢講了，比如說在中國，從宋朝以後這一千多年，就沒有淨土宗，淨土宗隱沒了；但淨土法門還是存在的。所以，二者時間段不一樣。至於還有九千年到法滅時期，淨土宗是不是一直會堅持到最後，我們就不知道了，就不一定了。所以這有久暫之別。

第三，從地域來說。印度有淨土法門，但沒有淨土宗。只要是淨土三部經典所在的地方，就有淨土法門，只要念阿彌陀佛願生極樂世界，就有淨土法門。印度就沒有淨土宗，即使有龍樹菩薩的《易行品》、天親菩薩的《往生論》，但是並沒有開立淨土宗。淨土宗創立在中國，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地域才有淨土宗。

如果站在更廣大的範圍，淨土法門是十方世界都有的，因為十方諸佛都出廣長舌相，來宣說這個法門。阿彌陀佛發願：「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不悉咨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很顯然，十方諸佛都宣揚淨土法門。但其他世界都一定有淨土宗嗎？我們就不知道了，未必有。淨土宗是在這個世界才有的，在中國、在華人文化圈裡，受善導大師法脈影響的地域才有淨土宗。

這是地域上廣和狹的差別。

第四，攝屬方面——什麼叫攝屬？比如釋迦牟尼佛講八萬四千法門，淨土法門是八萬四千法門當中的一種。「八萬隨一」，就是八萬四千法門裡隨便一種。這是隨機性的，其中並沒有以這個法門來統攝一切法門這樣強烈的主觀意識。但是淨土宗就不一樣，它成為一個宗派，是「一攝八萬」，就是以一個淨土法門——念佛法門，來統攝八萬四千法門，這樣才能立宗，宗派才能建立起來。這些在後面的章節還要詳細解釋，大家先知道這個觀念。

這裡就有差別，有立宗不立宗、體系非體系的差別。從法門角度來講，它



阿彌陀佛三尊像 日本京都知恩寺收藏

沒有宗派，法門平等。宗門就不等了，宗門就獨尊，它要立宗，這就有差別。法門也沒有什麼系統不系統的問題，講這個法就這個法，講那個法就那個法，八萬四千法，法法平等。但是在建立宗門的立場上，就一定要有體系性，納入一個完整的體系，那就不一樣了。

打個比喻。在原始社會，沒有國家政府的觀念，每個人的人性、人格都是平等的，都是自然人。但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要成立一個國家，要成為一個社會化的國家政府的形態來有效地運轉，就一定要有一個系統：誰是國王，誰是大臣，誰是幾品官，誰是老百姓，一定要有一個系統性。

所以，宗派的建立是個大事情，它不是小事情，它等於把無政府的狀態變成有序的狀態。立宗是非常有智慧的。善導大師建立淨土宗不是一件貿然的小事，他把無序的狀態變成完整有序的狀態。所以在宗裡面才有獨尊，就是「萬法歸宗」。

第五，在功用方面也有差別。法門就是修持方法。法門，法就是門：以這個法，從這個門出離生死，出離三界；從這個門迴入娑婆，廣度眾生。它是一個修持的方法。

淨土宗，從本質來講，是一個解釋的理論，是個解釋體系，對淨土法門，它有一套完整、系統的理論來解釋，這才叫淨土宗。

淨土宗和淨土法門的差別，也就是解和行的差別、理論和實踐的差別。宗是宗學理論，是理論性的；法門是實踐性的。一個是解門，一個是行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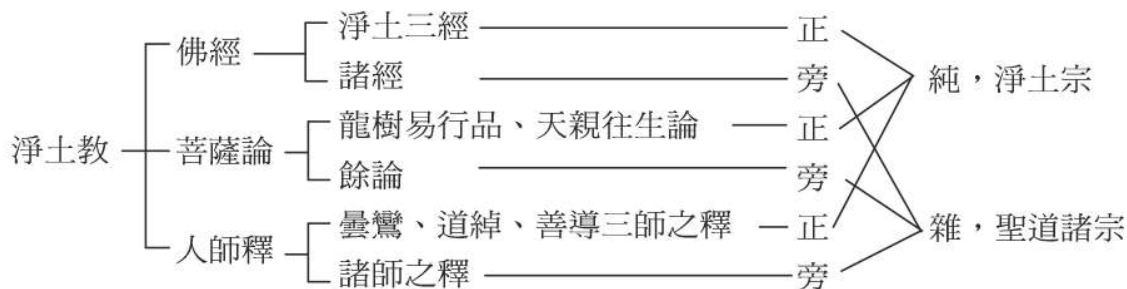
第六，淨土宗和淨土法門，從關係來講，有能釋和所釋、能依和所依的差別。能釋，淨土宗是能解釋的；所釋，淨土法門是所解釋的。淨土宗是能依的宗派；淨土法門是所依的，就是這三部經是淨土宗所依據的經典。所以，它們有能和所的差別。

「能、所」是一對常用的概念。「所」是被動性的，「能」是主動性的，它們互相之間也是一體的。比如我坐在這把椅子上，我就是能坐的人，這個椅子就是我所坐的椅子，我和椅子是一體的，有能有所。比如《觀經疏》也有「能、所」：《觀經》是所解釋的，《疏》是能解釋的，這都是「能、所」。

第七，用比喻來講，淨土法門就是一個產品，淨土宗就是產品的說明書。這個產品要怎樣正確使用，要有一個規範的說明書。其他宗派的人也解釋淨土法門，他們也出了說明書，但不是正確的說明書。打個比喻：淨土法門就好像全自動洗衣機，配了好幾份說明書。寫說明書的人沒有見過全自動洗衣機，也不知道全自動洗衣機，他們按照半自動洗衣機來寫說明書，甚至按照手動機械式的來寫說明書，那你怎麼用呢？你就沒法用。以聖道法門的觀念來解釋淨土法門，就好像為全自動洗衣機配了一本手動的說明書，或者是半自動說明書。按照這樣的說明書來使用，就會把機器用壞。善導大師一看，這個不行，所以要楷定古今：「你們的說明書不正確，這是全自動洗衣機。」然後就做了一本規範、標準的說明書。

三、淨土教和淨土宗的比較

我們再看下面這張表——淨土教與淨土宗：



淨土教比較廣泛，包括佛經、菩薩論、人師釋。這裡我們把佛的經典列入淨土法門之內。如果廣泛地講，佛經屬於淨土教，菩薩的論著也屬於淨土教，還包括人師的解釋。人師就是普通人，法師。

這裡把淨土教分成三項。在這三項當中，每一項裡各有兩項。

佛經裡，第一就是淨土三經。淨土三經是純粹講彌陀淨土的，所以這個為正。同時，在淨土三經之外還有很多別的經典——諸經，也講到有關往生彌陀淨土這方面內容，這屬於旁依經典，屬於旁。旁，就是輔助性的，旁邊的。

在菩薩論中，龍樹菩薩的《易行品》和天親菩薩的《往生論》屬於正；別的論裡也有附帶講到彌陀淨土，就屬於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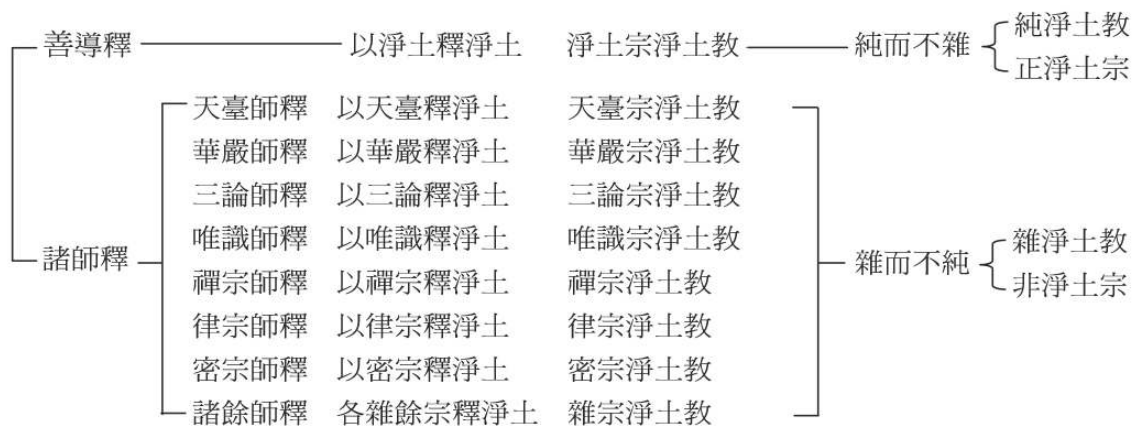
在人師解釋中，也有正和旁：曇鸞、道綽、善導這三師的解釋屬於正，其他諸師的解釋屬於旁。

那什麼屬於淨土宗呢？就在正、旁當中區分：在經典中，三經為正；在菩薩論中，龍樹《易行品》、天親《往生論》為正；在人師釋中，曇鸞、道綽、善導三師的解釋為正。這三點抽出來，就屬於純淨土教，這三點成就了淨土宗。其他的就屬於雜，屬於聖道諸宗，不算淨土宗。

純、雜，這是一對觀念，上面這個表能比較清楚地展現出來。

四、善導釋與諸師釋比較一

我們看下面這張表中「善導釋」與「諸師釋」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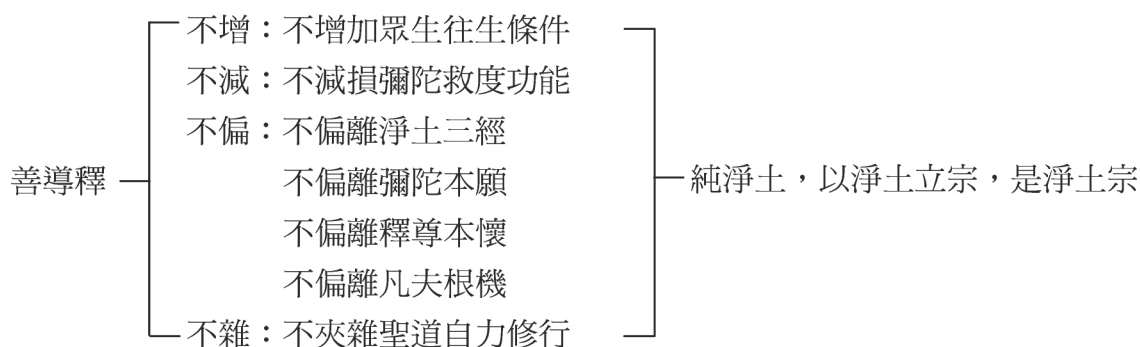
我們先來看「善導釋」，就是善導大師對淨土三經的解釋。善導大師怎麼解釋呢？他是以淨土來解釋淨土，所以「善導釋」既是淨土教，也是淨土宗，純而不雜，是純粹的淨土教、正式的淨土宗。這是善導大師的解釋。

我們再看諸師的解釋，這就分成各宗的。「天臺師釋」，就是天臺宗的法師解釋淨土教，是以天臺來釋淨土，所以宗屬於天臺宗，教屬於淨土教，它是天臺

宗的淨土教。善導大師講的是淨土宗的淨土教，那是不一樣的，剛才已經說明過了，用了洗衣機說明書的比喻。華嚴師所解釋的，是以華嚴來解釋淨土，是華嚴宗的淨土教；三論師所解釋的，是三論宗的淨土教；唯識法師所解釋的，是唯識宗的淨土教；禪宗所解釋的，是禪宗的淨土教；律宗所解釋的，是律宗淨土教；密宗解釋的，是密宗淨土教；除了八大宗派之外的，法師各自解釋的，是雜宗的淨土教；這些都雜而不純，是雜淨土教，不是純淨土教，不是淨土宗。

五、善導釋與諸師釋比較二

再看第二張表中「善導釋」與「諸師釋」的比較：



善導大師對淨土法門的解釋有四個特色：不增、不減、不偏、不雜。

什麼叫不增？就是不增加眾生往生的條件。彌陀本願怎麼說？「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善導大師也是這麼講，一點不增加往生的條件，所謂「當知本誓，重願不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不增加眾生往生的條件。「諸師釋」反之，增加了眾生往生的條件。為什麼要增加？因為諸師是站在諸宗的立場上。比如站在天臺宗的立場，就不能理解凡夫怎麼可以往生到報土；要想到報土，一定要增加很多條件，要破無明、證實相，才可以往生到報土。因為增加了條件，所以就不是純粹的。現在我們聽到很多類似的說法，就是增加了很多往生的條件：念佛如果不達到事一心不亂、不達到清淨心、沒有發菩提心、沒有功夫成片、戒律持守不清淨、沒有吃素……統統

不能往生。釋迦牟尼佛有這樣說嗎？阿彌陀佛本願有這樣講嗎？都沒有。這就是人為增加了往生的條件。善導大師的解釋沒有這些，所以是純正的。

不減，不減損彌陀救度的功能。諸師的解釋就減損了彌陀救度的功能，似乎你念名號如果不達到功夫成片、不能夠降服煩惱，阿彌陀佛就沒有本事救你——不是這樣的，阿彌陀佛不需要你這樣！只要口稱彌陀名號，統統都可以往生。善導大師的解釋不減損彌陀救度的功能——「眾生稱念，必得往生」。別的解釋就不是這樣，「口念彌陀心散亂，喊破喉嚨也枉然」，那不就完了嗎？這樣增加了眾生的負擔，增加了往生的條件，同時也減損了彌陀救度的功能，因為「枉然」嘛，喉嚨喊破了都枉然，那我們還沒有喊破喉嚨呢。

不偏，善導大師的解釋，正而不偏，有四項：一是不偏離淨土三部經，完全依淨土三部經來解釋；二是不偏離彌陀本願，完全站在彌陀本願的立場上；三是不偏離釋尊的本懷；四是不偏離凡夫的根機。我們凡夫聽得懂，聽得明白，聽得能做到，聽得有法喜，聽得兩眼放光，這就是善導大師的解釋。看諸師的解釋，聽不懂，雲裡霧裡，玄玄妙妙，我們做不到，兩眼黯淡無光，心中悲憂愁苦，「完了，不能往生！」這偏離了凡夫的根機。下離凡夫根機，上離彌陀本願。阿彌陀佛本願很簡單，「乃至十念，決定往生；你不往生，我就不成佛」。釋尊出世本懷是要「惠以真實之利」，阿彌陀佛救度是要「一切恐懼，為作大安」。看諸師的解釋，我們就不能安心了，就有恐懼，就偏離了往生大道。

不雜，善導大師的解釋純而不雜，不夾雜聖道自力修行的觀念。諸師的解釋如同戴了有色眼鏡：戴了唯識宗的有色眼鏡，看見的就是唯識宗的特點；戴了天臺宗的有色眼鏡，看見的就是四土往生，凡夫要修行到什麼程度；戴了禪宗的有色眼鏡，看見的就是禪宗的修行特點，要達到如何的修行標準才可以往生。這些都夾雜了聖道自力修行的觀念。

「諸師釋」和「善導釋」完全相反，有增、減、偏、雜，增加眾生往生條件，減損彌陀救度功能，偏離淨土三經和彌陀本願，偏離釋迦本懷、眾生根機，夾雜聖道自力修行的觀念，所以它們不是淨土宗，而是聖道諸宗。🌸

淨土開宗（一）

文／釋淨宗

中國淨土宗由唐善導大師創立。從貞觀十九年（西元645年，大師從山西玄中寺返回終南山悟真寺）至龍朔三年（西元663年，大師從悟真寺移居京都實際寺），亦即大師三十三歲至五十一歲住持悟真寺期間。

善導大師在貞觀十五年，也就是西元641年，從悟真寺出發，到玄中寺拜道綽大師為師，學習淨土教義。四年之後，也就是西元645年，道綽大師圓寂了，善導大師就從玄中寺返回終南山悟真寺。一直到總章元年，也就是西元668年，大師從悟真寺移居京都實際寺，就是當時長安的實際寺。也就是說，大師在三十三歲到五十六歲之間住持悟真寺。這一時間段是大致的推論，因為歷史資料缺乏，我們不知道大師到底是哪一年寫了《觀經疏》、哪一年寫了《觀念法門》。他不可能在道綽大師那裏就開始創宗，因為師父還在，他還在學習，四年之

間都是在做學生；肯定是在回到悟真寺之後、到實際寺之前，在五六十歲的時候創宗的。在這二十多年間，大師也經常從悟真寺到長安城中的實際寺。在這段時間，他一方面開創淨土宗，另一方面也在熱烈教化。這是大致的過程。

（一）善導大師的教化

隨著淨土宗的開創，大師也經常往返於終南山悟真寺和帝京各大寺之間，熱烈教化，獲得巨大成功。

下面這幾句話說明了大師當年的教化是怎樣的成功：

傳載：士女歸者無數，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屠夫歇業，滿城斷肉。

傳載，就是傳記所記載的。

「士女歸者無數」，這是道宣律師寫的傳記記載的。道宣律師寫《續



二觀世音菩薩圖 大英博物館收藏

高僧傳》，當時善導大師還在世，才三十幾歲，所以這是最可信的。「士」就是讀書人、知識份子，精英階層。「士女」，就是也包含他們的家眷。這是上根的人，文化人。這些讀書、做官的文化人很多，無可計數，都依止善導大師。

「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這是普通人。家家戶戶都念阿彌陀佛。如果主供觀世音菩薩，可能是求世間平安福樂的多；一講阿彌陀佛，就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過，觀世音菩薩是阿彌陀佛的接引前站，是阿彌陀佛的助手。可見淨土的信仰非常熱烈。

下面就是下根的人，不好的職業——屠夫，以殺生為職業。「屠夫歇業」，屠夫這個行業受到影響了，歇業了。是怎麼歇業的？一是認識到佛法好，不能再做惡事，殺生傷命不好，就主動歇業；二是被動歇業——大家都念佛了，滿城斷肉，沒人吃肉了，屠夫就沒有生意做了，只好歇業。可見善導大師這種教化的力量，這種感染力、教化力無與倫比，居然使整個長安城斷肉！當然，不能說一家肉鋪也沒有，但這樣的記載反映出他教化的功效。

《善導大師略傳》有個記載，說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一個和屠夫有關的事例。這個事例最初記載於《佛祖統紀》第二十八卷。

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姓京的屠夫，因善導大師勸人念佛，以至滿城斷肉，大家都吃素了。所以這個姓京的屠夫就非常憤怒，「持刀入寺」——這個人看來性情非常魯莽、暴烈，肉賣不出去了，沒有生意做，就拿刀到寺院去了，「興殺害意」，要殺善導大師。

但是，他一見到善導大師就突然改變了。善導大師「指示西方，現淨土相」，這記載得不太詳細。但我們可以想像，大概屠夫拿著刀，氣呼呼地跑進來，大眾看見都很害怕。這時大師就出來了，一出來，屠夫就愣住了——大師「指示西方」，手往西邊一指，「現淨土相」，就在西邊的天空中顯現出淨土的景象。這都不可想像啊！平常大師不顯現神通，關鍵的時候就顯現一下。這時候如果不顯現的話，可能教化不了他。善導大師手一指，整個西邊天空就顯示出淨土的相狀了。這是把真實相狀拿到面前給他看，不像放電影，也不像畫的淨土變相，而是直接顯示出來。屠夫就

受到很大的震動，因為他懷著怨恨，懷著怨氣，懷著不信仰等種種的心來的；一看之下，這個姓京的屠夫立即迴心發願，當下就懺悔：「這是一位聖人，這是大師！淨土是現實的存在。」一想到自己造了這麼多惡業，心就轉過來了：「我惡業這麼重，還要拿刀毀害大師！既然淨土這麼好，我也願意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一念之間，大惡轉為大善，他就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他念佛是很虔誠的，肯定是面向西方，合著掌，上到樹的高處：「我願意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願彌陀來接引我。」然後從樹上頭朝下栽下來，當下斷氣。「眾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天童子即是其神識，就是有人看見化佛從他的頂門上迎接往生。這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一個典故。這個人拿著刀進來，可是刀一放下，馬上念佛到西方成佛。這個例子證明善導大師當時弘法的效果。

（二）善導大師創宗

善導大師創宗的情形是怎樣的呢？大師的德望是怎樣的呢？大師被尊為「彌陀化身」「所說等同佛說」，大師在世的時候就這樣了嗎？其實並不是在那個時代，而是在後

來。大師在世的時候也沒有顯示「我是彌陀化身」。隨著大師的入滅，由於大師的精誠教化，大師廣闊深遠的影響力日益彰顯。後來的人憶念大師的德行和恩德，回味大師深邃的智慧和廣大的悲心，就明白了：這一定是阿彌陀佛化身再來，不然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所以，即使到了明朝，蓮池大師仍然這樣感歎：「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觀其自行之精嚴、利生之廣博，萬代而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脫非彌陀，必觀音、普賢之儔也。」這樣深入感化人心，那一定是阿彌陀佛再來；退一萬步說，即使不是阿彌陀佛再來，至少也是觀世音菩薩或普賢王菩薩再來。所以這是後代人的推斷。

一個人入滅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影響力不是愈來愈暗淡和微弱，反而愈來愈如日中天，愈來愈高揚，愈來愈受到崇拜，這就是他的德化！我們說某某人是阿彌陀佛化身，有什麼證據呢？其實從理上可以推斷。經中說，佛菩薩化身無數，來教化眾生。我們想一想，佛教傳入中國這兩千多年來，佛菩薩難道沒有一次化現為世間的人來教化眾生嗎？如果要化現，會化現什麼樣的人？當然也可能化現為一般的人，甚至化現為一

棵樹、一座橋，那是一時性的化現。如果化現成一個活生生的人，這些開宗立教的祖師當然是最有資格的，他們最有可能被認定為是佛菩薩的化身的。所以，善導大師既然是淨土宗開宗的祖師，當然這個資格、身分是合理的。

其創宗的情形，《觀經疏》說「楷定古今」「諸佛證定」「一如經法」「一句一字不可加減」。

關於善導大師當年創宗的情形，從《觀經疏》中可以約略知道一些。這裏引用了四句話，這四句話很簡短，但是很有力量，斬釘截鐵，擲地有聲。《觀經疏》說：「楷定古今」「諸佛證定」「一如經法，一句一字不可加減」。

這段話是這樣說的：

某今欲出此《觀經》要義，楷定古今。若稱三世諸佛、釋迦佛、阿彌陀佛等大悲願意者，願於夢中得見如上所願一切境界諸相。

著書之前他就許願：「如果我寫的這本著作沒有錯誤的話，南無歸命盡虛空遍法界一切三寶，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觀音、勢至等諸大菩薩，諸大海眾，顯示出淨土莊嚴為我證明。」他就發了這個願。到最後就

很清晰地顯現出來，所以善導大師最後就說：「此義已請證定竟，一句一字不可加減，欲寫者一如經法。」《觀經》要義，這本《觀經疏》，已經請諸佛、清淨海眾、一切三寶證明了，已經決定了，完成了，就像佛經一樣不可改動。

這幾句話出現在《觀經疏》裏，讓人覺得非常震撼，非常有力量，給人極大的信心，毫不含糊！我們看其他著作，還沒有看到有這樣講話的。

1. 楷定古今

「楷定古今」是什麼意思呢？「楷」就是標準，是一種規範。「定」就是決定。「古」就是善導大師以前的古師。「今」就是善導大師當時代的今師。《觀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這淨土三經翻譯之後，很多法師都很關注淨土法門，也都寫了著作來解釋淨土法門，古今諸師有很多的解釋；但是這些解釋不全然正確，有些方面解釋得很好，有些方面就有曲解、錯解，不能把阿彌陀佛的大悲救度本懷完全展示出來，這就需要糾正錯誤：這就是「楷定古今」的緣由，也就是善導大師開創淨土宗的緣起。如果古今諸師對淨土三經的解釋，尤其是對《觀經》的解釋都正確的話，善導大師就不必出世，



阿彌陀佛與地藏王畫像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

阿彌陀佛也不必顯化到這個世間。他來是有目的、有使命、有任務的：就是因為有錯解，所以他懷著這樣的使命感，從淨土應化到這個世間。如果諸師的解釋正確，就不需要創立淨土宗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淨土宗的創立，是因為有「楷定古今」這個必要性。因為淨土的教義不能夠被正確地表達出來，眾生就得不到法門的利益；法門廣大的救度就會變得非常狹窄，廣門變為窄門，「萬修萬人去」變成了「萬修一兩個人往生」。這樣的話，不立淨土宗，不廣開淨土門，怎麼能廣度眾生呢？

而這樣的情形，可以講，我們現在和唐朝善導大師的時代有類同性：修學淨土法門的人很多，但是都沒有依據善導大師所楷定的標準路線在執行，而是各說一套，張三有張三的解釋，李四有李四的解釋，讓修學的人莫衷一是、不知所從，效果就打了折扣，信心不能建立，易行翻為難行。這是「楷定古今」對現在的啟發。

2. 諸佛證定

善導大師達成這個任務沒有呢？達成了，所以第二講「諸佛證定」。

你說你「楷定古今」，你說你正

確，誰來證明？「諸佛來證明」。這一句也非常有力量。淨土宗的開宗不是小事情，它是經過了諸佛菩薩，甚至一切三寶的證明的，證實教義的正確性。

中國一般所講的大乘八大宗派，各個宗派的開宗祖師都是深有來歷的，智慧、慈悲都非常深廣，能開出一個宗派，不是簡單的一件事情。但是，像淨土宗善導大師這樣講的——「諸佛證定」，還是少有的。我們可以想像，解釋一種教義，或者成立宗派、學派，它的法義，我們請誰證明？有人說：「我這個教義，請法師您幫我看一看，您幫我鑒定一下。」法師是凡人；如果能請阿羅漢給你鑒定，檔次就高了；阿羅漢還是小乘聖者，如果能請到菩薩給你證明，這個品質就更高了；如果是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彌勒菩薩、普賢王菩薩這樣級別的來證明，就可以頒行天下了。

善導大師開立淨土宗，不是請阿羅漢或者菩薩來證明，更不是請凡夫，是請誰來證明呢？是請果地最圓滿的諸佛，也就是最高的權威。這說明淨土宗開宗意義很重大，這是法界的大事，涉及到無量眾生的解脫，不是貿然的小事，所以有必要請諸佛證

明。同時，諸佛也給予了證明。

打一個比喻：好比在世間做一件很大的事，你打一個請示報告，請領導批准，如果市長給你批了，在這個市裡就會辦得很順利；如果省長批了，那更高；如果國家領導人批了，甚至在人大立法來保證它，這件事是不是就保證辦成了？

善導大師寫《觀經疏》，他就是經過了法界最高的權威——三世諸佛的證明：

敬白一切有緣知識等：余既是生死凡夫，智慧淺短，然佛教幽微，不敢輒生異解，遂即標心結願，請求靈驗，方可造心。

善導大師非常謙卑，說「我是生死凡夫」，佛教義理非常深邃，我不敢隨便解釋。請求諸佛菩薩的靈感驗證，才敢下筆來寫。都請哪些人來看他的教義正確不正確呢？

南無歸命盡虛空遍法界一切三寶，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觀音、勢至，彼土諸菩薩大海眾，及一切莊嚴相等。某今欲出此《觀經》要義，楷定古今，若稱三世諸佛、釋迦佛、阿彌陀佛等大悲願意者，願於夢中，得見如上所願一切境界諸相。

他所請的，乃是一切三寶，乃是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三世一切諸佛，觀音、勢至等一切諸大菩薩，這些都來證明。這就好像全國人大，所有的代表都來了，給你投票：「完全支持，通過！」

善導大師開立淨土宗，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得到這麼高的尊榮、這麼高的證明，所以這個教義是毫無疑問的，要當作佛所說的一樣。這就是「諸佛證定」四個字給我們的啟發，讓我們對善導大師所開顯的淨土宗的教義充滿信心。

3.一如經法

《觀經疏》言：「此義已請證定竟，一句一字不可加減，欲寫者一如經法。」善導大師所講的，等同釋迦牟尼佛的經典。「一如」，完全相同。「一句一字不可加減」，如果要學習、抄錄，一句話、一個字都不能改，一點也不能偏移。也有人講，善導大師是唐朝人，迄今已經一千四百年了，大概已經過時了。真理是不會過時的！所以「一句一字不可加減」。這也給了我們極大的信心。

這四句話非常有力量。第一句「楷定古今」，是建立淨土宗的緣起和目的。緣起是因為古今諸師有錯

解，所以必須開顯淨土宗。目的就是要修正古今諸師的錯解。「諸佛證定」，說明目的達到了。「一如經法」和「一句一字不可加減」，說明後來的人應當怎樣來依據善導大師所開顯的淨土宗教理來學習，「一如經法」，要像對待經典一樣，這是正面的表達；反面來講，「不可加減」，一點都不可以改變的。

即糾正古今諸師對於彌陀淨土法門的曲解、錯解，開示純正法義，得到諸佛的證明，成為淨土法門之正脈、標準、規範。任何有關彌陀淨土的解釋，若與大師所釋相合，即知是正確可依；相違，皆非正確，不可依。

這幾句話簡單含義是這樣的，也就是糾正古今諸師對彌陀淨土法門的曲解、錯解，而開示純正法義。「純」是純粹，「正」是正確。同時得到了諸佛的證明，成為淨土法門的正脈、標準、規範，不可稍有偏差。對我們今天來講，任何有關彌陀淨土的解釋，若與大師所解釋的相吻合，我們就知道是正確的，可以依準；如果和大師所解釋的相違背，我們就知道那是不正確的，就不可以依準。🌀



阿彌陀佛三尊像 日本上杉神社收藏

凡夫入報說

（摘譯自《淨土教概論》）

作者／望月信亨 譯者／釋慧淨

《往生論》言：「無量壽佛，國土莊嚴，第一義諦，妙境界相。」又三種二十九句之功德莊嚴，若略說則入「一法句」。《論》言：「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此等是說「彌陀淨土之功德莊嚴，是第一義諦之妙境界相」。亦即說明「歸入彌陀如來之真實智慧、無為法身」之一法。此說乃接受《攝大乘論》卷下，〈智差別勝相〉之初所說「受用身者，諸佛種種土，及大人集轉依止所顯現，此以法身為依止」之意，亦即說明受用報身是諸佛之淨土，及菩薩大乘法受樂受用之因故，而其受用身亦是依止於法身，頗符合現今「入一法句」之說。要言之，天親菩薩以彌陀淨土為法界真如之具體化，如來之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成為其體，因此，其功德莊嚴不是世間俗諦之虛妄有為相，應視為第一義諦之妙境界之相，此正可謂達到彌陀淨土觀之最高境界。

唐代善導大師強調彌陀本願力，提倡「凡夫入報」之可能，而以《觀經》等是為罪惡生死凡夫說明他力救度的法門，在淨土教史上，大師是開拓出嶄新局面之人。特別是日本法然上人專依大師建立淨土宗以來，善導大師被尊崇為彌陀之化身，其著書被視為彌陀之直說而受頂戴，直到今天。

蓋以善導大師以前，或同時代諸師將淨土分類，專以所往生之眾生為基準去判別國土之優劣。即彼等諸師皆以受用報土唯為地上菩薩所居之住處。其中，以彌陀淨土為報土者，即否認地前凡夫之往生；認為地前凡夫所往生之淨土，則是變化土或是凡聖同居土，共認凡夫往生報土是不可能的。

但對此，唯獨善導大師強調凡夫可入報土說。即以彌陀之淨土為報身報土，而且主張罪惡生死之凡夫亦可得往生其報土。大師所著《觀經疏》



第一卷，依《大乘同性經》之說，證明彌陀之淨土是「報身、報土」。接著說：「報土高妙，垢障凡夫，實難欣趣，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正因彌陀本願力為增上緣，故凡夫亦可入報土。

向來諸師站在一般佛教的立場，唯見眾生自力的一邊，以凡夫入報土為不可能，若如此，則彌陀建立本願之趣旨成為毫無意義。彌陀廣喚十方眾生，建立「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之誓願，而今彌陀既成正覺，吾等雖是凡夫，若歸投彌陀，求願往生，當然蒙受接納。若不能如此，阿彌陀佛為何要建立本願？又何必為大多數不能夠往生之凡夫而莊嚴此一高妙之報土？這些豈不是全成為毫無意義。或者，如果凡夫僅以自己之力，能夠得生低級之淨土，則所附說「若不生

者」之保證也就無此必要。無論從何處觀看，彌陀建立本願之旨趣，皆在於說明成立吾等凡夫之破格昇進。諸師之論議，乃不知淨土法門是以佛力救度為本義，故所說皆是謬見。

蓋以攝論一派，以及慧遠、智顓等人，皆以所往生之眾生為基準，判別國土優劣，是承傳印度對身、土論發達之結果，其所說固有道理。但若依淨佛國土之教旨而言，淨土皆是「因願酬報」之土，縱使與攝論所謂受用土及其內容有所不同，當然亦可稱為報土。並且凡夫得以往生報土，在《大阿彌陀經》等諸經中有所明記。因此，今善導大師之凡夫入報土說，可謂發揮原始大乘時代建立淨土之實義。🌸

曇鸞之佛身佛土說

(摘譯自《淨土教泛論》)

作者／坪井俊映 譯者／釋慧淨

一、法性法身，方便法身

如上所述，對於大乘佛教中之佛身，有關其性格（佛格）論的開展之中，中國之曇鸞就《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等所說阿彌陀佛之佛身及淨土之性格，說出特異的佛身論。

曇鸞於《往生論註》卷下（《聖教集》三一九頁）說：

諸佛菩薩有二種法身：

一者法性法身，二者方便法身。

由法性法身，生方便法身；

由方便法身，出法性法身。

此二法身，異而不可分，一而不可同。

是故廣略相入，統以「法」名。

說明法性法身與方便法身。

法性法身者，真如於其自體施與佛格，而名為法性法身，法性即是

真如之異名，為一切萬法（現象）之本體，故名法性。《往生論註》卷下（《聖教集》三二〇頁）說：

「無為法身」者，法性身也。

法性寂滅，故法身無相也。

由此觀之，以無色無形而絕言絕慮之一如（真如）為法性法身。此亦名真實智慧無為法身。

方便法身者，《往生論註》卷下（《聖教集》三二六頁）說：

正直曰「方」，外己曰「便」。

依正直故，生憐愍一切眾生心；

依外己故，遠離供養恭敬自身心。

方便之「方」解釋為正直，而說憐愍一切眾生而無差別；以遠離不為自身之功利或愛敬解釋為「便」。因此，並非所謂說謊是一時權宜之計的方便、手段之意，而是法性法身之內具有之智慧與慈悲，如實的活動而

愛憐救度眾生，謂之方便。亦即無色無形之真如法性，以其自體顯示微妙莊嚴之形相，示現救度眾生之活動之相，名為方便法身。

又，就此法性法身與方便法身之關係，如所言：

此二法身，異而不可分，一而不可同。

是故廣略相入，統以「法」名。

法性生起成為方便，依方便之相顯出法性。方便並非獨自能生，依法性而生起；法性並非獨自能顯，必依方便而顯。

因此，曇鸞於《無量壽經》等所說之阿彌陀佛於二身之中是何種佛？法性法身是無色無形之真如理體之故，阿彌陀佛不可能是法性法身，因而以阿彌陀佛為方便法身。而《往生論註》中以法性為略門，以方便為廣門，而說明西方三嚴二十九種莊嚴之淨土。三嚴即是國土莊嚴、佛莊嚴、菩薩莊嚴之三，此構成極樂淨土而分為國土、佛、菩薩。而且，就此三種莊嚴，《往生論註》（《聖教集》三一九頁）述說：

應知此三種莊嚴成就，由本四十八願等清淨願心之所莊嚴。

因淨故果淨，非無因、他因有也。

以構成西方極樂世界之國土、佛、菩薩之三，是依阿彌陀佛因地號為法藏菩薩行菩薩道之時，發起四十八願之清淨願心所莊嚴，因此，阿彌陀佛於上述法身、報身、應身之中，不用說是報身，此報身佛是酬報菩薩行之報身佛，同時應知亦是酬報四十八願之佛。總之，曇鸞所說阿彌陀佛報身說，是菩薩行之酬報身，同時亦是四十八願之酬報身。

二、實相身、為物身

更進一步，曇鸞《往生論註》卷下（《聖教集》二八四頁），就阿彌陀佛而說實相身與為物身。其文如下：

彼無礙光如來名號，能破眾生一切無明，能滿眾生一切志願。

然有稱名憶念，而無明猶在，而不滿所願者。何者？

由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故也。

云何為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

謂不知如來是實相身，是為物身。

無礙光如來，亦即阿彌陀佛是實相身，是為物身。實相者，「實相」是真如法性之異名，故是法性法身；為物之「物」指眾生之語，故為物身是為救度眾生而證悟之佛，是方便法身。然而，《往生論註》說「如來是

實相身，是為物身」，故此實相身、為物身是阿彌陀如來之說明，解釋為阿彌陀佛是實相身，是為物身。

然而，阿彌陀佛之實相身為何？阿彌陀佛於法藏菩薩之時，成就菩薩道而證得真如實相之真理而成佛，成為阿彌陀佛之佛，故從成滿菩薩道而證得真如之面，而說阿彌陀佛是實相身。為物身是法藏比丘成就四十八願而成為阿彌陀佛，故依四十八願所構成之淨土三嚴二十九種莊嚴，皆為救度眾生之淨土莊嚴，因此，救度如斯眾生之面而稱阿彌陀佛是為物身。

如此，曇鸞以阿彌陀佛為真如實相法性法身之顯現之方便法身，而以阿彌陀佛自身之自利面為實相身，利他面為為物身，就阿彌陀佛之體相提出獨自之說明。

再者，曇鸞說明往生阿彌陀佛之淨土之方法五念門，於其中觀察門，已如前述，分說淨土為佛莊嚴、菩薩莊嚴、國土莊嚴之三嚴二十九種莊嚴。🌸



南宋 阿彌陀佛像 日本西福寺收藏

《往生論註》要義 (三)

文／釋淨宗

【法義闡釋】

六、稱名論

就淨土行，龍樹菩薩《易行品》單舉稱名，天親菩薩《往生論》以稱名為核心展開五念；就稱名之理論與方法，《易行品》依然簡略，說「阿彌陀佛本願如是」「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往生論》則豐富之，說「一心皈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今曇鸞大師相承二祖之教旨，而進一步發揮其微義。

(一) 稱名為本

首先，《往生論註》解論名目，明「三經以佛名號為經體」，則此《往生論》及《往生論註》也必以佛名號為體，此即預明「淨土法門，稱名為本」，由教起行，依行證教故。

接著於上卷末釋明天親菩薩「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之義，引用《大經》第十八願成就文，及《觀經》下品下生之文，以本願「十念」與下下品「十念」同為稱名，而作出著名的「三在釋」，明其必生之由。此即顯明：若凡夫、若菩薩，若自利、若利他，十方眾生之往生，普皆歸於稱名一行。

更於下卷末探求五念門行能得往生之根本，引用第十八願之文，釋言：「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此即顯明五念歸宗於第十八願稱名一行。比照開章「乘佛願力，便得往生」，明知「十念念佛（稱名）」即是「乘佛願力」。

而曇鸞大師另一傑作《讚阿彌陀佛偈》，開宗明義即標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也是顯明稱名為本。

（二）名號之德用

既以稱名為本，此稱名有何殊勝？曇鸞大師對此有豐富的闡釋。就名號之具德，《往生論註》言：

- 1名即法。
- 2如來即「真實功德」相。
- 3如來是「實相身」，是「為物身」。
- 4十念者，依善知識方便安慰，聞「實相法」生。
- 5阿彌陀如來「方便莊嚴真實清淨無量功德名號」。
- 6阿彌陀如來「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名號」。
- 7阿彌陀如來「至德名號」。
- 8十念者，明「業事成辦」。
- 9十念業成。
- 10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

所謂「名即法」，名號本身即是佛體，因而即是「實相身」「為物身」，即是「實相法」，即是「真實功德」，即是「方便莊嚴真實清淨無量功德」，即是「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即是「至德」，即是「佛願力」，即是「業成」，即是「往生」。

就名號之功用，僅舉《往生論註》之顯文：

- 1名字為佛事。
- 2若人但聞安樂淨土之名，欲願往生，亦得如願。此名悟物之證也。
- 3彼無礙光如來名號，能破眾生一切無明，能滿眾生一切志願。
- 4此如來名號，及彼國土名號，能止一切惡。
- 5若人雖有無量生死之罪濁，聞彼阿彌陀如來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名號，投之濁心，念念之中，罪滅心淨，即得往生。
- 6誹謗正法……種種諸苦眾生，聞阿彌陀如來至德名號、說法音聲，如上種種口業繫縛，皆得解脫，入如來家，畢竟得平等口業。
- 7阿彌陀如來無上寶珠，以無量莊嚴功德成就帛裹，投之於所往生者心水，豈不能轉生見為無生智乎！

八十念者重，重者先牽，能出三有。

又《讚阿彌陀佛偈》言：

若聞阿彌陀德號，歡喜讚仰心歸依，下至一念得大利，則為具足功德寶。
設滿大千世界火，亦應直過聞佛名，聞阿彌陀不復退，是故至心稽首禮。

彌陀名號：能為佛事，能悟物，能破一切無明，能滿一切志願，能止一切惡，能滅無量生死罪，能淨濁心，能得大利，能具足功德寶，能不復退，能得往生，能救度謗法，能解脫業縛，能出三有，能入如來家，能轉無生智，能平等成佛。誠然，萬德萬能之名號！

（三）機受之心行

名號雖然具有無量無邊德用，但如果眾生不知不信，不順名號自然之功用，即不能得其功德利益；如手執億金之券，不知不信，依然受窮；家有全自動電器，不會使用，只是廢物。

《往生論註》言：

有稱名憶念，而無明猶在，而不滿所願者。何者？

由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故也。

云何為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謂不知如來是實相身，是為物身。

又有三種不相應：

一者，信心不淳，若存若亡故；

二者，信心不一，無決定故；

三者，信心不相續，餘念間故。

此三句，輾轉相成：以信心不淳，故無決定；無決定，故念不相續。

亦可：念不相續，故不得決定信；不得決定信，故心不淳。

與此相違，名「如實修行相應」。是故論主建言「我一心」。

此一段文主要在說明「二不知三不信」之不如實修行，以及「二知三信」之如實修行相應。大意是：雖稱念彌陀名號，但不知、不信「彌陀是真實能救我者，名號即彌陀真實之救度」，即與彌陀名號本身所具有的含義不相應；與名義不相應，彌陀名號本身所具有的德用就不能如實顯現，所謂「礙屬眾生」；名號



南宋 阿彌陀佛淨土圖 日本金蓮寺收藏

德用不能顯現，眾生全無如實修行；不如實修行，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則不能破無明、滿所願。反之，即是如實修行相應。

實相，又稱諸法實相、真如、法性，也就是真理；此實相含藏萬德故，《往生論》說為「真實功德相」。「實相身」是說如來證窮真理，是「真理之存在」「真實功德之存在」。

為物之「物」，指眾生。「為物身」是說如來是「救度眾生之存在」。

諸佛化道，必具二身。若非實相，即墮顛倒；若非為物，即成虛作。由實相身而為物身，故能從真理界垂化於眾生界；為物身而實相身，故能攝眾生入畢竟淨。此即諸佛攝化眾生之通規。

若比之法、報、化三身，實相身相當於法身及自受用報身，為物身相當於他受用報身及化身。故諸佛自利雖究竟圓滿，利他不得不俯順屈尊。此諸佛之「為物身」雖言利濟眾生，但不普遍、非究竟，對眾生根機不得不有所簡擇，施與利益不得不有所損減。

今彌陀建超世別願，統實相身、為物身之功能於一名號中，故「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即是以彌陀之自證（實相身）而為眾生之所有（為物身），二者無毫髮間隙，自利全成利他，自功德全成他功德，自受用全成他受用。故使眾生稱念，必得往生；往生即速疾成佛。《往生論》說：「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所以「二知」成為「一知」：知名號即彌陀究竟之救度。稱名自具兩種功能：必得往生（為物故）；生即成佛（實相故）。

《往生論註》釋彌陀名號即是實相身、為物身，讓我們對這句彌陀名號、對阿彌陀佛之所以成為阿彌陀佛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彌陀名號具為物身故，稱名眾生必蒙報化之來迎；彌陀名號具實相身故，往生彼國即證真如之實際。又，名號具為物身、實相身故，一切觀像、觀想、實相念佛總收於稱名之中。

若雖稱名，而以不能定觀為欠，此不知名號為物身；聞他證悟，自卑於稱名，此不知名號實相身。

不能觀想，不悟實相，而能究竟直達如來地者，唯有稱念彌陀名號一法。

諸佛皆自利利他，皆具實相身、為物身，但統實相身、為物身於一名號以攝化眾生，唯是彌陀一佛；故不受通途三身化用之局礙，而為一切諸佛所稱讚。

彌陀名號統攝實相身、為物身，源於彼佛本願。第十八願言「乃至十念（名號），若不生者（為物身），不取正覺（實相身）」。又《觀經》「光攝念佛」之文，《小經》「何故號阿彌陀」之文，皆是其據。約本《往生論》則據「真實功德相（實相身）」，與「觀佛本願力（為物身）」之偈。

「知」是「信」義，若僅是觀念之知，仍非相應，所以接下來就信心說「又有三種不相應」。

先說「信心不淳」。「淳」，通純。雖稱名，但不純然仰信彌陀名號真實之救度，夾自力的雜質，精進時便認為往生一定，懈怠時又以為往生不定，所以說「若存若亡」。

既然不淳，也就「不一」。「一」是專一。雖稱名，但不專一仰靠彌陀名號之救度，左右搖擺，心懷猶豫，所以說「無決定」。

既然不一，也就「不相續」。雖稱名，但不始終如一仰靠彌陀名號之救度，前念彌陀，後念餘行，所以說「餘念間」。

若能順佛本願，稱名相續，一信到底，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即與彌陀名號救度之義相應。現生破除疑無明，滿往生願；當來破無始無明，滿度眾生願。

所以，「三不信」只是「一不信」，不信彌陀之救度；「三不相應」只是「一不相應」，與彌陀救度不相應。

後來善導大師以「專、雜」作為「相應不相應」之決判，至為簡明扼要。《往生禮讚》言：「念念相續，畢命為期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與佛本願得相應故，……捨專修雜業者，百時稀得一二，千時稀得三五。何以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佛本願」者，名號救度之義也。

可見二祖之一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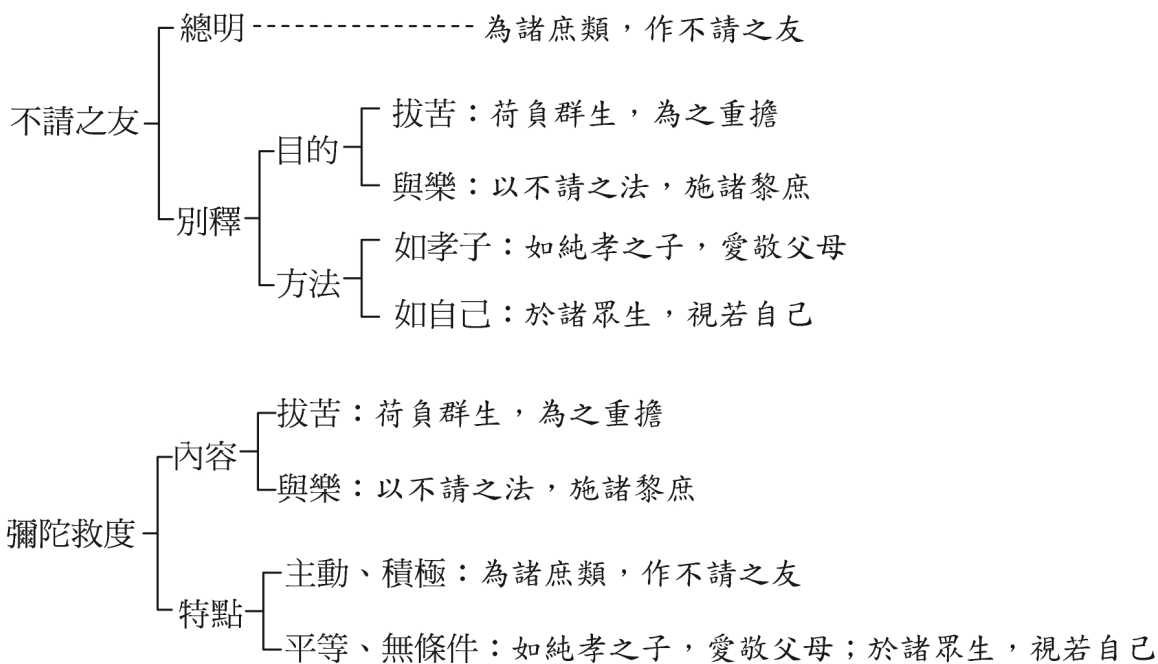
本來信心是主觀意識，既不獨立，也難表述，今《往生論註》承《往生論》之旨，緊扣「稱名之行」，所謂「稱彼如來名」，同時採取「三不信」之否定表述方式，以「與此相違，名如實修行相應」，可說極為巧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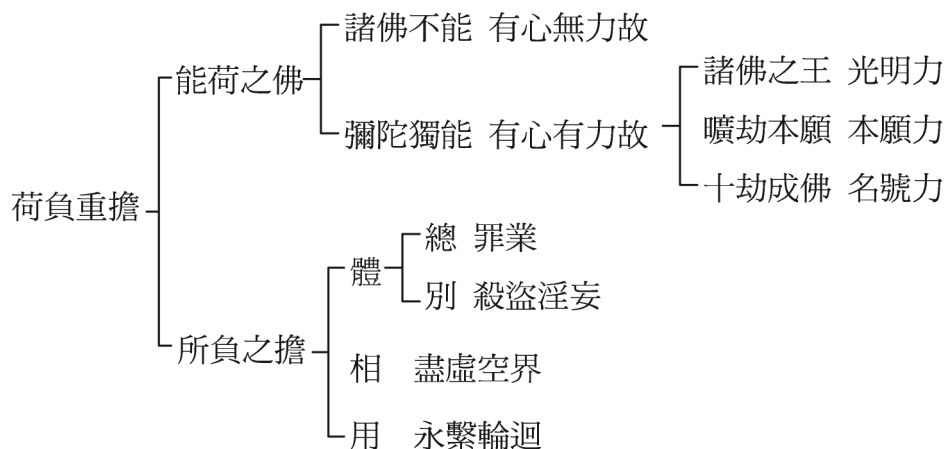
善導大師則直接說明「當知本誓，重願不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並據此建立「稱名正定業」「六字名號釋」「就行立信」「一向專稱」等淨土宗根本教義，皆以此《往生論註》為法脈淵源。🌸

不請之法

文／釋淨宗

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
 荷負群生，為之重擔。
 以不請之法，施諸黎庶。
 如純孝之子，愛敬父母。
 於諸眾生，視若自己。（《無量壽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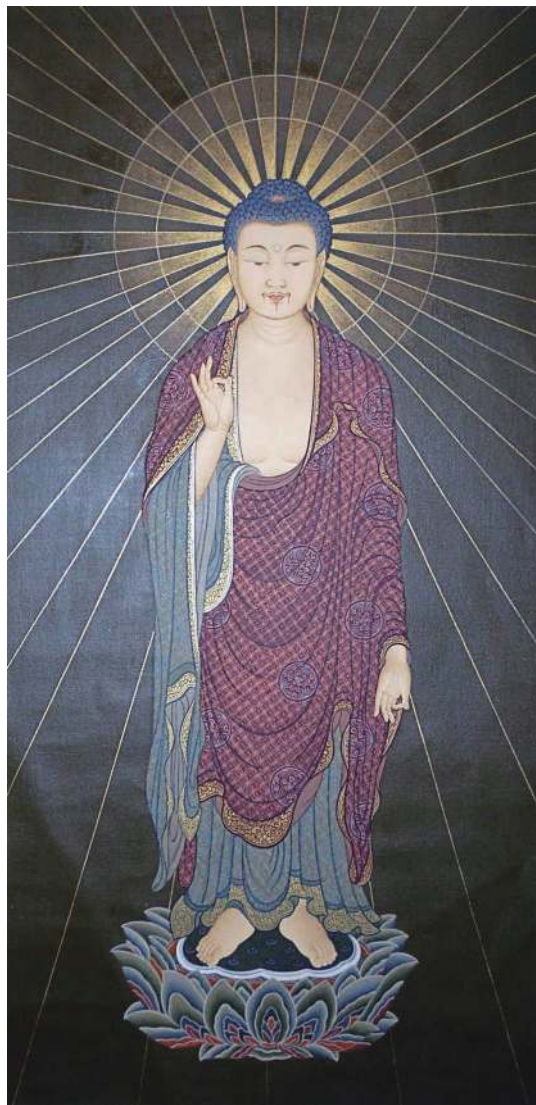




想一想，如果我們自己地位很崇高，這時如果有一個殺人犯、盜竊犯、強姦犯，遭萬人唾棄、鄙視，但他突然跳出來指認說我們是他的朋友，恐怕我們會立即撇清關係，免得名譽受損。連對方主動指認希望我們搭救，我們都要撇清，何況主動去攀這名罪犯為友呢？

世間也有主動去要做人家朋友的，也就是所謂的攀龍附鳳，目的是希望通過對方的權勢、錢財等達成自己的利益。但阿彌陀佛主動來做我們的朋友，卻並不能從我們這裏得到任何好處，而只是要把無上的功德利益給我們。我們是阿彌陀佛的罪友、苦友、窮友、損友，阿彌陀佛卻是我們的尊友、貴友、富友、益友。

既然是朋友，互相就有往來、交情，我們這麼拙劣，即使佛主動來做我們的朋友，我們也不曉得要怎麼與佛交往。所以佛就另外又主動教給我們與他交往的方式，這就是「以不請之法，施諸黎庶」。這個法就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佛來做我們的朋友，對我們說：「我們現在是朋友了，有事儘管說，只要一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就立即光明照到你、保護你，知道你的所需所求，令你一切滿願。」就像現世的朋友會主動給對方留下電話號碼，或QQ、微信號，有事隨時聯繫，隨叫隨到。如果連電話號碼都不給對方，顯然只是口頭上說說做朋友，內心並不真誠。佛真心與我們做朋友，所以主動地、不經我們請求拜託、把他的聯繫方式「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交給我們。當然這只是一個淺顯的比喻，真正南無阿彌陀佛的含義那是無量深廣的。🌸



善導「要弘二門判」辨析

——要弘二門是偽命題嗎？

文／釋淨度

二〇一四年初，有人提出要弘二門是偽命題的說法，在佛教界引起關注，在淨土宗修行者中引發較大爭議。本來，在共遵佛經祖論的前提下，就一些重大理念問題，進行適當的討論與辯解，是有必要的。天下僧團是一家，當時出於和合團結的考慮，沒有直接回應。現在，時過兩年，事歸平靜，要弘二門究竟是不是偽命題，恐怕還有很多淨土宗修行者，對此抱有疑慮。今天就這個問題，可以冷靜理性的談一下個人的看法，供淨土宗修行者參考。

一、什麼是偽命題：論命題的三種形式

我們先看什麼是偽命題？所謂命題，實際上就是一種判斷，通常由主詞、謂詞和賓詞組成，比如「極樂世界是客觀存在的」這個命題，就是一種判斷，它是由主詞「極樂世界」、

謂詞「是」、賓詞「客觀存在」組成。再比如，「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願」，這個判斷也是一個命題，它是由主詞「阿彌陀佛」、謂詞「發了」、賓詞「四十八願」組成。所以，命題就是對事物的一種判斷。

那麼，這種判斷是對、還是不對？這就涉及到命題的真假問題，也可以稱為「命題值」或命題的「存在值」。如果判斷是對的，那麼這個命題就以真的形式存在，通常稱之為「真命題」；比如，「極樂世界是客觀存在的」，這個判斷是對的，這個命題就是真命題。如果判斷是錯的，那麼這個命題就以假的形式存在，通常稱之為「假命題」，比如「娑婆世界沒有生死輪迴」，這個判斷是錯的，這個命題也就是假命題。

除了真假以外，命題還有一種「非真非假」的「偽」存在值，也就是說，命題本身就有問題，既不是真

也不是假，這就是偽命題。比如「東方極樂世界是美好的」，這個命題既非真也非假，因為極樂世界在西方不在東方，主詞「東方極樂世界」根本不存在，無所謂美好還是不美好，所以這就是一個「偽命題」。再如，「阿彌陀佛創建了東方極樂世界」，這也是個偽命題，因為賓詞「東方極樂世界」是不存在的，無所謂創建與不創建。

綜上所述，命題有真、假、偽三種存在形式，所謂的偽命題，就是非真非假，主詞或賓詞本身並不存在的命題。

二、什麼是「要弘二門」？

我們再來看看，什麼是「要弘二門」？

所謂的「要弘二門」，指的就是「要門」與「弘願門」。「門」是通入的意思，通入哪裡呢？通入極樂世界。也就是說，極樂世界有兩種通入的修行門徑，一種是要門的修行門徑，一種是弘願門的修行門徑。兩者雖然都通往極樂世界，但修行方法並不一樣。

我們知道，淨土宗提倡信願持名、老實念佛，這個修行路數便是

念佛往生門。但也總有人，雖求生淨土，卻不願憑藉念佛，不願老實念佛，而是憑藉念佛以外的其他種種善法，求生極樂世界，這個修行路數就是諸行往生門。

所以，通往極樂世界，就有念佛往生門與諸行往生門這兩種修行門徑。所謂的「要門」，指的就是諸行往生門；而所謂的「弘願門」，指的就是念佛往生門。

以上就是要弘二門的說法。

三、是不是偽命題：論要弘二門的客觀存在

那麼，要弘二門究竟是不是偽命題呢？首先，要弘二門是一個名詞，本身並不是一個判斷命題，當我們說「淨土宗存在著要弘二門」，或者說「要弘二門是真實的」，這個時候才構成一個命題。

推彼之意，既然認為「要弘二門是偽命題」，言下之意就是說要弘二門根本就不存在的，猶如烏龜的毛、兔子的角一樣，天底下根本沒有這個東西，所以說「淨土宗存在要弘二門」、「要弘二門是對的」，與「烏龜的毛是綠的」一樣，莫說是真命題，它連假命題都不是，只能是個



鎌倉時代 觀經十六觀變相圖
日本阿彌陀寺收藏

偽命題。

那麼，事實情況究竟如何？要弘二門難道真的如烏龜的毛、兔子的角一樣，是不存在的東西嗎？

前面我們說過，淨土宗裏面，原本就存在念佛往生門與諸行往生門這兩種修行門徑，這個是客觀存在的；而弘願門指的就是念佛往生門，要門指的就是諸行往生門。關於念佛往生門，佛陀在《阿彌陀經》特別專門加以提倡，古往今來，主修念佛往生淨土的人，甚多無數，這是客觀存在的。而關於諸行往生門，佛陀在《觀無量壽經》特別提出日想觀、水想觀、寶地觀、真身觀等十三種禪定觀法，一一行成，都能往生極樂世界；縱使不能修行禪觀，只要以散心狀態，修行世福、或修行戒福、或修行行福，一一行成，都能往生極樂世界。

古往今來，有一部分修行者，並不主修念佛，而主要憑藉其他種種善法求生淨土，這也是客觀存在的。

所以，念佛往生門與諸行往生門，本來就出自於佛陀聖典、如來金口所宣，聖言量之經文昭昭，並由歷史經驗所證實，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既然弘願門指的就是念佛往生門，要門指的就是諸行往生門，那麼要門與弘願門就是客觀存在的，這實際上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因此，要弘二門並不是烏龜的毛、兔子的角，而是鐵的事實，「淨土宗存在要弘二門」這個命題是真實的，是成立的，它是真理、真命題，絕不是偽命題，所以「要弘二門是偽命題」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但是，推彼之意，他認為「要弘二門並非善導大師所判」，他說道：「實則善導大師並無此要弘二門之教判，乃是某些人假託善導大師之名而杜撰的偽命題」。

這裏面就有兩層意思：第一、要弘二門是偽命題；第二、要弘二門非善導大師所判。關於「要弘二門是偽命題」，前面已經論述，要弘二門是客觀存在的，並非偽命題。那麼，要弘二門究竟是不是善導大師所判呢？

接下來就來討論這個問題。

四、非假命題：論要弘二門乃善導真義

實際上，要弘二門乃釋迦如來所判，善導大師只是根據佛經創造性的以要門與弘願的名義，忠實的加以說明與彰顯而已。退一步說，即便善導大師沒有要弘的判教，也無妨要弘二門的真理性，但實際上，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善導大師就已經提出要門弘願的概念，這並非後人的杜撰，更非假託善導大師之名。

請看善導祖師《觀經疏》原文：

然娑婆化主，因其請故，即廣開淨土之要門；安樂能人，顯彰別意之弘願。

其「要門」者，即此《觀經》定散二門是也。定即息慮以凝心，散即廢惡以修善；迴斯二行，求願往生也。

言「弘願」者，如《大經》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

（一）弘願即門

問：祖師只言「弘願」，未說「弘願門」，豈非增減祖文？

答：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善導大師在《般舟讚》云：「種種思量巧方便，選得彌陀弘誓門；一切善業迴生利，不如專念彌陀號」。「願」指「設我得佛」，「誓」指「不取正覺」，在此，「願」與「誓」同義，「願」即「誓」也，「誓」即「願」也，「弘願」即是弘誓，「弘誓門」即是弘願門矣，皆是祖師之言，何言增減？

況祖師明言「彌陀弘誓門」，正指「專念彌陀號」，而非「一切善業迴」，其要弘二門之判教端倪已顯於此矣，豈非以「一切善業迴」為要門，而以「專念彌陀號」為弘願門乎！有緣學者請三思之！

況且，所謂「門」者，通入淨土之意也，諸行往生可以通入淨土，故名「要門」；念佛往生，也可通入淨土，豈可不名「弘願門」乎？倘若「弘願」不可加「門」，那麼「弘願」將通往何處？難道不可通入淨土嗎？既然「弘願」可通往淨土，那麼不是「門」又是什麼呢？故善導大師《般舟讚》在「弘誓」之後加一「門」字。

雖皆是「門」，而「要門」之「門」，乃方便之門；弘願之門，乃

究竟之門。或有眾生，通過方便之要門，進入究竟之弘願門，故要門之門也含有通入弘願門的意思。

所以，弘願即門，弘願即弘願門，如北京即市，北京即北京市，兩者一也。

（二）正釋文義

在這段話中，善導大師明確提出「要門」與「弘願」的概念，那麼「要門」與「弘願」要麼是不同的兩件事，要麼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表達。這樣，後人的解讀就有兩種：不同釋；相同釋。

1. 不同釋

所謂不同，就是「要門」指諸行往生，「弘願門」指念佛往生，兩者修行方法不同，故祖師說「淨土之要門」與「別意之弘願」，所謂「別意」，即與「要門」有別，與「要門」不同。

什麼是「要門」？祖師說「其要門者，即此《觀經》定散二門是也」。「定散二門」，就是定善往生門與散善往生門，定善往生門指修行定善十三觀往生淨土，如祖師說「定，即息慮以凝心」，端坐一處，息除雜慮，令心靜定，凝心專注於

淨土景象的觀想中。散善往生門，指修行淨業三福往生淨土，如祖師說「散，即廢惡以修善」，就是不必端坐一處、息除雜慮，在日常生活中，以平常的散心狀態，廢斷惡業，或修世福、或修戒福、或修行福。「門」即通入，「要」即必要，必須要求定善成就、散善成就，換言之，必須要求善心成就，才能通往淨土，否則，若善惡交攻，則不得往生。末法時期，善心成就的純善眾生少，絕大部分處於善惡交攻狀態，故修行定散要門者難以往生，所以善導大師在《往生禮讚》中說「若欲捨專（修念佛）修（定散）雜業者，百時稀得一二，千時稀得三五。」

什麼是「弘願門」？祖師說「言弘願者，如《大經》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弘願」，就是弘廣的誓願，因彌陀本願廣度「十方眾生」，普救「一切善惡凡夫」，無機不攝，無苦不度，故名「弘願」。弘願即第十八念佛往生願，何以言之？「一切善惡凡夫」，即指「十方眾生」；「莫不皆乘」，即指「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的信願持名；「阿彌陀佛大願業力」，指「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的

本願力。不論善惡，但以信願持名為因，乘佛願力之增上強緣，必定得生淨土。故「弘願」，即專指第十八念佛往生願；弘願門，就是全仗佛力的念佛往生門。

故善導大師在《般舟讚》說：「種種思量巧方便，選得彌陀弘誓門；一切善業迴生利，不如專念彌陀號」。祖師將「一切善業迴生利」與「不如專念彌陀號」相並列對立，認為「一切善業迴生」不如「專念彌陀號」，從而提倡「專念彌陀號」。並將「專念彌陀號」的念佛往生，定義為「弘誓門」。結合到前面要弘二門判，文義非常明顯，「一切善業迴生」就是指「淨土之要門」，而「專念彌陀號」指的就是「別意之弘願」。

要門與弘願門在機、法、力、果四方面都有明顯的不同：

一、機不同：在攝機方面，要門局限在人天眾生，且是純善的人天眾生，故善導大師說「定即息慮以凝心，散即廢惡以修善」；弘願門普及於一切，既攝受純善的人天，也攝受非純善的人天，乃至造惡之人、地獄鬼畜的惡道眾生，皆在弘願門的攝受拯救之列，故祖師說「一切善惡凡夫」。

二、法不同：要門的方法，是定善十三觀與散善淨業三福；弘願門的方法，是阿彌陀佛萬德洪名，持名念佛法門；兩者存在巨大的差異，不可同日而語。一方面是難易不同，要門難而弘願易，另一方面勝劣不同，要門劣而弘願勝。彌陀念佛法門，非定非散、超越定散，是至高無上之妙法，佛本願力故，令眾生在稱名之中，自然完成佛功德與眾生功德的轉換，聲稱名都具足彌陀無上功德，故勝要門定散遠矣；弘願念佛的表現形式雖有種種不同，但法體同是彌陀至善德號，信心同是全仗佛力、齊同往生，平等平等也。

三、力不同：要門，既需自己的定善力、散善力，也需乘託彌陀佛力，故半靠凡力半靠佛力，如祖師說「迴斯二行，求願往生」；弘願門，但以信願持名，全仗彌陀佛力，得生淨土，不論凡夫的定善力與散善力，只論彌陀名號的功德力，故全仗佛力，如祖師說「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

四、果不同：修行要門，百中難得一二，成功率極低；弘願念佛，全仗佛力，萬修萬人去，成功率極高。

以上略論要弘四不同。

末法時代的芸芸眾生，皆處於善惡交攻狀態，難以成就定善、散善的純善心地，唯專修弘願門之念佛，全仗彌陀大願業力，方能百即百生，千即千生，確保今生決定成就也。

以上是要門弘願不同釋。

2. 相同釋

所謂相同，就是說要門弘願是一回事，只是闡述的角度不同，如彼所說：「淨土之要門，具攝定散二門十六觀，此定散二門總攝淨土法門之義理與行持」。也就是說，不論信願持名，還是定善十三觀，以及淨業三福，全部都打包在「淨土之要門」的「定散二門」中。要門之外沒有弘願，念佛法門混同在「要門」中，只有一個要門，不需特別立一個念佛法門，故彼說道：「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二尊從來說的即是一門一教，並無二尊二門的意思」。

推彼之意，既然要門總攝淨土一切行，那麼，弘願的意思，無非就是闡述要門之所以得生淨土，乃是仗託佛力之故，除此別無他意。故他認為，要門弘願是一回事，弘願僅是要門之註腳而已。

公允的說，此種說法非全無道理，但僅解《觀經》表面之膚義，恐

未會佛陀之深義，不符善導楷定之祖印也，請看下文得失之判。

（三）得失之判

若將要門與弘願混為一談，不許獨立念佛往生門，將有以下幾種過失：不符淨土三經；不符善導祖意；自相矛盾。

1、不符三經

不符三經有三：(1)不符彌陀本願之救旨，(2)不符釋尊《觀經》之教旨，(3)不符《阿彌陀經》之佛意。

（1）不符彌陀本願

阿彌陀佛，在第十八願，唯選取信願持名一行，以為往生正因，說道「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善導大師釋云：「稱我名號，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這裏既沒有說定善十三觀，也沒有說散善淨業三福，乃至沒有談及其他一切法門，唯獨談到稱名念佛一法，說明阿彌陀佛在第十八願唯以念佛普度眾生，未曾混濫其他雜善。據此，則念佛往生本來就可單獨成門，本來就不宜與其他善法混為一談；為避免混濫，故祖師以弘願門，特別彰顯之，順彌陀本願救度之旨意故也。

反之，若念佛法門，與定善觀門、淨業三福混雜於要門，則失彌陀本願獨選念佛之救度旨意，令彌陀普度眾生之悲心隱晦不彰，此一失也。

（2）不符《觀經》教旨

其解讀「言弘願者，一切善惡凡夫」，認為「善凡夫，修定善十三觀，往生淨土」，而「惡凡夫，臨終懺悔念佛往生」，以為念佛乃下機所為，上機應修定善往生，此即泥於表面之膚義，迷失《觀經》普勸善惡凡夫同念彌陀之深刻教旨也。

何以言之？釋迦如來，在《觀經》雖廣泛宣述定善十三觀，及散善淨業三福，但在最後卻不以此叮囑眾生，唯勸眾生專念彌陀名號，說道「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此即普勸一切定善凡夫、散善凡夫、乃至一切罪惡凡夫，同以信願持名、念佛求生淨土，而非如其所言勸善凡夫修定善、勸惡凡夫修念佛也。

所以善導大師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以念佛一行，乘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以即彰顯釋尊《觀經》教旨：「唯在勸導善惡凡夫同念彌陀」。

加之，《觀經》九品與《大經》



南宋 淳熙十年 阿彌陀佛淨土圖
日本知恩院收藏

三輩，其義相同。而善導大師解釋三輩文明言：「佛說一切眾生根性不同，有上中下，隨其根性，佛皆勸專念無量壽佛名。」是勸善惡九品皆應專念阿彌陀佛，並非勸善凡夫修定善散善，勸惡凡夫念佛。

(3) 不符《彌陀經》意

推彼之意，總不願念佛往生獨立一門，但佛在《阿彌陀經》嫌定散雜善為少善根福德，貶為「不可以得生」，蓮池大師《彌陀疏鈔》解釋說「福德者，《觀經》，則孝養父母等（按語：等指淨業三福，乃至定善觀門）；《大本》，則修諸功德等；據此，則（布）施、（持）戒等，乃至立寺、造像、禪誦、苦行一切福業，捨置不作，是謂無福德；但作此福，種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是謂少福德也」，此即斥定善十三觀及淨業三福等為少福德，故蓮池大師判為「揀餘行」。

何謂多善根福德？佛言「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的念佛法門是也！蓮池大師釋云：「今有一法，直捷簡易，即為多善多福；故顯持名，功德殊勝」，又說：「欲生彼國，須多善多福；今持名，乃善中之善！福中之福！」。

所以，佛在《阿彌陀經》特顯念佛法門，唯彰念佛往生門，善導大師順佛意故，特以弘願門彰顯之，便於與其餘一切定善、散善有別，而以要門一詞區分之，此乃大暢佛陀三經教意，而彼竟撰文責云「妄自尊大，凌駕佛祖」，其自責耶、責他耶？

2、不符善導

他不許立念佛往生為弘願門，亦不符善導祖師之意：

(1) 不符《觀經疏》

善導大師在《觀經疏》，先於「玄義分」判要弘二門，次於「定善義」第九真身觀，直言道：「自餘眾行，雖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較也。」此即明確提出定善十三觀與淨業三福等眾行，雖都是善行，但如果與彌陀持名念佛法門相比，則完全不能比較。為什麼？定散二善，乃凡夫自力功德；信願持名的念佛法門，乃彌陀果地功德，如藕益大師說「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一個是凡夫功德，一個是佛果功德，怎麼能相比呢？所以善導大師說「全非比較也」。

這段話，也充分凸顯善導大師將「念佛」與「餘眾行」，嚴格區分之意，對應要弘，則「念佛」為弘願

門，「餘眾行」為要門，其義明顯。並非如他所言將念佛與定善等混雜在要門之中，淆亂不清。相反，祖師不但嚴分「念佛」與「餘眾行」，且進一步認為「餘眾行」的功德，遠不及「念佛」，而勸眾生專念彌陀求生淨土。

故善導大師進一步說道：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唯明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彌陀經》中，一日、七日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此《（觀）經》定散文中，唯標專念名號得生。

這充分說明，「專念彌陀名號得生」的念佛往生門，是三經共旨，旗幟鮮明，毫不含糊，故祖師以弘願門立之。若不許別立弘願，與定散混雜於要門，則不但喪失三經教旨，且失祖師開宗專念之義。

大師於《觀經》流通分最後總結說：「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其中，「定散兩門」就是定善十三觀的定善門，與淨業三福的散善門，這兩門統稱為「要門」，而與「一向專稱彌陀佛名」的弘願門相對應。祖師認為：釋迦佛雖廣說要門定

散，但最終目的在於，引導一切善惡凡夫，統一的導歸阿彌陀佛第十八念佛往生的弘願門，意在眾生，順佛本願，一向專稱彌陀佛名，求生極樂世界。

不論是引要入弘，還是廢要立弘，其義都是一樣。引要入弘，就是先以要門定散，引定散二機進淨土門，後勸歸弘願念佛。廢要立弘，是說在法門的抉擇上，捨要門自力定散，歸弘願佛力專稱。

總而言之，不許立念佛弘願門，將念佛與餘行混濫於要門之中，不符善導祖師專念宗義，不符《觀經疏》楷定之旨趣。

（2）不符正雜之判

眾所周知，善導大師在《觀經疏》中，將一切淨土行，分為正行與雜行，說道：「然行有二種：一者正行，二者雜行」。

什麼是正行？有五種：讀誦、思惟、禮佛、稱名、讚供。專讀淨土三經，專思惟淨土經義，專禮阿彌陀佛，專稱念彌陀佛名，專讚歎供養阿彌陀佛，即是五種淨土正行。如善導大師說：「一心專讀誦此《觀經》《彌陀經》《無量壽經》等；一心專注思想、觀察、憶念彼國二報莊嚴；

若禮，即一心專禮彼佛；若口稱，即一心專稱彼佛；若讚歎供養，即一心專讚歎供養。是名為正。」。

在五種正行中，善導大師根據第十八念佛往生願，將第四種稱名念佛正行，確定為得生淨土的正定之業（簡稱正業），如祖師說：「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此即以「一心專念彌陀名號」的念佛法門，確定為往生淨土的正定之業，為什麼呢？因為「順彼佛願故」，因為阿彌陀佛在第十八願中唯選取念佛為往生正因，所以順彼阿彌陀佛的本願要求，確定專念彌陀名號為往生正業。

而其他四種正行，皆是助成念佛的助業，故祖師說：「若依禮誦等，即名為助業」。假如脫離了「一心專念彌陀名號」的念佛中心，而以五種正行以外的其他種種善法，求生淨土，則都是淨土之雜行，故祖師說「除此正助二行以外，自餘諸善，悉名雜行」。這其中就包括定善十三觀與淨業三福，如果不以念佛為主求生淨土，而以定善十三觀為主，或以世福、戒福、行福為主求生淨土，這些都是雜行。

由此可見，善導大師絕沒有和稀泥，絕不是將念佛與定觀、三福混同一類，而是清清楚楚的將念佛與其他善行區分開，先以正雜區分，後以正助區分，明確念佛正業的核心王者之地位，絕非正雜模糊、君臣不分，將念佛與定觀、三福打包在「要門」中，混為一談，說什麼「淨土之要門……總攝淨土法門之義理與行持」，致使雜善之臣敢造念佛正業之反也。此其不符善導祖師二也。

綜合要弘，則以「一心專念彌陀名號」為主求生淨土的正行往生之道，即是弘願門；而以稱名以外的其餘定散二善為主求生淨土的雜行往生之道，便是淨土之要門。祖師告誡我們應捨要歸弘，捨雜修正也，應知！

（3）不符四部五卷

混淆要弘，否定念佛往生獨立弘願一門，此意與善導大師《往生禮讚》《法事讚》《觀念法門》《般舟讚》這四部五卷凸顯念佛往生門的弘願精神也完全相乖角，今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論述，僅擇三段以示大概。

一、善導大師在《般舟讚》云：

得免娑婆長劫難，特蒙知識釋迦恩，
種種思量巧方便，選得彌陀弘誓門；
一切善業迴生利，不如專念彌陀號。

「一切善業迴生」與「不如專念彌陀號」相對應，顯明「一切善業」不如「專念彌陀」；而「專念彌陀號」即是「弘誓門」，亦即弘願門，也是正行往生之道；而「一切善業迴生」即是要門，也是雜行往生之道。其義明顯，故彼混同正雜，不許別立念佛往生之弘願門者，即與《般舟讚》不符也。

二、善導大師在《往生禮讚》說道：

彌陀身色如金山，相好光明照十方；
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為強。
六方如來舒舌證，專稱名號至西方；
到彼華開聞妙法，十地願行自然彰。

「唯有念佛蒙光攝」「專稱名號至西方」，即是弘願門，也是正行往生之道；若不以「專稱名號」為主，而以「唯有念佛」以外的其他種種定善、散善為主求生淨土，即是「淨土之要門」，也是雜行往生之道。善導祖師唯孜孜提倡「專稱名號至西方」的弘願門，而彼竟否定念佛往生之弘願門，豈非不符《往生禮讚》之尊意乎！

三、善導大師在《法事讚》中說道：

如來出現於五濁，隨宜方便化群萌；
種種法門皆解脫，無過念佛往西方。
上盡一形至十念，三念五念佛來迎；
直為彌陀弘誓重，致使凡夫念即生！

其中，「種種法門皆解脫」與「無過念佛往西方」相對應，「種種法門皆解脫」即指聖道門及淨土要門，「無過念佛往西方」指弘願門；「彌陀弘誓」的內容，就是「致使凡夫念即生」。所以要弘二門的理路，在善導大師四部五卷裏面，非常明顯。否定要弘二門，即是否定善導大師四部五卷的根本精神也。

3、自相矛盾

他自身的說法，也是矛盾而不能自圓其說的，一方面他提倡「老實念佛，求生極樂」，看似提倡專修念佛，另一方面又反對善導大師將念佛往生獨立一門而為弘願，總試圖將念佛與其他善行相混雜。試問，如果不許念佛往生從其他種種善法中，脫穎而出，特顯勝妙，獨立為弘願門的話，那麼人們怎麼可能會老實念佛呢？這就像失去根本，徒然希望果實，縱然得到果實，恐怕也是塑膠的造假的果實，不是從內心深處所發出的真實的仰仗佛力、通身靠倒這句彌陀名號，念佛求生淨土，而是夾雜著凡夫定

散的自力妄執，不肯全靠佛力，外似「老實念佛」，實則疑根未斷。若果真從內心深處真誠的通身靠倒這句彌陀名號，專念求生，又怎麼可能會反對善導大師獨立念佛往生之弘願門呢？

故希望念佛人能內外一如，理論與實踐相一致也。真誠自省過失，肯定善導大師要弘二門的分判，歸入弘願念佛門，徹底斷除自力我執之疑情，通身靠倒彌陀弘願名號，從內心深處真正的做到「老實念佛，求生極樂」。若這邊說要「老實念佛」，那邊說「要弘二門是偽命題」，用藕益大師《彌陀要解》的話來說，這就是拿著敲門磚子向屋裏打自家親生爹娘。

不許獨立念佛往生一門，非但不符善導祖師，也與蓮池、藕益、印光等諸祖不相符合，此非本文主題，另擇他篇論之。

五、真命題的歸宗：捨要入弘

善導大師判要弘二門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去修行定散要門，而是要大家捨要入弘，修行念佛弘願門。所以祖師在《觀經疏》說道：「此《經》

（《觀經》）定散文中，唯標專念名號得生」。

從表面上看，《觀經》的定善文，是勸導定機修行定善十三觀，哪裡「唯標專念名號得生」呢？原來，這是出自於第七華座觀與第九真身觀。

在第七華座觀中，阿彌陀佛顯現於法會上空，彰顯「但使迴心正念，願生我國，立即得生」的第十八念佛往生的本願悲心，「迴心正念，願生我國」，就是一心念佛求生淨土的信願持名，「立即得生」就是佛光立即攝受念佛眾生，令其次生得生淨土。本來，這是勸導韋提希太后及修行定善十三觀的定機眾生，由定觀歸入念佛的深刻教意，而他竟解讀為「這一別意弘願，即是散善迴向亦可往生之意」，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大失祖師「定善文唯標專念名號得生」的念佛宗旨！

在第九真身觀中，觀佛三昧成就者，得見彌陀遍照光明，唯攝取信願持名的念佛眾生，不攝其餘行者，故體悟彌陀本願悲心，從而由觀佛三昧，歸入持名念佛。所以祖師解釋說「定善文中，唯標專念名號得生」，此即由要門歸入弘願之意也。

同樣的，從表面上看，《觀經》的散善文，也是勸導眾生修行散善的行福、戒福、世福，求生極樂世界，哪裡「唯標專念名號得生」呢？原來，上輩三品修行散善行福，中輩的中上與中中是修散善戒福，中下是修散善世福，而下輩三品是三福無分的造罪凡夫，其餘要門定散二善都無力救彼，唯彌陀弘願念佛法門，令三福無分的罪惡眾生，脫離地獄苦海，得生西方淨土。由此顯示弘願念佛，功勝散善三福，從而勸導散善眾生，由三福而歸入弘願念佛，故佛讚說「若念佛者，則是人中芬陀利華」，所以祖師才說「散善文中，唯標專念名號得生」。

因此，佛陀雖廣說定善觀門與淨業三福的要門，但最後捨要門而不付囑，唯勸眾生「持無量壽佛名」。故祖師解釋說：「雖說定散兩門之意，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此即捨要入弘，勸導眾生，捨定散要門，歸入弘願專稱。

所以善導大師確立要弘二門真命題的宗旨，在於以要門凸顯弘願，讓眾生捨要門歸入弘願念佛。

《觀經疏》初之「歸三寶偈」說：「今乘二尊教，廣開淨土門。」

所謂二尊教有二：「二尊二教」與「二尊一教」。前要弘二門判，初開二尊二教之權巧；後要弘廢立文，終歸二尊一教之實義，故結論是二尊一教，二尊之教，唯「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由二尊二教到二尊一教，有權實三階(施、開、廢)之施設，即為實施權，開權顯實，廢權立實；亦有蓮花三喻之開展，即為蓮故花，花開蓮現，花落蓮成。至此，佛之悲心苦心，顯露無遺。

佛法無人說，雖智莫能解。研究《觀經疏》須有善知識，否則難得其真。可惜其人無善知識，未通徹五部九卷，不知《觀經疏》之宗旨與架構，仍依向來所學聖道門解釋《觀經疏》，即是依文解義、三世佛怨，難免與善導祖師乖角。

六、求同存異，保持團結

應該說，要弘二門判及對應的正雜二行判，在淨土宗的教理中，具有極其重要的特殊地位，它是在聖道門與淨土門的判教基礎上，對淨土門內在義理上的進一步深化，這不僅充分彰顯釋尊淨土三經的教義以及彌陀本願之深義，且是引導眾生在萬善萬行中獨選念佛、並使眾生歸命彌陀全靠佛力的無上甚深微妙法，這是善導

大師對佛教對淨土宗做出的特殊不共的偉大貢獻。善導祖師的思想失傳千年，近來剛剛復興，極大豐富了、拓寬了中國淨土宗的內涵與外延，否定要弘二門判，無疑是在自挖淨土宗的牆腳，自毀淨土宗的長城。

本來，廬山面目可從不同角度描繪，不需要以東面角度之畫面，否定西面角度之畫面，各隨眾生之喜好，有人喜西面之廬山便欣賞西廬之圖畫，有人喜東面之廬山便欣賞東廬之畫面，大家雖有不同，各自存異求同，和而不同，團結一致，共同弘法利生，抵禦邪知邪見，不必外強當前，同室操戈，實是目光短淺之舉也！

中國淨土宗，既是阿彌陀佛拯救眾生的普世性文明，也是在中國經過近兩千年的悠久歷史所土生土長起來的本土固有文化，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基因與血液。讓我們共秉法藏菩薩救世之悲心，立足於阿彌陀佛本願，高舉淨土三經及善導大師的弘願旗幟，沿循曇鸞、道綽、善導乃至印光等，中國淨土宗的兩千年的文明傳承，共同努力奮鬥！

南無阿彌陀佛！

淨土宗宗風（七）

文／釋慧淨

01. 服務大眾要能任勞任怨、無怨無悔，必須體悟「大悲心」與「空性慧」。
眾生一體，人我無別，為他即是為自，為自必須為他；能如此體悟，則能任勞，也能任怨，無怨無悔，猶如慈母赴兒，亦如不請之友。何況我們受彌陀無條件的惠施，蒙彌陀不計較的包容，同渥彌陀大悲之愛，深感彌陀同體之恩；即使遭無根之謗，或求全之毀，也有力量勇於面對，敢於承當。

02. 為眾生服務，若能以無我心、平等心，則其福德不可思量。希望職事幹部們都能深體彌陀大悲佛心，無我不執著，理性不情緒的為人服務，而任勞任怨，無怨無悔。

03. 為大眾做事，即使做得好，做得圓滿，都會有人滿意有人不滿意，都會受讚美，也會遭批評；身處五濁惡世，彼此都是凡夫，難免如此。但只要經過決議，自己也深思熟慮、盡心盡力之後，若受讚美，固可欣慰，即遭批評，也不必氣餒；因為已盡心力，而因緣如此。
所以主事者，既盡心力，便應隨緣，保持平常心，以恭順無諍的態度，理性冷靜的面對；若因此而負氣，甚至有情緒反應，則甚為不智。任勞容易任怨難，若能任勞也任怨，則功德圓滿。因此，事無大小，都要理性擡頭，切莫情緒用事。

04. 團體中都會安排各人相應的職位，所謂各安其位、各司其職而分工合作、分層負責，所以大家只要安分守己，盡心盡力，盡職盡責，就能夠像一部機器一

樣，每個環節都能運作通暢。不管自己負責哪個層面的工作，都要儘量「化繁為簡，化難為易，舉重若輕，輕鬆以對」。這樣自己輕鬆，別人也沒有壓力。

05. 我們雖是淨土法門，以念佛往生淨土，在淨土證無上佛果為宗旨；然而學佛既為成佛，成佛本為眾生，則今生現世也應隨緣盡力，為眾生做事，甚至為眾生做馬做牛，只要我們能力所及，便應當仁不讓。
06. 我們是一個團體，而這個團體不是一般的社會團體，是佛教的修行團體，每一個人都是為了修行而來的。這是在觀念上大家必須先確立的，如果有這種觀念的話，所謂「本立而道生」，根本確立，枝末就會自然生長，也就是說，既然我們是一個修行團體，我們是一個修行人，那我們的三業行為——身、口、意，起心動念和言語行為，是不是合乎一個行者的標準？是不是一個行者所應該展現的？如果不是的話，是不是有慚愧心呢？
07. 「善日加修，德日加厚」，「善」如果不日加修，「德」就停在原地不能進了。還有「陰間三年一考較」，就是說，我們行善積德或念佛，好像當下沒有什麼感應、沒有什麼果報、效用，其實不是的，往往要經過三年之後。但也未必如此，這是一種比喻。就好像種植物，有的種下去半年之後就有收成，有的要一年，有的要三年才有收成。
08. 一位師父或一位師長之所以能夠感人，不是靠他的學問，也不是靠辯才，也不是靠手腕，完全是憑他的德行，唯有德行才能真正感動對方，能夠使對方一生都念念不忘。所以能感人的不是其他，是德行，而德行當然是從慈悲所流露的。
09. 人跟人之間是會相互影響的，往往能真正感化人的，不是口才，而是德行。德行有一種看不到的無形磁場，散播出去就能改變對方。一個內在有信心、有

法喜的人，他的面貌自然就會容光煥發，舉止會流露出他被彌陀慈悲救度的感懷，無形當中就會啟發他人對淨土法門的信受。

10. 修行人最好能善自培養寧靜的心。方法是早上起來先靜坐念佛，平日與人見面，儘量不要說話，話愈少愈好。因為，天下間的滋味，如果沒有寧靜的心，沒辦法體會。就像食物的味道，需要細細的咀嚼；而宇宙的真理很微細，我們必須以寂靜的心，才能體會，才能夠和宇宙的真理相 TOUCH。
11. 念佛的人，心態上首先要知道：我的業障不會障礙彌陀的救度，否則就是太小看阿彌陀佛了。「我們再多的罪業，都不能障礙彌陀對我們的救度」，有這樣的觀念與瞭解，就會感戴恩德而痛哭流涕，心就會謙卑柔軟。人若有慚愧、謙卑、柔軟的話，三業行為、氣質、相貌、命運、人格就會轉化。
12. 「隨作務，隨念佛；不與人諍，亦無怒容。」這一句話不只是對出家眾，蓮友們也要把它刻在腦海中，把念佛落實在生活當中，生活就是「隨作務，隨念佛」。進而「不與人諍」，凡事儘量都要善解、體諒、包容，基督教也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又說：「愛是永不止息。」凡事與人無諍，不但是無諍於口，也沒有顯露在容貌上——「亦無怒容」，大家就儘量往這個嚮往的目標前進。
13. 一個人最大的福報就是「無事」，所謂「一日無事賽神仙」。所以在團體當中，如果還沒有機緣領執事，沒有什麼事可做，其實他是最有福報的人；他只要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好好念佛，與人無爭、於事無求，豈非天天賽神仙？如果住眾人人都能這樣，則道場安定，住眾安寧，彼此相安無事，人人身安道隆；所以古德說「道場以無事為興隆」。如果無事找事，一定要求一個什麼來做，甚至去攀緣，讓人家來發現自己，使自己能夠突出於人，那就是把福報往外推。如果互相爭求、彼此相怨，則道場不安、住眾不寧；不安、不寧，就會

造成人人苦惱，就會導致人人離開。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只有愚癡的人才會無事找事，與人過不去，而自惱惱人，自害害彼，彼此俱害。

14. 在團體當中，凡事要能「善解」，善於理解才不會錯解、誤解，而產生誤會。與眾相處要合群，要與大眾和合。若不能合群，會帶給自己苦惱，也會帶給別人苦惱，更會帶給團體動盪不安。除此之外，要彼此接納，互相包容，彼此體諒，互相關懷。
15. 《論語》〈顏淵篇〉有一句話：「仁者其言也訥」，一個君子對他所要講的話，要忍耐片刻，不可逞一時之快，要有所不忍心，一個人如果有惻隱之心，他會不忍講人家的是非好壞。從此之後，凡事就肯吃虧、不計較，真正肯吃虧的人，他一定是有福報有智慧的人。🌸



淨土宗 小常識

● 名體一如

「名」是指「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體」是指阿彌陀佛本身；彌陀六字名號跟阿彌陀佛的佛體、佛身是一而二、二而一，是在一起的，是一體的兩面，所以叫作「一如」。也就是名號的本身就是阿彌陀佛的本身，而阿彌陀佛的本身也就是名號，好像一張紙，有正面，有反面，離開了正面沒有反面，離開了反面沒有正面，這叫「名體一如」。

● 現當二益

「現」是現世，「當」是當來，「二益」是兩種利益。「現當二益」即指現世身心安穩，臨終往生淨土這兩種利益。

現當二益即是念佛，此兩種利益都攝在一句名號當中，攝在念佛一行當中。修持餘佛餘行，如修持《普門品》《金剛經》《藥師經》、稱念藥師佛等，也都能獲得「現世一益」；但獨有「現當二益」，是唯有彌陀才擁有的。

「現當二益」略說有十五種：第一、彌陀住頂；第二、佛光護身；第三、諸佛護念；第四、菩薩相隨；第五、冥眾護持；第六、消除罪障；第七、增長福慧；第八、離諸厄難；第九、能得壽康；第十、將獲善終；第十一、入正定聚；第十二、斷除輪迴；第十三、往生淨土；第十四、成就佛果；第十五、廣度眾生。其中前十一種屬於「現世利益」，後四種屬於「往生利益」。

● 入正定聚

「正定聚」，就是「阿鞞跋致」「不退轉」。

《無量壽經》第十八願成就文說：

諸有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
至心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說：

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剋念願生，亦得往生，即入正定聚。

顯示「入正定聚」是在現生所獲得的，不必等到命終往生極樂世界之後。眾生只要上盡一形，乃至臨終十聲、一聲、一念，念其名號——這個念佛不是只為了現世的福報，或者將來求生人天，而是「至心迴向，願生彼國」，這樣就「即得往生，住不退轉」，當下就獲得往生身分了。

「入正定聚」屬「現當二益」中的現世利益。以一般法門來看，認為往生極樂之後才能入正定聚，但是我們淨土法門不然，是現在就能獲得。

● 光號攝化

「光號攝化」，就是阿彌陀佛以他的光明和六字名號來攝化、救度眾生。
善導《往生禮讚》云：

彌陀世尊，本發深重誓願，以光明名號攝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
上盡一形，下至十聲、一聲等，以佛願力，易得往生。

阿彌陀佛因地發下四十八大願，尤其第十八願，以光明名號來攝化十方所有眾生，使十方眾生有信心稱念這句名號，不論是現世利益還是當來利益，這句名號就像百寶箱，可以任運、隨意地支取，要支取多少，都可以以念佛為之。

這句名號有阿彌陀佛的威神功德力量在裡面，使得我們上盡一形念佛也好，或者臨終才遇到這個法門、只念十聲一聲也好，都容易達到我們所求的目標，容易往生，因為阿彌陀佛的誓願深重。

故知，這句名號就是光明，光明本身也是名號。阿彌陀佛以這光明名號來救度我們，讓我們現當二益都能得到。🙏

淨土 | 釋疑

問：一句佛號具足無量功德，那還需不需要學習《弟子規》《感應篇》這些做人的善法？愈念佛是否就自然愈會做人？

答：第一，要不要學，全看自己。雖然一句佛號具足無量功德，但世間善法還是比較微細，針對性強，還是應該學的。但是，不要認為「不學這些，往生不定」。

第二，「愈念佛自然愈會做人」，是毫無問題的。為什麼感覺還沒有會呢？是我們不會念佛。會念佛，必定會做人。

念佛是什麼？當然是念佛的名號。念佛的名號，久而久之，心量會擴大，就能相信因果，就會做人。不會做人就是不信因果。念佛跟信因果是一體的。

《淨土宗宗風·俗諦》，如果能經常背誦、思維，做人的法則都在其中了。

問：修行為何需要傳承？

答：學什麼都要有傳承，何況出世修行的法門。

傳承，「傳」就是傳遞，「承」就是承接。就像接力賽跑一樣，只有一棒交一棒，才能保證到最後仍然是開始那個棒。

另外，傳承也是指力量的傳遞。比如說你坐在對面，我的手比較短，我構不著你，可是我有一根竹竿，用手推過去，通過它就能夠傳遞力量，我的力量就通過這個竹竿傳過去，你就承接了我的力量。這也是傳承。

就世間法來講，任何手藝、學問，想要學得精到，一定要有傳承。比如書法，得臨帖啊，否則抓上筆就寫，能寫出什麼？唱京劇，有幾大門派，跟誰唱？畫畫也得有一個派。

從釋迦牟尼佛到歷代祖師菩薩，是代代相承的，這就是次第、相續，能保證法

義的純正不偏，這就是傳承的必要。

法脈的傳承關係也一樣，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就是推手。當然，佛和我們的心之間不需要媒介。這句「阿彌陀佛」名號也是一種傳承，直接到我們的心中，我們就通過這句名號承接了阿彌陀佛的加持。

從法門的開展來講，從阿彌陀佛到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講經典，然後龍樹、天親、曇鸞、道綽、善導，這些經論傳承下來，它是有次第的，是清淨的，我們法義學習就有保障。

問：念佛的個人或團體是傾向於游離於世俗社會之外，還是融入其中？入世很容易被同化，該如何保持距離和尺度？

答：大原則就是「自信教人信」。在沒有建立自信之前，應該自己好好用功，一門深入，瞭解這個法門，直到信受彌陀救度；一旦信受彌陀救度，就可以按照自己所信的，去告訴一切有緣的人，融入人群，化度他人。

「教人信」，當然就要跟世俗社會接觸，也就是所謂的「入世」。入世會不會有危險呢？既然是深信，本身就是金剛不退的，不然就不能叫深信了。「化他」，不為他所化，有這種能量、能力的支撐。就像火一樣，成為火就可以燃燒木頭，那會不會說「木頭太濕了，把火都蓋住了？」就要看是不是真的火，真火就不會被潮濕的木頭熄滅；如果不是，那還要進一步把火勢增長。

所謂「入世」「化他」，並不是因為我們個人的能力，我們自己當然毫無能力；這是仰仗彌陀的恩光，有阿彌陀佛的攝取不捨。

甚至，當我們瞭解這個法門，發大悲心想去告訴有緣的人同生極樂、同念彌陀名號，我們反而會得到更多的法喜。因為在這個過程中，總會有彌陀的善巧調化，有眾生的種種因緣示現，會讓我們增長法喜。

總的來講，分寸還是靠自己審慎地把握：到底自己對這個法門有沒有深信？如果有了深信，自然就會發心，不會覺得進退維谷。🙏

二河白道呼喚聲

輯／釋慧淨

01. 仰惟釋迦此方發遣，彌陀即彼國來迎；彼喚此遣，豈容不去也。

02. 東岸勸聲：「仁者！但決定尋此道行，必無死難，若住即死。」
西岸喚言：「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
此人既聞此遣彼喚，即自正當身心，決定尋道直進，不生疑怯退心。

03. 仰蒙釋迦發遣，指向西方；又藉彌陀悲心招喚。
今信順二尊之意，不顧水火二河，念念無遺，乘彼願力之道，
捨命以後，得生彼國，與佛相見，慶喜何極也。

04. 二河白道，非譬喻，是精神性的事實。地獄之火在腳底燃燒，唯彌陀可救。

05. 白道即是南無阿彌陀佛，水火二河即是我等之心，不被二河所侵的是名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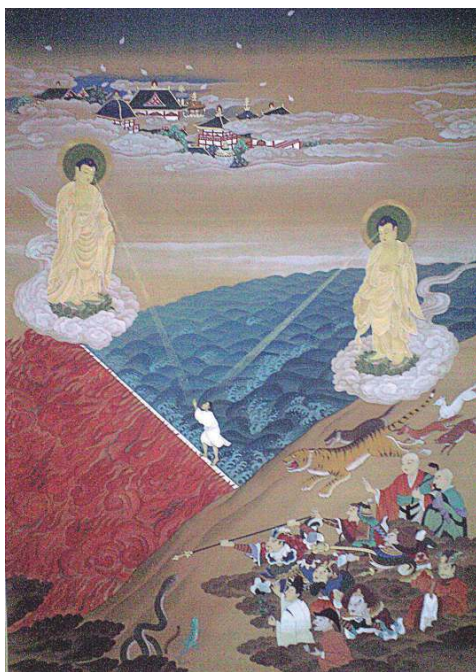
06. 白道有二：機的願往生心，法的願力之道。

07. 二河喻的核心：一、三定死。二、正念直來。真實信心二種相。

08. 聞其名號之時，即是命終之時，即是佛聖現前之時。
豈有「聞其名號，信心歡喜，願生彼國」，而「不得往生，住不退轉」之理。

09. 名號，稱名，是彌陀對我「欲生我國」的呼喚。

10. 南無即是歸命，歸命即是「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之彌陀本願招喚之救命。



11. 如來音聲，微妙最勝者，本願之救命也。

12. 正覺大音，響流十方，十方唯有一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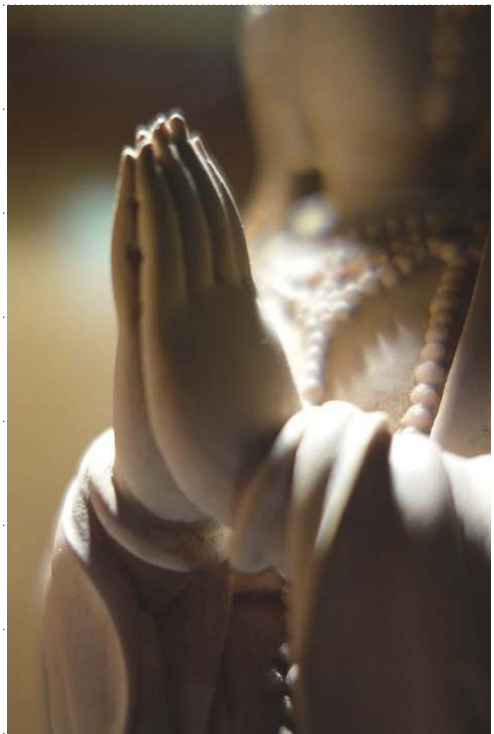
13. 彌陀正覺大音，響流十方之賭出生命「正念直來，我能護汝」之呼喚聲，今現在正響流著。今現在皆是彌陀呼喚聲，念念皆是大悲不斷之喚聲。時時響著，處處響著，響入我心，響入十方眾生心。

14. 聽到了汝一心正念直來者，安心也，信心也。呼喚聲中，我心大安。

15. 直來之呼喚聲中，彌陀大智大悲之功德力，萬善萬行之功德力，名號不思義之功德力，皆包含其中。

16. 呼喚聲是佛心，是信心，此信心即是了解南無阿彌陀佛之心。信心就是南無阿彌陀佛，此外別無。

17. 聞彌陀救度悲願，聞自己必墮無間。
若不知自己必墮，便不知彌陀必救。知必墮者，必知必救。
-
18. 極樂之道只一條，南無阿彌陀佛。別走思維動腦筋的岔路。
-
19. 往生之道者：忘善惡，離自力，憑本願，一向專稱而往生。
-
20. 極樂之道，唯本願力一條，呼喚聲一個。
-
21. 以為我在念佛，豈知佛常在念我。
-
22. 如被磁吸，彌陀願力，吸我生西。
-
23. 放下才智，一心歸於救命。
-
24. 求你速回——望子早歸之母心。
-
25. 四十八願殷勤喚，乘佛願力往西方。
-
26. 父母付出全生命，疾呼窺井之幼子。
-
27. 我稱我聞此名號，慈親帶回之喚聲。
-
28. 雖謂我稱並我聞，實是大悲招喚聲。
-
29. 當此計度心停止，突聞彌陀呼喚聲。
-
30. 名號自有真情在，稱名自具信願行。🙏



見過黑的，沒見過這麼黑的

文／釋宗悲

冷。

陽光晴好。

媽媽給我買了一件黑衣服穿。

可我喜歡穿白色衣服，好看，顯得我帥。

對比之下，發現黑衣服比白衣服暖和很多。

在風度與溫度之間，生命的本能讓我選擇了黑的。

原來黑色物比白色物吸收光線多，這樣，反射到人眼睛裡的光線就少，於是呈現出黑色。

而光中攜帶有能量，顏色越暗淡，吸收光越多，獲得的能量也就越多；顏色越鮮亮，反射光越多，獲得的能量也就越少。

所以，寒冬，在陽光下，最好穿一件黑色衣服，有助於生命存活。

宇宙中最黑的恐怕是黑洞了，沒有光線反射出來，所以人類眼睛見不到黑洞的存在。真正是見過黑的，沒見過這麼黑的。同時，科學家也推測，黑洞是宇宙中富有能量最高的，



因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

佛日朗照，在生死嚴冬中，生命跡象微弱，穿一件黑色的衣服吧！不要嫌黑的不好看，它將幫助你吸收佛光裡的能量。越黑越好。

黑衣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佛光者，阿彌陀佛以光明名號攝化十方，眾生稱念，必得往生！🙏

願離此苦生安樂

——善導大師的捨報示現

文／藏密

善導大師之大聖人，神妙不測者。汝認做捨身，可憐可憐。

(印光大師)

唐朝善導大師，淨土宗第二代祖師。因見道綽禪師所作的淨土九品道場，喜云：「這真是入佛門的要道，修持其他法門遙遠難以成就，唯有淨土法門，能夠迅速超脫生死。」於是精勤修持禮佛念佛，晝夜不懈。每入佛堂，便合掌長跪一心念佛，不到氣力竭盡，絕不休止。雖在寒天，必用功流汗，以表至誠。

大師，三十餘年不曾臥床睡眠，嚴持戒品，絲毫不犯，斷絕名利，遠離一切戲言談笑。因恐談說世事，妨礙道業，經常一人獨行，不與眾人同出。自用的三衣瓶鉢，親自洗濯。有好食物都送寺裡廚房，供大眾食用，自己則食用粗劣食物，不飲乳酪醃醢等類。有人供養布匹，都用來書寫《阿彌陀經》，前後書寫十餘萬卷，畫西方聖境三百多幅。見塔寺毀壞，必營修整建。燃燈供佛，整年不絕。在家出家受他教化而精勤修持的，不計其數。

有人問大師：「念佛真能往生西方淨土嗎？」大師說：「只要你深信、切願，決定如你所願。」於是大師念佛一聲，就有一道光明從他口中發出，念佛十聲就有十道光明從他口中發出，乃至百千聲就有百千道光明從他口中發出，人人都能看見。

捨報示現各種記載

善導大師捨報現象，眾說紛紜，令人疑惑不解，約有六種說法：

(一)唐代道宣律師所編《續高僧傳》記載，當善導大師在光明寺說法，有人問：「現今念佛，一定得生淨土嗎？」大師說：「念佛定生。」此人聞後向大師禮

拜，口誦「南無阿彌陀佛」，聲聲相續，出了寺門，爬上柳樹，向西合掌，倒投身下，觸地而死。這件事還驚動了朝廷。

(二)北宋王古所編《新修往生傳佚文》，在〈釋善導〉一文，載善導大師登樹發願，然後投身自絕。但在〈唐往生高僧善導〉文，則載：善導大師在寺院繪淨土聖境，忽催人速速完成，人問何以故？大師說：「我將往生，可暫住三兩天而已。」說完後，便示疾掩關寮房，怡然長逝。身體柔軟，容貌如常，空中飄著異香音樂，久久才散去。

(三)南宋宗曉大師的《樂邦文類》第三卷記載：善導告訴大眾：「此身可厭，諸苦變易」，於是登上柳樹，向西發願說：「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不生退墮。」說完便投身自絕。唐高宗聽說大師念佛口出光明，如此精誠，賜寺名光明。宋代戒珠法師《淨土往生傳》、清代彭希涑居士所編《淨土聖賢錄》，皆主此說。

(四)南宋志磐法師的《佛祖統紀》二十八卷記載：長安有一位京姓屠夫，因善導大師勸人念佛，滿城斷肉茹素，京姓屠夫嫉恨，持刀入寺，興起殺害大師之意。善導大師給他開示西方淨土現相，屠夫即迴心發願，登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眾人見化佛來引，有天童子從他的頂門而出。

(五)元代普度大師撰《蓮宗寶鑑》第四卷記載：善導大師告大眾：「此身可厭，諸苦逼迫。情偽變易，無暫休息。」於是登上寺前柳樹，面西發願：「願佛威神，驟以接我，觀音勢至，亦來助我，令我此心，不失正念，不起驚怖，不於彌陀法中，少生退墮。」發願完畢，在樹上站立遷化。唐高宗得知大師念佛口出光明，且預知捨報之時，精誠所至，賜寺為光明。

(六)近代日本大野法道撰《善導大師新傳》，說善導大師「於唐高宗永隆二年三月十四日，怡然長逝，世壽六十九歲，弟子懷惲為師造塔，並建伽蘭(即今香積寺)。」近代觀本法師《香光閣隨筆》，也同此說。

善導大師的捨報示現，歸納有六種說法：

- (一)《續高僧傳》載，來客請示善導大師後，登樹而逝。
- (二)《新修往生傳佚文》載，善導大師預知時至，然後示疾在室往生。
- (三)《樂邦文類》載，善導大師登柳樹向西發願，投身遷化。
- (四)《佛祖統紀》載，京姓屠夫，經善導大師開示後，登樹念佛墮地。



善導大師像 日本福岡縣博多區淨土宗善導寺收藏

(五)《蓮宗寶鑑》載，善導大師登寺前柳樹，發願後立化。

(六)《善導大師新傳》載，善導大師示疾，掩屋怡然長逝。

民國十八年（1929），蔣維喬居士所著《中國佛教史》，關於善導大師之捨報，他說：善導大師由柳樹投地自殺事，古有二說，一即普通所傳，謂為捨身往生。一則反之，以為《續高僧傳》載，善導弟子由柳樹投地而死事，致有善導柳樹捨身之訛傳。足見善導大師柳樹捨身之事，當係訛傳。

誤認捨身而死

印光大師在〈復溫光熹居士書〉，說得更明白：

「汝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糊塗蟲，竟敢引善導大師捨身為例。善導念佛口出光明，乃大神通聖人。臨終登柳樹說偈，即跳下立化。汝認做從樹上跌死了，汝真罪過，瞎著眼專好瞎說。汝要捨身，則是枉死鬼。想生西方，夢也夢不著了。善導大師傳中，或有文筆未能顯此妙義，故致汝認做捨身而死。」

汝曾見《金剛經感應》朱進士事否？彼以聽《金剛經》四句偈，生歡喜心。不久夢隨五人，坐車至一家。五人皆飲湯，彼欲飲，其領彼之人不許飲，即醒。心甚異之，訪至其家，云生六狗，有一死者。以此專持《金剛經》，至八十九歲登樹說偈，乃跳下立化。此人現生變狗，由數十年持《金剛經》，尚能由高至下而化。況善導大師之大聖人，神妙不測者，汝認做捨身，可憐可憐。此與愚人以佛涅槃為佛死，同一知見。」

道宣大師，乃律宗初祖，法門龍象，又是與善導大師同代的大德，所記當是信史。更據日人大野法道的考證，在善導大師的龕記、碑銘、塔銘等四種，均無投身自殺的說法。由是可以確信，登樹投身，乃是來請教問話的人，而不是說法的善導大師。且善導大師一生戒行謹嚴，軌範人天，怎會在臨終關頭，一反平時操行，而特顯詭異行蹟？所以印祖認為是「或有文筆未能顯此妙義，故致汝認做捨身而死。」作傳的人，或許文筆不能表達妙義，致使後人誤認善導大師登樹墮地而死。

凡夫多淪枉死鬼

在《佛學問答》，有人問雪廬老人：「據聞善導大師係落崖死，果真？是否可生西？」雪公答：「此乃大師別有示相，不解教義，不知其然。大師非同凡夫橫死，何必多疑。」

善導大師，人稱彌陀化身，善巧示現，方便度生，神妙不測，豈是凡夫可以臆測？一品惑未伏斷的眾生，身見愛著，若錯誤捨身自絕，遭受大痛苦時，正念打失，十個有五雙都淪為枉死鬼，如何正念分明的往生淨土？

（轉載自《明倫》四六一期）

淨土宗的念佛 與普賢十大行願

文／許煌汶

釋尊一代時教中所宣說的彌陀淨土法門，是其出世本懷中，要惠以眾生成佛大利的特別法門。佛在淨土宗的「根本經」：《無量壽經》中，談到靈山會上的與會菩薩眾，皆遵普賢大士之德。又言及阿彌陀佛因地為法藏比丘時，五劫思維，為了能平等慈悲，普攝救度一切眾生，往生極樂世界成佛。於其所發四十八願中，以第十八願的「念佛往生願」，作為攝受十方眾生念佛往生極樂世界，不退成佛的根本願。然後法藏比丘經過不可思議兆載永劫的修行，積植菩薩無量德行，今已成佛，世界名曰極樂，而且成佛以來凡歷十劫。

有經中之王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是釋迦如來於菩提樹下成道，稱法界性所開演之法界大經。於其廣博嚴麗的華嚴境界中，闡明一生圓滿成佛之因。而華嚴會上末後，普賢菩薩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勸進善財童子，與華藏海眾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而且普賢菩薩與文殊菩薩也都發願要念佛往生極樂世界，見佛聞法，圓成佛道。可見，普賢菩薩以十大願王，結歸於念佛往生極樂世界，就如《彌陀要解》所言的，這是：「《華嚴》奧藏」。

印光大師於《印光大師文鈔》亦開示說：

華藏海中，淨土無量，而必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可知往生極樂，乃出苦之玄門，成佛之捷徑也。以故自古迄今，所有禪教律叢林，無不朝暮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



可見念佛與普賢菩薩十大行願，有甚深的關係。若能稍微了解兩者之間的關係，理明而信深，相信對要從聖道門轉入彌陀淨土法門的念佛人，是有助益的。

念阿彌陀佛，即具足十大行願

所謂普賢菩薩十大願，即：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迴向。普賢菩薩十大行願，是聖道門成佛菩提道上，稱性的廣大菩薩行，亦即是菩薩六度的圓滿行，是可以成就如來功德的修學法門。若能生生世世於無盡的時空，修學此難行的菩提道，如實的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的修學圓滿；代表菩薩行願的德行圓滿，亦即能成就佛道。

而《無量壽經》中，言及阿彌陀佛早已為我們設想好了，另一易行之安樂道：只要十方眾生，一向專念彌陀佛名，於往生極樂世界後，依佛願力（第二十二願「還相迴向願」）之巧方便迴向故，修行可以超劫、超地，速至一生補處的階位，具足菩薩無量行願。然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還相迴向到十方世界，行普賢行，廣度無量眾生。此為倒駕慈航的「道後普賢」，是得果不捨因門之菩薩，亦即是帶果行因之示現相。

此一阿彌陀佛迴施給念佛者的還相迴向德與普賢菩薩十大行願之關係，就如道隱法師於《佛說無量壽經甄解》所言：

行願品十種行願，即是二十二願之廣註解。

亦如慈舟法師於《慈舟法師開示錄》所說的：

阿彌陀佛是總相，普賢菩薩十大願是別相。

又言：

念阿彌陀佛，即具足十大行願。



念佛具足十大行願之道理

何故說：「念阿彌陀佛，即具足十大行願。」筆者試就相關經論釋與法義，略說明於下文。

一者禮敬諸佛

善導大師於《觀經疏》對「南無阿彌陀佛」之「六字釋」云：

言「南無」者，即是歸命；亦是發願迴向之義；

言「阿彌陀佛」者，即是其行：以斯義故，必得往生。

又曇鸞大師於《往生論註》言：

歸命即是禮拜。

我們念阿彌陀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既見阿彌陀佛，即見十方諸佛；就如《觀無量壽經》所說：

見無量壽佛者，即見十方無量諸佛。

因此，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禮敬諸佛。

二者稱讚如來

釋尊於《阿彌陀經》介紹與稱讚阿彌陀佛以及極樂世界，種種依正莊嚴功德成就，而言：

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而且《無量壽經》亦云：

十方恆沙諸佛如來，皆共讚歎無量壽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議。

又，天親菩薩於《往生論》的五念門也說：

云何讚歎？口業讚歎：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

另外，於《佛說阿彌陀佛根本秘密神咒經》也提到：

阿彌陀佛名號，具足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甚深祕密、殊勝微妙、無上功德。

因此，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稱讚如來。





三者廣修供養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云：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

何以故？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修行出生諸佛故。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

我們依教奉行，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法供養的如說修行供養。因此，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廣修供養。

四者懺悔業障

我們生死凡夫於往昔所造作的種種罪業，因緣會遇時，都會招感果報；而業力所招感的果報起現行時，往往會障礙我們修行辦道。所以，懺悔業障是修行破障的重要道前基礎。

滿益大師於《教觀綱宗》的「五停心觀」裡提到：

多障眾生念佛觀。

淨土宗的《觀無量壽經》言及觀佛與念佛能除障滅罪，故亦名《淨除業障、生諸佛前經》；善導大師於其「五部九卷」的《觀經疏》（散善義）文中，釋言：

能依經起行，三障之雲自卷。



而要如何識知自己業障輕重之相，以及如何至心懺悔除障的作法，於《觀經疏》（定善義）的日觀與華座觀之文段，有詳細的說明；也可參閱其《觀念法門》《法事讚》以及《往生禮讚》有關懺悔除障滅罪的開示。而懺悔已，最後都結歸要念佛，至心歸命阿彌陀佛。由此可見，善導大師對於懺悔與念佛法門的重視，並將凡夫念佛滅罪的成就，歸因於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

道綽大師於《安樂集》說：

若一念稱阿彌陀佛，即能除卻八十億劫生死之罪。一念即爾，況修常念，即是恆懺悔人也。

而善導大師於《般舟讚》也直言：

利劍即是彌陀號，一聲稱念罪皆除。

以及：

念念稱名常懺悔。

近代的印光大師亦開示：

念佛方能消宿業。

此可知，末世五濁眾生要能懺悔除障滅罪，又能往生極樂世界，稱念「南無阿彌陀佛」，是一人人可修、一舉兩得的易行道。因此，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懺悔業障。

五者隨喜功德

念佛往生彌陀淨土的念佛法門，是阿彌陀佛無條件攝受十方眾生的本願救度法門，亦是釋尊於《阿彌陀經》，無問自說的特別法門；同時也是十方恆河沙數諸佛舒廣長舌，同讚同勸，證誠其事的難信之法。我們依教奉行，信受彌陀的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豈不是圓滿具足隨喜功德。因此，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隨喜功德。

六者請轉法輪與七者請佛住世

請轉法輪與請佛住世，俱為一事，就是為了勸請佛住世間，應機說法，普度有緣眾生。因為佛法有破迷啟悟，摧邪顯正之功能，



能破除眾生煩惱，令得究竟成佛的真實利益。佛法常住在世，有機則顯，無機則隱。而且古德亦云：

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

我們一心念佛，佛住心中，三業清淨，摧伏煩惱，豈非轉法輪。如能淨念相繼，得念佛三昧而見佛聞法，豈非快哉！

釋尊於《觀無量壽經》云：

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

又言：

是心作（念）佛，是心是佛。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

佛本無生滅，隨眾生心生而生，隨眾生心滅而滅。只要吾人憶佛、念佛，佛即依眾生心想而現。豈不是等同請佛住世。又，《阿彌陀經》說：

阿彌陀佛今現在說法。

釋尊雖示現滅度，而阿彌陀佛仍現在說法。於此土彌勒，尚未下生成佛轉法輪之時，我們更應念佛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去見佛聞法，速成正覺。因此，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請轉法輪與請佛住世。

八者常隨佛學

常隨佛學就是為了成佛，亦即是「迴向菩提」；因此，學佛要以佛為我們的善知識，以佛為修行的榜樣。我們念佛人要學阿彌陀佛，主要可依淨土三經的教誨來修學。善導大師於《觀經疏》（玄義分）文中，便勸大眾發願歸三寶，願入彌陀界；同時長時無退的學佛大悲心，以及念佛往生安樂國。而且於《觀經疏》（散善義）言

行者當知：若欲學解，從凡至聖，乃至佛果，一切無礙，皆得學也；若欲學行者，必藉有緣之法，少用功勞，多得益也。

可作為我們學佛的從初發菩提心願，到修行成佛度生的依循準則。



淨土三經一致的修學宗旨，皆以易行道的「本願稱名」，為往生極樂世界的正因；而且，釋尊與諸佛如來皆勸導我們生死凡夫念佛往生極樂世界，去親覲阿彌陀佛，聞法修行，得以速疾成佛度生。因此，我們信順佛願與佛教，一向專稱「南無阿彌陀佛」，願生彌陀淨土，去成佛度眾生，即是常隨佛學。

九者恆順眾生

大乘佛法的教義說：「一切眾生皆具佛性」「凡有心者皆當成佛」，闡明一切眾生皆能成佛的根本原理；亦即一切眾生都是未來佛，皆具有自性彌陀的法身功德。而《華嚴經》云：

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觀無量壽經》亦云：

是心作（念）佛，是心是佛。

因此，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恆順眾生的佛性。

我們生死凡夫，我執未斷，平時於待人處世之道，可參閱慧淨法師所訂的十條「念佛人每日誦念思惟」之文，作為法鏡，來規範自己的日常行為，平生安心的守愚念佛。將來念佛往生極樂世界後，見佛聞法，悟無生法忍，速至一生補處，就能真正現前修習普賢之德，於無盡的時空，無間斷、無疲厭地恆順與開化無量眾生，令得成佛大利。

十者普皆迴向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云：

我此普賢殊勝行，無邊勝福皆迴向，普願沉溺諸眾生，速往無量光佛剎。

印光大師於《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卷二》開示：

迴向之義，大矣哉。迴向之法雖不一，然必以迴向淨土，為唯一不二之最妙法。以其餘大願，不生淨土，每難成就。若生淨土，無願不成。



而善導大師於《觀經疏》（玄義分）對「南無阿彌陀佛」之「六字釋」云：

言「南無」者，即是歸命，亦是發願迴向之義；
言「阿彌陀佛」者，即是其行：以斯義故，必得往生。

又，淨土宗的念佛迴向文，亦是《觀經疏》（玄義分）所言的：

願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發菩提心，往生安樂國。

因此，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普皆迴向。

小結

曇鸞大師於《往生論註》引用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第十一願與第二十二願，這三條願來作證明與說明：何故念佛可以速得成佛與圓滿普賢行之原理，即所謂的「三願的證」。由此三條願，可見念佛往生的因果，不論其往生的方法（第十八願：念佛往生），與往生的往相利益（第十一願：生彼淨土皆不退成佛），以及往生的還相利益（第二十二願：行普賢行，廣度眾生），是乘阿彌陀佛的大願業為增上緣。

若論通途聖道門之成佛菩提道的修行，因為普賢菩薩十大行願，是稱性的廣大菩薩行，是難行道，凡夫難修難證。而淨土門的稱名念佛，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易行安樂之道；誠如善導大師於《法事讚》中，讚歎念佛法門，：

種種法門皆解脫，無過念佛往西方，上盡一形至十念，三念五念佛來迎，直為彌陀弘誓重，致使凡夫念即生。

又於《往生禮讚》讚言念佛往生的利益：

專稱名號至西方，到彼華開聞妙法，十地願行自然彰。

因此，念佛人只要依淨土宗的宗旨：「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去做，自然阿彌陀佛不違本誓願，會於我們臨命終時，現前接引往生極樂報土，得以見佛聞法修行，圓滿普賢行，速疾成佛與廣度眾生。🙏



When the Student Is Ready, the Teacher Will Appear

人能至心求道 明師自會顯現

By Householder Jingfa

文／淨法居士

淨土居士按語：

In February 2015, Paris-born Nicolas Duchemin became the third non-Chinese to take Refuge with the lineage of Master Shandao, founder of Buddhism's Pure Land school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Nicolas, a marketing consultant based in Tokyo, received the Dharma name of Jingfa (淨法) from Master Huijing.

2015年2月，尼古拉·杜舍曼成為第三位皈依淨土宗善導大師法脈的非華裔蓮友，慧淨上人授法名淨法。尼古拉出生於巴黎，常住日本東京，職業為市場行銷顧問。

Like many others, Jingfa came to pristine Pure Land Buddhism after a long and arduous search for a Dharma practice. Below is story of his personal spiritual journey.

如同許多修行人一樣，淨法也在佛法修行的道路上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探尋，最終走入了純粹的淨土法門。以下是他的心靈之旅。

My first encounter with Buddhism occurred when I was two, when I saw a statue of Maitreya belonging to my Dad. At 11 years old, I learned the profound truth of impermanence through Laozi, who was a contemporary of Shakyamuni Buddha. I was so impressed by the Daode Jing that I started reading books by

Zhuangzi and Liezi, as well as other books about Daoism. However, Daoism didn't really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I had, and seemed kind of obscure; I couldn't see any goal besides becoming an immortal.

初次邂逅佛教，是在兩歲時看到父親的彌勒佛像。十一歲時，我接觸到了與釋迦牟尼佛同時代的老子，老子的《道德經》深深吸引了我，我從中認識了有關無常的深奧哲理。此後，我開始閱讀《莊子》《列子》和其他道家著作。然而，道家學說未能真正解答我心中的所有疑問，而且對我來說似乎過於玄妙，我只能理解到追求長生這一層面。

At that time, I also studied the history of the Shaolin Temple because of my interest in martial arts, so I naturally began to lean towards Buddhism, especially as I felt a connection to Avalokitesvara (Guanyin, Kannon). I then devoured a 600-page book about Buddhism, which introduced the life of Shakyamuni Buddha and all the main Buddhist schools. After reading through the section on the Mahayana, I remember feeling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Bodhisattvas — those great sages who practice through innumerable kalpas for the sake of sentient beings. I didn't yet know how to practice, so I just made a quick altar with a white statue of Avalokitesvara and lit incense and cand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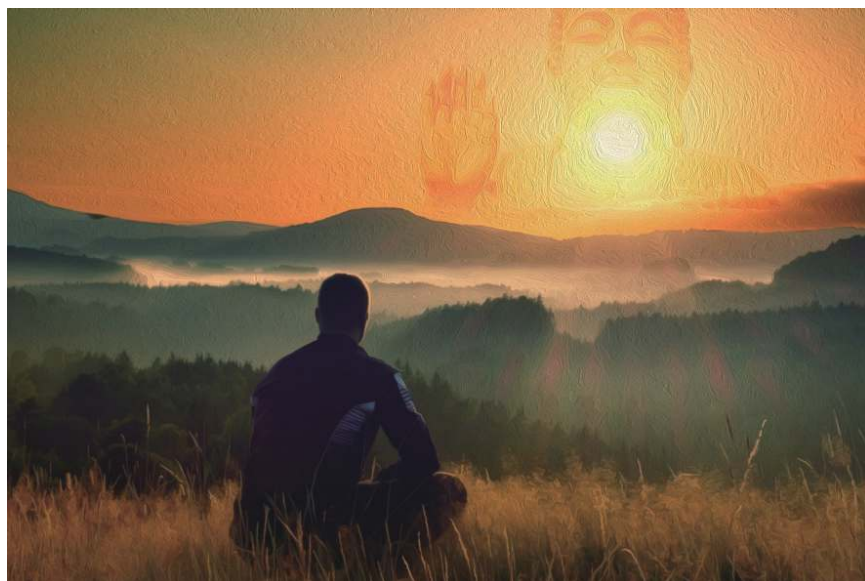
那時，由於對中國武術的深厚興趣，我開始研究少林寺的歷史。在此過程中，我開始喜歡上佛教；當我發現自己與觀世音菩薩因緣甚深後，更加傾向佛教。我如饑似渴地通讀了一本長達六百頁的佛教相關著作，書中敘述了釋迦牟尼佛的一生，介紹了佛教各個宗派法門。書中談到大乘佛教，談到諸大菩薩為救度眾生累劫修行菩薩道，積累功德資糧，這使我深受感動。我並不知道應該如何修行，我只是佈置了一個簡單的佛堂，以香燭供奉一尊白色觀世音菩薩聖像。

Then something weird started to happen. Since my early childhood, I could feel if a place was haunted by a spirit, or “presence.” I could never see

anything, but I could feel it. I also had many dreams about haunted houses or ghosts. After I began to study Buddhism, I would still see ghosts in my dreams — always a fearful experience — but I remember in one dream beginning to recite “NamoAvalokitesvara” without knowing what it meant. Like a miracle, the ghosts in my dream disappeared and I woke up instantly. I learned about the power of the reciting “NamoAvalokitesvara” a few years later when I read “The Universal Door of Avalokitesvara,” a chapter in the Lotus Sutra.

此後，接二連三地發生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我從小就可以感知亡魂或「幽靈」的出沒，雖然我從未看到它們，但可以感覺到。我還會時常夢到鬧鬼的房子或鬼魂。學佛後，我仍然會夢見鬼魂，通常情形都很恐怖，但有一次在做惡夢時，我念誦了「南無觀世音菩薩」，夢中的鬼魂竟奇蹟般地消失得無影無蹤，我也隨即從夢中醒了過來。當時並不瞭解其中緣由，直到幾年後，當我讀誦《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時，才瞭解到原來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名號有殊勝的加持力。

It was only after I went to China to work that I began to practice Buddhism seriously. One of my friend's mothers was a householder, and she gave me many books and DVDs. I established a morning and evening ritual. In the morning, I would recite the Heart Sutra, “The Universal Door of Avalokitesvara,”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Avalokitesvara's name and/or the Surangama Mantra, and meditate. At night, I would read the Amitabha Sutra and practice recitation of Amitabha Buddha's name, and read one chapter of the Ksitigarbha Sutra. During my commute to work, I would recite Buddha or Bodhisattva names, mainly those of Amitabha, Avalokitesvara or Ksitigarbha. On weekends, I would devote longer periods to practice — example, reciting the entire Ksitigarbha Sutra, which took almost three hours. Thus, I entered the gate of Buddhist practice through the recitation of sutras, mantras, Buddha and Bodhisattva names, and meditating, while always dedicating the merits of my practice toward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In



addition, I often went to the temple to attend the morning ceremony or speak with masters and householders.

來中國工作後，我開始正式修行佛法。一位友人的母親是學佛的，她送給我許多書籍和DVD。我為自己設計了早晚課：早課讀誦《心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念誦大悲咒、觀世音菩薩名號或楞嚴咒，並盤腿打坐；晚課讀誦《阿彌陀經》，念阿彌陀佛名號，誦《地藏經》。上班路上，我會念佛或念菩薩聖號，以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和地藏菩薩名號為主。週末，我會拿出更多時間來修行，比如用三個小時來讀誦整部《地藏經》。這樣，我終於用誦經、持咒、念佛、念菩薩名、打坐的方式邁入了佛法修行的大門，並以自己修行的功德，迴向往生極樂淨土。此外，我還時常參加寺院的早課，與法師和居士們交流心得體會。

Once, I accompanied a Dharma master to Mt. Putuo, a pilgrimage site associated with Avalokitesvara. On the way, I asked him, “To end samsara, which is the best method: reciting sutras, the Buddha’s name, or meditating?” He told

me that they're all efficient ways of ending samsara. Even though he was right, this wasn't the reply I was looking for. I was seeking guidance on how to choose a specific practice; I felt that I was practicing too many different methods. I was also watching some online videos of Masters Chin Kung and Haitao, both famous masters from Taiwan, but they advocated mixed practice, saying that to be able to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you need to do that, do this... I eventually stumbled upon Master Yinguang's letters, which made more sense to me, but I already felt burnt out.

一次，我陪同一位法師前往觀世音菩薩的道場——普陀山。路上，我請教這位法師：「解脫輪迴的最佳修行方法究竟是什麼？是誦經、念佛，還是打坐？」他回答我說，這些都是解脫輪迴的有效方法。儘管他說的沒錯，但這並不是我要尋找的答案。我所探尋的是如何選定一種具體的修持方法，因為我感到自己的修行過於雜亂了。當時，我還在觀看淨空法師和海濤法師的線上視頻，他們二位原都是來自臺灣的著名法師。他們提倡的是種種修行，稱若要往生淨土，必須這樣做、那樣做等等。最終，我有幸獲得《印光大師文鈔》，大師的思想對我頗有啟發，但此時的我已經倍感心力交瘁了。

After three years in China, I had to go back to France for medical reasons; I discovered that I had a malignant tumor on my chest. I had to wait to have surgery, and in the interim, I started to read a lot about Chinese Chan masters, like Master Huineng and Master Huihai,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masters like Master Hsuanhua and Master ThichNhat Hanh. At the same time, I stopped practicing; Buddhism had become more of a thinking process or mental exercise.

在華工作三年後，我被診斷出胸腔患有惡性腫瘤，不得不回法國進行醫治。在等待手術期間，我開始大量閱讀中國禪宗的著作，包括慧能大師、百丈懷海禪師，以及當代大德宣化上人和一行禪師。與此同時，我停止了修行；佛法於我更像是一種思維過程或是精神訓練。

One day,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a book in French about the Pure Land. It was Master Honen's Senchakushu ("Passages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Nembutsu in the Original Vow"). Actually, I felt disappointed by the book. I was thinking, "He doesn't teach anything; he just advocates Amitabha-recitation and nothing more. How can we attain rebirth with that alone?" (Keep in mind that I had been heavily influenced by Master Chin Kung's videos.) I also read about Shinran, but his was almost the same teaching as Honen's, just more poetic. I suspected that, because the Japanese had simplified the teachings coming from China, the Japanese innovations might not be the true teaching. I still had scary dreams, but one night instead of reciting "NamoAvalokitesvara" in my dream, I started saying "NamoAmitabha." I still clearly remember this dream: There were many ghosts and I was reciting calmly, and they were disappearing one by one. Suddenly, a huge ghost started to laugh and told me that my recitation was useless against him. I remained calm and continued the recitation of Amitabha's name. After just three or four recitations, he, too, disappeared.

一日，我驚奇地發現一本有關淨土宗的法文版著作，是法然上人的《選擇本願念佛集》。實際上，我讀完這本書後，卻感到有些失望。我當時想，「法然上人並未教授任何東西，只是提倡專念阿彌陀佛名號，再無其他修行內容。僅憑念佛，怎麼能往生極樂世界呢？」（可見我被聖道思想影響得多深。）我還讀到有關親鸞上人的文章，但他與法然上人的教法並無二致，只是更富有詩意罷了。我猜想，日本佛教可能簡化了源自於中國的佛法教理，所以日本佛法的創新大概不屬於真實教法。此時，我依舊每晚夢魘不斷。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忽然發現自己在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而不是「南無觀世音菩薩」。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個夢境：許多鬼魂四處遊蕩，我靜靜地稱念「南無阿彌陀佛」，鬼魂便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忽然間，眼前出現一個大鬼，對我大笑，告訴我念的名號在他身上毫無作用。但我並不理會，繼續平靜地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念了三四句之後，大鬼也消失得不見蹤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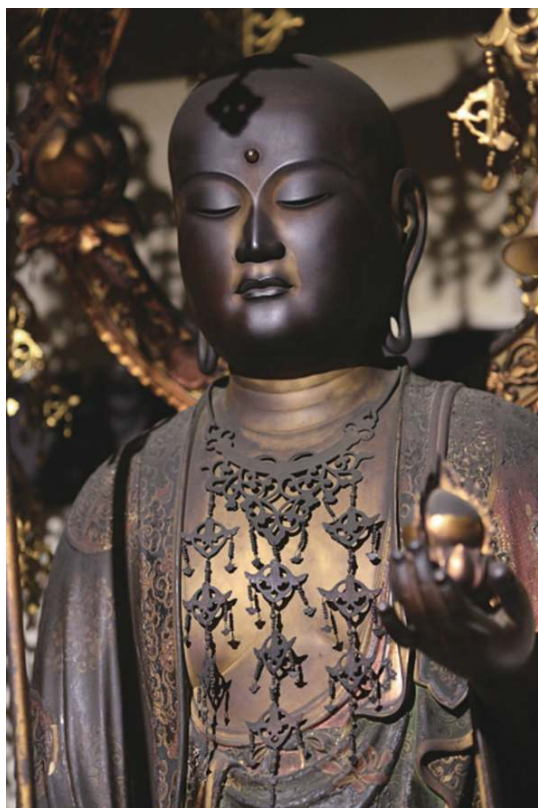
After the operation to remove the tumor, I experienced two episodes of heavy bleeding and nearly died from blood loss. I had to take an ambulance to a small airport for a 30-minute helicopter flight to the hospital. Both times, I wasn't afraid; I wasn't thinking of anything, actually. I was just mentally reciting "NamoAmitabha, NamoAmitabha..." Upon arriving at the hospital, the doctors couldn't find anything. They never understood the cause of the bleeding.

腫瘤切除手術之後，我發生了兩次大出血，險些因失血過多而喪命。救護車緊急送我到機場，再乘三十分鐘的直升機趕往醫院。這兩次事故當中，我始終沒有任何恐懼；我什麼也沒想，只是心中持續默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在醫院，醫生檢查不出我身體上有任何不良情況，始終找不到引起大出血的原因所在。

After having fully recovered, I decided to go to Japan instead of back to China. I still wasn't practicing, but I was reading books about Buddhism. I decided to give Jodo Shinshu another chance, but I felt quite lost after reading a book by a Japanese householder. His vision was so different from Shinran's (founder of the Shinshu), and was vastly different from Chinese Pure Land.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I did not read anything about Buddhism; I only practiced meditation. But at the end of 2014, I again felt the desire to practice in a disciplined, systematic way, and to commit to a set of teachings.

我完全康復後，便決定去日本，而不是返回中國。當時，我依舊處於修行停滯的狀態，但仍然堅持閱讀佛法書籍。我決定對淨土真宗進行進一步的探究。在讀完一位日本居士的著作之後，我感到非常困惑。他的觀點與創立真宗的親鸞上人相去甚遠，與中國的淨土宗教義更是天差地別。接下來的三年裡，我不再閱讀佛教相關書籍，只是堅持打坐。直到2014年年底，我心中再一次燃起了強烈的渴望，嚮往依循一整套完備的教理教法，來實踐規範的系統化修行。

One day, when visiting Kyoto, I went to a temple famous to make my wish come true. I decided to pray in front of a statue of Ksitigarbha. I told the Bodhisattva that I was ready to start again, and I wanted to find a master or someone who could guide me towards the Pure Land. Two days after I returned home, I decided to dust off and crack open some of my Buddhist books. I found one book about Shinran that I hadn't finished, and I read a few pages without much enthusiasm, until I saw a passage quoting Master Shandao. I was intrigued by this name. I jumped on my computer and Googled Master Shandao. The first result I found was for a website called Pure Land Buddhism. I started to read the booklet *The Pristine Pure Land School*, and I could immediately feel the joy. Finally, I found the master who could teach me about the Pure Land — not mixed with Chan or other practices, but pristine Pure Land. What Master Huijing was teaching made so much sense!



在走訪京都時，一天，我來到一座著名寺院許願。面對地藏菩薩聖像，我虔誠祈禱：弟子已經準備好再次從頭開始，祈願找到一位師父或大德，能夠指引弟子往生極樂世界。回家兩天後，我決定打掃一下那些束之高閣、塵封已久的佛法書籍。從中找出一本我未曾讀完的有關親鸞上人的書，翻看了幾頁，感到意興闌珊。忽然，書中一段引用善導大師的文字映入眼簾。「善導大師」，這個名字激起了我的興趣。我跳到電腦前，搜索「善導大師」。第一條搜索結果是一個網

站，叫作「Pure Land Buddhism」（佛教淨土宗）。我打開網站，流覽《純粹的淨土法門》一文，頓時感到欣喜若狂。我終於找到了真正的師父，能夠傳授指導我歸入淨土——純粹的淨土，而不是用禪宗或其他宗派思想解釋的淨土。慧淨上人所傳授的善導思想，真是令我茅塞頓開！

After reading all the publications on the website and joining the Facebook group, I was starving for more of Master Shandao's teachings. I decided to reread the book by Master Honen that I had read five years ago, the same book that had aroused so much doubt in me. After a second reading, I felt that the teachings were identical with the Shandao lineage. Master Shandao, Master Huijing, Master Honen were all exhorting people to practice exclusive Amitabha-recitation to achieve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At the same time, I felt foolish for having read about Master Shandao's teachings through Master Honen five years previous and not having faith in it.

我一口氣看完了網站上發佈的全部文章，加入了臉書善導小組，迫不及待地渴望瞭解更多善導大師的教法。我決定重讀五年前讀過的法然上人著作，該書曾經在我心中引發了無數的疑問。重讀之後，我發現其中的教法與善導大師的思想一脈相承。善導大師和法然上人一致勸誡行人，只有專念南無阿彌陀佛，才能實現往生極樂世界的宿願。回想自己五年前，本已通過法然上人得知了善導大師，卻又與之擦肩而過，真是愚蠢至極。

Three months after discovering the pristine Pure Land lineage, I decided to take refuge with Master Huijing. Since then, I only practice Amitabha-recitation. I only read resources from the Pure Land Buddhism website and Hongyuan Monastery, as well as watching Master Huijing and Master Jingzong's videos. Though my Chinese is poor and English isn't my mother tongue, I've decided to assist the translation team to help propagate the pristine Pure Land teachings. I'm currently translating the teachings into French, as well.

找到純粹的淨土法門三個月後，我決定皈依慧淨上人。從此，我一心專念彌陀名號，專門閱讀「佛教淨土宗」網站和弘願寺發布的資料，觀看慧淨上人和淨宗法師的講法視頻。儘管我中文水準一般，英文又非母語，但我還是決定協助翻譯組弘揚純粹的淨土宗法義。此外，我現在還在進行淨土宗法義的法語翻譯工作。

I've been practicing Pure Land Buddhism in Master Shandao's lineage for about six months now. It wasn't easy in the beginning, as I was trying to recite the name of Amitabha as many times as possible. I believed I had to recite x number of times per day or else my practice was poor. However, after reading more from Master Huijing and receiving guidance from other householders in the Facebook group, I decided that such thinking was just a manifestation of self-power. Of course, we should strive to practice Amitabha-recitation constantly, but we should also practice in accordance with our actual conditions. So, rather than trying to find a block of time and reciting, I'm reciting freely whenever I can. I have no schedule. If I have time, I sit and recite; if not, I just recite "while walking, standing or lying down." I go to work with the recitation of Master Huijing in my ears (I have the mp3 in my phone); likewise when I leave work. When I wash dishes, I recite. When I take a shower, I recite. When I do house chores, I recite.

時至今日，我已按善導大師思想修行六個月了。最初的念佛修行並不順利，當時我總認為，每天念佛數量越多越好，要求自己必須每天念滿一定數量的佛號，否則就是懈怠不精進。但是，隨著更深一步地瞭解慧淨上人的講法，以及與臉書小組其他居士的交流，我明白了我的想法仍然反映出一種自力修行的思維習慣。誠然，我們應努力相續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但只要按照自己的實際情況來修行即可。於是，我不再限定自己要有固定的時間來念佛，而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隨時隨地稱念名號。我不再制定時間表，如果有時間，我就坐下來專門念佛；如果沒有時間，就只是「行住坐臥」相續念佛。上班路上，我耳朵裡聽著慧淨上人的佛號聲（我用手機播放佛號音訊）；下班路上，仍然如此。我洗碗時念

佛，洗澡時念佛，做家務時，還是念佛。

What a wonderful method! I feel relaxed because I know that I've solved the biggest problem in my life. No, it's not money, fame or health; it's the transmigration through the Six Realms of samsara after death! Thanks to the power of Amitabha's Great Vow, I'll be reborn in Amitabha's Land of Bliss, which is an unconditioned realm of nirvana, populated by great Bodhisattvas like Avalokitesvara, Mahasthamaprapta, Manjusri, and Samantabhadra.

這是多麼美妙的修行方法啊！我感到身心自在，因為我知道，自己已經解決了人生最大的問題。不是財富，不是名譽，不是健康，而是三界六道生死輪迴的終止！多虧了阿彌陀佛的本誓重願，我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是像觀世音、大勢至、文殊、普賢這樣的大菩薩所居住的無為涅槃界呀！

When I was relying on miscellaneous practices, it was different. I used to have a schedule: I need to recite this sutra, recite this mantra, do this, do that... I was putting pressure on myself because, on the Path of Sages, we need to progress constantly. Sometimes, when reciting sutras or sitting in meditation, I was experiencing so many afflictions that I worried my practice wouldn't even generate merit. I was always thinking that I needed to practice harder, study harder. Of course, I saw some results; when practicing mantras, for example, I would have dreams of Bodhisattvas speaking to me, but Buddhahood was still a far distant dream. And frankly speaking, I never take signs, visions or powers as signs of realization. What is the point of having some special ability if, at the end of our life, you fall into a bad destiny?

對比當初盲修瞎煉的歲月，真是冰火兩重天。那時我制定了複雜的時間計畫：必須誦這部經、持這個咒、做這、做那……不斷給自己施加壓力，因為聖道門中，修行人必須堅持不懈地勇往直前。當我誦經或打坐時，時常會經歷各種痛

苦，以至於憂心忡忡，擔心自己的修行根本沒有任何功德可言。我總是認為我需要更加精進地修行，更加努力地聞思。當然，這樣修行也取得了一點點效果，比如持咒時，我會夢到有菩薩對我講話，然而成佛的目標依然那麼遙不可及，恍如海市蜃樓一般。坦白而言，我從未將任何表像、顯現、神通當作證悟的標誌。就算具有某些特殊能力，在命終之時仍然要再次墮入輪迴，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On the contrary, the Easy Path is a simple and easy method that all ordinary people can practice. All can obtain rebirth and non-retrogression in this present life.

與此相反，易行道，顧名思義，是極其簡單易行的法門，所有凡夫都能做得到。只要專稱佛名，即可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NamoAmitabha!
南無阿彌陀佛！

- Edited by Jingxing 🌸



學法念佛往生定

文／佛舒居士

我虛度年華到三十七歲時（2010年底），才得遇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在此之前，是禪宗修《觀經》十三定觀及精持五戒修苦行的在家皈依弟子。所皈依的恩師，是樂山大佛寺的禪宗大德，教授我《楞嚴經》的觀心除魔之楞嚴大定。但是我情執深重陋劣徘徊，最後抗拒不了邪魔進攻而放棄修行，但走火入魔太深，心性大變。恩師慈悲轉而教我專念阿彌陀佛聖號，我想他覺得這是萬般無奈拯救我的方法吧。

2008年初，我把念佛當成修行固定的日課，放棄工作到山林裏安住念佛，下午日落西山時修觀（《觀經》十三定觀第一觀）。後來又道聽塗說，想精進念佛三年，剋期求生極樂世界，於是每天最少念三萬聲佛號，一般都能達到五萬或七萬。到2010年底，念佛總數已經超過六千萬了，但修十三定觀一無所獲。

2010年底，我突然心臟病急性發作倒下昏迷，十幾分鐘後醒來，驚慌

失措，留戀丈夫和女兒。但總算還能提起願生心，打電話給佛友們要求助念。

第一個電話打給了弘揚善導大師淨土思想的佛沁居士，她說：「你現在自己念佛，阿彌陀佛自然接你去極樂世界，你念佛那麼精進，還需要人助念嗎？」我一聽自尊心被挑起來了，就沒有再給佛友打電話來助念，而是交代好遺囑之後，哭哭啼啼提起正念，念佛求生淨土。

在我悲傷念佛十分鐘左右之後，阿彌陀佛如約而至來迎接我了！就在看見佛的那一瞬間，我心裏猶豫糾結並無歡喜，而是轉頭看向了心愛的丈夫，嘆著氣說：「佛來接我了，我要走了！」他一聽就哭了起來，我的心更亂了。就在這麼轉念間，阿彌陀佛隱沒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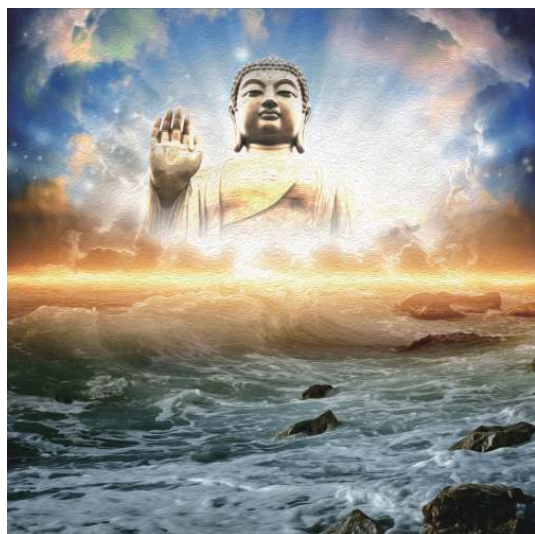
然後我們兩個哭哭啼啼又提起佛號，當時我就是怕下地獄而已，作為一個深信六道輪迴因果的人，在做二選一（下地獄或往生極樂世界）時，

還是保持了修行人應有的正念，但是我真的好想再多活幾年，和丈夫女兒相守。

就在我心生退悔不甘的時候，阿彌陀佛以一道紅色的強烈佛光慈悲照攝於我，讓我衰竭的心臟重新健康跳動。而我的猶豫糾結，讓我失去了一次往生極樂世界的機會，在深刻的後悔莫及中苟活至今。

所幸的是，在心臟病發作之後，我終於有福報因緣看到淨宗法師宣說的光碟《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在不分晝夜聽完《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之後，我五體投地悲泣雨淚，如獲至寶，歡喜無量！如乳燕歸巢，如遊子歸家，高興極了。我終於知道阿彌陀佛不是冰冷遙遠的一尊佛，而是我的慈父，我是佛的孩子！

在後來的歲月裏，我把弘願寺整套經書及淨宗法師的講解光碟恭請回家自學，並且把原來看過的幾箱經書全部寄出去結緣了。在讀完《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淨土宗判教史略要》時，我原來修行上許多迷惑都煙消雲散。善導大師淨土思想真的是千年以來聞所未聞的慈悲救度大法，顛覆了我所有的修行觀念！我終於理解了苦苦稱念多年的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的真實圓滿功德和內涵。雖然我過去念佛多年，但並不懂什麼道理，只知道和相信念佛能去極樂世界。也正是我的堅持念佛，今天獲得了往生決定的大福報！

2016年2月1日 

兩千年前的阿彌陀佛立像 銘文臺座

文／佛取居士



秣菟羅阿彌陀佛立像銘文臺座，1996年出土於印度戈文納賈爾，現收藏於印度秣菟羅博物館。

有學者認為，佛像的造像活動就起源於印度秣菟羅地區，此尊立像，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有紀年和銘文的阿彌陀佛立像。

從臺座立面所刻銘文得知，造像功德主為一富商之子，為供養一切諸佛故造阿彌陀佛像。推測此像約造於西元106年，屬於貴霜王朝（約一～三世紀）作品。

臺座上佛足旁有殘餘的舉身光，依稀可見蓮花裝飾，而蓮花素來即為代表阿彌

陀佛的象徵，更進一步確定該尊像佛名。

此像雖僅剩雙足和臺座，但銘文卻是瞭解貴霜王朝秣菟羅地區阿彌陀佛信仰的珍貴資料。

對於彌陀信仰，多數人以為是興盛於大乘佛教普行天下的中國，而對於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古印度，應該是湮沒無聞的，或者只是少數佛學大師的著作中才有所觸及，其實不然。僅通過此尊造像即可知，阿彌陀佛很早即作為普通平民生活中塑造並以此求取功德迴向的對象。

在那樣一個小乘佛法興盛的時代，曾有祖師作論弘揚大乘彌陀信仰嗎？

答案是肯定的。

歷史上的馬鳴菩薩是中天竺國人，與迦膩色迦王同時代，也就是生活在此尊雕像誕生的那個時代。

馬鳴菩薩在其著名的《大乘起信論》中將結尾處寫道：

復次，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往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

馬鳴菩薩把「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法門稱為如來之勝方便，並強調以專意念佛因緣，即可隨願得生淨土，不退成佛。此誠可謂整部《大乘起信論》的點睛之筆！以致後世追溯淨土法門的源頭，總是遠追到這位著名的馬鳴菩薩。

而馬鳴菩薩逝去二百年後，被譽為「釋迦第二」的龍樹菩薩出世。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等大量的大乘論典中，更是屢屢提及念阿彌陀佛、往生極樂淨土之事。而他本人更是一如佛在世時所懸記的——「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著名的《易行品》自不必說，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卷第九（釋初品中十方諸菩薩來）中記載說：

復有一國，有一比丘誦《阿彌陀佛經》及《摩訶般若波羅蜜》。是人欲死時，語弟子言：「阿彌陀佛與彼大眾俱來。」即時動身自歸，須臾命終。命終之後，弟子積薪燒之。明日，灰中見舌不燒。誦《阿彌陀佛經》故，見佛自來；誦《般若波羅蜜》故，舌不可燒。


這是一段記載史實的文字，可以說是歷史上最早的往生紀實了，通過這個故事可以知道，在那個時代前後，已經有很多人念《阿彌陀經》或持念阿彌陀佛名號了。

世事滄桑，看雲捲雲舒，當初出資為供養一切諸佛而雕刻這尊阿彌陀佛像的那位富商，大概怎麼也想不到，數百年後，在東方的一個大國，處處有阿彌陀佛像林立，念佛之聲更是盈於四海九州。

兩千年後的我們，凝視著這尊只剩下佛兩足和臺座的雕像，不由百感交集，遐思萬縷。曾經的臺座上的阿彌陀佛像該有多麼莊嚴，多麼攝人心魄？

看到佛像的雙足，更遙想起無量久遠劫前，法藏菩薩「從右脅生，現行七步，光明顯耀，普照十方，無量佛土六種震動」。他心懷對眾生的無限悲憫之情，足踩「千輻輪相」，「遊步十方，行權方便」，救眾生離水火，度群萌往彼岸，悲心殷重，無言能表，不禁讓人耳邊迴響起龍樹菩薩在《十二禮》中的讚偈：

稽首天人所恭敬，
阿彌陀佛兩足尊，
在彼微妙安樂國，
無量佛子眾圍繞。

當我們以至誠之心，虔誠膜拜在那臺座上僅存的雙足之下時，來自於阿彌陀佛的慈悲怎麼不會瞬間浸滿周身？而在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願力與威神功德攝受之下，我們的身心怎麼不會在剎那間柔軟如棉？歸投之念怎麼不會頃刻間堅如金剛？

穿越千年，為師作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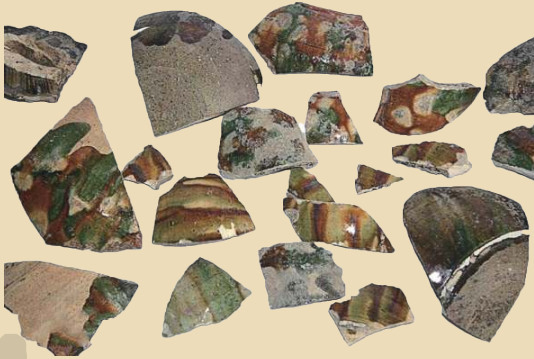
——記唐朝善導大師弟子包寶壽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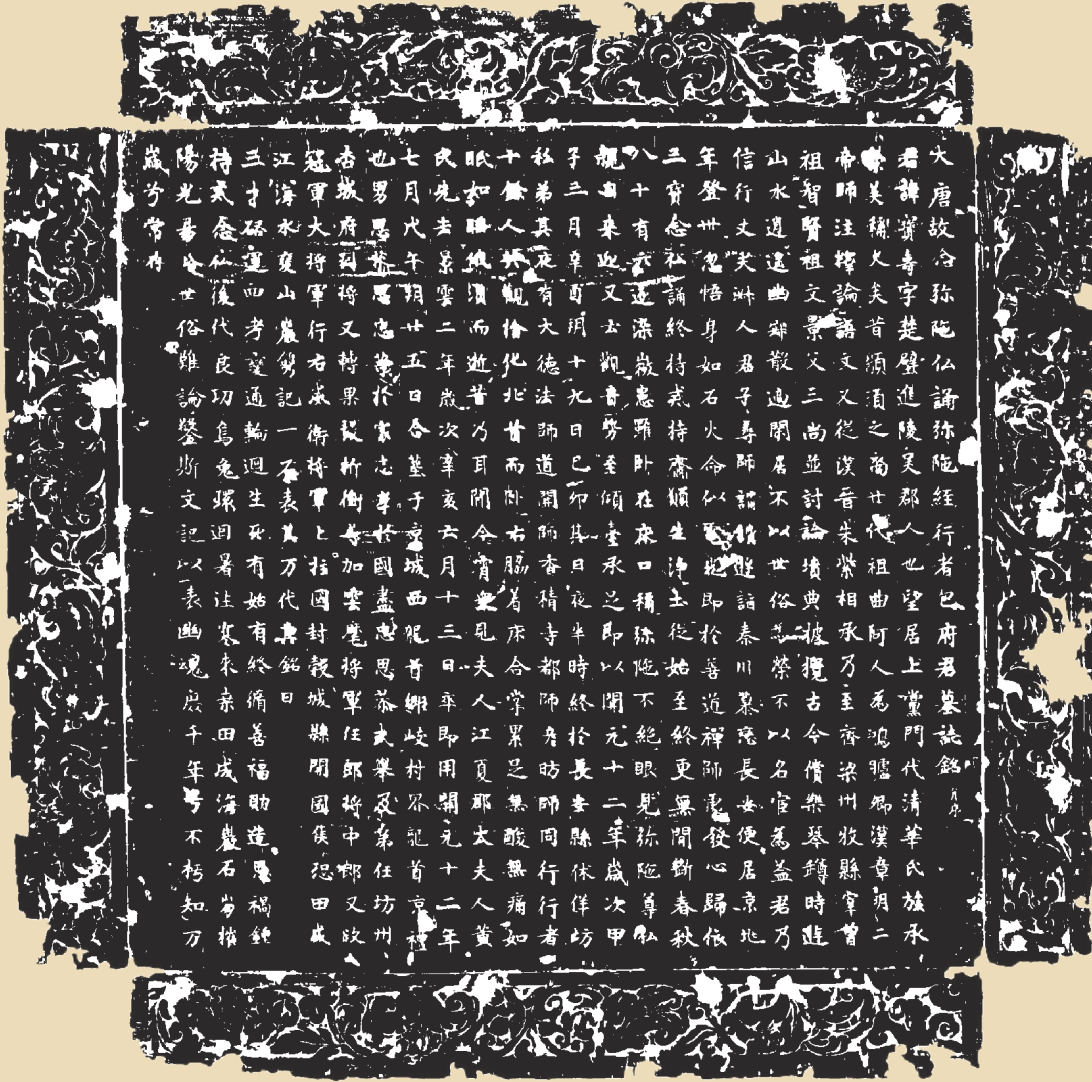
文／崔巍巍

1989年夏，西安市西郊遠東公司基建工地，考古人員對一座磚室穹隆頂唐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該墓葬早年已被嚴重盜掘，隨葬器物絕大多數遭到破壞，無法修復。但從出土的大量唐三彩碎片可辨認出是騎馬俑、伎樂駝俑、馬、駝等隨葬品個體殘片，且製作精細、色彩絢麗。從修砌規整的磚券墓室可以看出，墓主人身分非同一般。

墓誌出於墓室中部，顯然位置已被移動，未見誌蓋。誌石長57釐米，寬56.6釐米，厚7釐米。上銘楷書25列，每列24字。四周立面陰線鑿刻石榴、忍冬、蓮花等紋飾。

讓人們最為好奇的是，一般的墓誌銘大多將世間功名列在銘文之首，而這裡卻赫然刻道：「大唐故念彌陀佛誦彌陀經行者包府君墓誌銘並序」。





大唐故合祇陀伽陀經行者巴府君墓誌銘
 君諱寶壽字楚璧進陵夏郡人也望居上黨門代清華氏族承
 美輔火夫昔頌頌之高廿代祖曲阿人為鴻臚卿漢章明二
 帝師注釋論語文又從漢晉宋紫相承乃至齊梁州牧縣宰曾
 祖智賢祖文景父三尚並討論墳典披覽古今價樂琴鐻時遊
 山水遺遠幽僻散逸閑居不以世俗為榮不以名宦為益君乃
 信行丈夫矣洲人君子身師諸儒遊詣秦川慕隱長安便居京北
 年登卅九悟身如石火命似電泡即於善道禪師龍發心歸依
 三寶念私誦終持戒持齋願生淨土從始至終更無間斷春秋
 八十有六遠滌滌慮難臥在床口稱彌陀不絕眼見彌陀尊像
 親由來迎又去觀音勢至傾壺承之即以開元十二年歲次甲
 子三月辛酉月十九日巳卯其日夜半時終於長安縣休休坊
 私弟其夜有大德法師道開師香積寺都師房昉師同行者
 十餘人共觀捨化北背而卧右脇着床合掌累足無酸無痛如
 眠如睡俄頃而逝昔乃耳聞今竟見夫人江夏郡太夫人黃
 氏先去年雲二年歲次辛亥六月十三日卒即開元十二年
 七月戊午朔廿五日合葬于京城西龍首鄉岐村界記首京禮
 也男思恭思忠於家志孝於國蓋思恭思忠承家任坊州
 杏城府到將又轉果毅折衝等加雲麾將軍任郎將中郎又改
 冠軍大將軍行右威衛將軍上柱國封穀城縣開國侯恩田成
 江漢水復山巖勢記一石表其萬代真銘曰
 三才砥道四考交通輪迴生死有始有終循善福助造惡禍終
 持戒念仁復代良功鳥兔環迴暑注寒來赤田成海巖石尚橫
 陽光普照世俗難論鑿斯文記以表幽魂庶千年不朽知萬
 歲芳常存

觀察陪葬的器物，可知這位墓室主人的身分絕非一般，而這一行字卻只表明了他是個誦《彌陀經》、念彌陀佛的淨土行人。能將這一身分刻在墓誌銘文之首，不得不說墓室主人信仰淨土法門之誠、之深。

細讀後面的銘文才發現，原來墓室主人是唐朝淨土宗開宗祖師、彌陀化身善導大師的面授在家弟子包寶壽居士。

和善導大師同一時代的道宣律師在《續高僧傳》中曾這樣描述大師的弘化偉蹟：「士女奉者，其數無量」。

想來，包寶壽居士定是彼時崇仰大師高德、至心求生淨土的「無量奉者」之一吧。

時間推至西元638年，江蘇晉陵名門望族包氏家族慶添丁之喜，為男孩取名寶壽，字楚璧。

包氏家族久居晉陵，世人美誦已久。家族世代書香，人人博古通今，卻不熱衷為官為宦；他們逍遙閒居，寄情山水，撫琴賞樂，不以世俗榮華為意。包寶壽出生在這樣的家族中，書香繚繞，情閒趣逸，正直的品格和敏銳的思考力慢慢融入了他的氣質。

等待他的，是一個偉大時代的殊勝因緣，也是他個人的殊勝因緣。

這個時代政治清明，社會安定；這個時代君主皓皎，文武閃耀；這個時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個時代人才濟濟，群星璀璨；這個時代中外互通，夷狄來貢……這個時代，正是大唐「貞觀之治」。

在這樣的盛世裡，包寶壽逐漸長大。秉承家風，青年時期的包寶壽已成長為「信行丈夫、淑人君子」。和祖上一樣，他開始遊歷山水。

行至秦川時，他被當時世界中心長安城的魅力深深吸引。朱雀大街的大氣與繁華，平民百姓的喜樂與安和，各國來朝的自信與從容，鱗次櫛比的店鋪、琳琅滿目的商品、文臣武將的卓著功勳、太宗的英明果決，都令他神往，他決意在此定居。

然而，當一切新奇變為熟悉，繁華轉瞬寂滅，目睹無常與幻滅的包寶壽被內心漸漸升騰的不安纏縛著、驚擾著。

人生短短數十載，不過如電光火石。光火閃滅，是否是終點？如果人死並不如燈滅，何去何從？如果來世為人，何以安穩利樂？如果榮華富貴不得長久、不可貪戀，那麼人的一生該怎麼度過？什麼才是真正的價值？什麼才是究竟圓滿？……

幸運的包寶壽，不久就得到了時代送到他面前的答案。

唐朝初年，佛教的黃金時代，三世因果觀念已被廣泛接受。而當時的長安城，更是因得益於善導大師的教化而出現「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的念佛盛景。此時的長安，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屹於世界之巔，但遠不抵其滿城斷肉、處處佛聲、儼然佛國的莊嚴所帶給後世的功德。

年輕，卻批古閱今、識見高遠的包寶壽，受善導大師的念佛德風之吹，怎能不當下偃伏於地？

歸去來，魔鄉不可停！

曠劫來流轉，六道盡皆經。

到處無餘樂，唯聞愁嘆聲。

畢此生平後，入彼涅槃城。

善導大師振聾發聵的呼喊無異於響雷掣電，震醒了尚在惶惑不安的包寶壽。大師念一聲佛便口出一道光，祥瑞如此，更是讓這位年輕人徹底驚服。

西元668年，包寶壽30歲，這一年，他在善導大師座下皈依。

不難想像，包寶壽日日捧讀善導大師才落筆不久的《觀經四帖疏》《觀念法門》《法事讚》，法喜充滿；不難想像，包寶壽循著善導大師「必得往生」「定得往生」「易得往生」「專復專」「唯覓念佛往生人」等諸多斬釘截鐵、毫不含糊的教示，專稱名號，願生淨土，「從始至終，更無間斷」。

也不難想像，包寶壽或曾親睹善導大師揮毫潑墨，成《西方變相圖》以教世人，抄《阿彌陀經》以贈有緣。

西元724年，包寶壽已經年過86歲，此時，他已經抱定一句名號有56年之久。即使這一年他已經臥病在床，仍舊口念彌陀，聲聲不斷。

彌留之際，他告訴家人，阿彌陀佛親自前來迎接他去西方極樂世界，又說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親自將蓮臺送至面前，讓他踏上蓮臺。

於是，他「北首而臥，右脅著床，合掌累足，無酸無痛，如眠如睡，俄須而逝」。

當晚，有道開法師、香積寺都法師、彥昉法師等同行十餘人，在場見證了包君的往生。這些法師，很可能是和善導大師十分熟稔的，甚而是大師的親傳弟子亦未可知。

這份數百字的墓誌銘，就是一篇十分完整而生動的念佛往生紀實啊！

亡者及家人大概也想借此方式啟發後人信學淨土之心，特留此銘文為墓誌。「庶千年兮不朽，知萬歲兮常存」，普通人多借碑銘表功，念佛人卻意在讓後人同獲解脫大益！

極樂須臾頃，世間已千年。

時空推移至二十一世紀，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革的中國，正如千年之前，又是一個太平盛世，淨土宗大潮再次滾滾而來。伴隨著善導大師著作從東瀛回流祖國，研習大師淨土著作蔚然成風，崇信大師的念佛人日漸增多，大師的魂靈似又復活一般，誠如古人言「萬代之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而大師的弟子包寶壽的墓誌銘重現於世，除了為人們證實彌陀本願不虛以外，更是穿越了千年，為其師善導大師教化之廣博無極提供了極為生動的佐證！

附：包寶壽墓誌銘文

銘文內容：

大唐故念彌陀佛誦《彌陀經》行者包府君墓誌銘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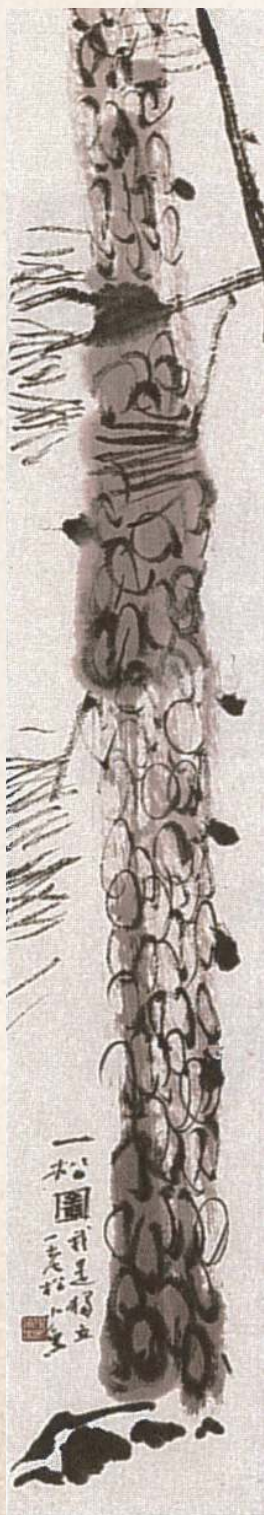
君諱寶壽字楚璧，進陵吳郡人也。望居上黨，門代清華，氏族承榮，美稱久矣。昔顓頊之裔，廿代祖曲阿人，為鴻臚卿，漢章明二帝師，注釋《論語》，文又從漢晉，朱紫相承，乃至齊梁州牧縣宰。曾祖智賢、祖文景、父三尚並討論墳典、披覽古今，賞樂琴罇，時遊山水，逍遙幽寂，散適閑居，不以世俗為榮，不以名宦為益。

君乃信行丈夫、淑人君子，尋詩講讀，遊詣秦川，慕戀長安，便居京兆。年登卅，忽悟身如石火、命似電光，即於善導禪師處發心歸依三寶，念佛誦經，持戒持齋，願生淨土，從始至終，更無間斷。

春秋八十有六遂染微患，雖臥在床，口誦彌陀不絕，眼見彌陀尊佛親自來迎，又云觀音勢至傾臺承足，即以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月辛酉朔十九日己卯其日夜半時終於長安縣休伴坊私第。其夜有大德法師道開師、香積寺都師、彥昉師、同行行者十餘人共觀捨化，北首而臥，右脇著床，合掌累足，無酸無痛，如眠如睡，俄須而逝，昔乃耳聞，今霄眾見。

夫人江夏郡太夫人黃氏先去景雲二年歲次辛亥六月十三日卒。即用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廿五日合葬于京城西龍首鄉岐村界。龍首京禮也。男思恭、思忠等於家志孝，於國盡忠，思恭武舉及第，任坊州杏城府別將，又轉果毅、折衝，尋加雲麾將軍，任郎將中郎，又改冠軍大將軍行右威衛將軍，上柱國，封穀城縣開國侯。恐田成江海、水變山巖，鑄記一石，表其萬代。

其銘曰：三才啟運，四考變通；輪迴生死，有始有終；修善福助，造惡禍鍾；持戒念佛，後代良功；烏兔環迴，暑往寒來；桑田成海，巖石崩摧；陽光易昏、世俗難論；鑿斯文記，以表幽魂；庶千年兮不朽，知萬歲兮常存。🙏



老土解讀 小魚作畫

一松圖

題句：我是獨立一老松。

不禁會心。松愈老愈蒼勁。

何時人老如松老，即稱老人是老松。

獨立是老松，群立為松林。🌸

佛牌放光

文／張玉銀

我丈夫米文台於二年前皈依佛教，親近淨土宗教團，每日虔誠做早晚課，一心念佛，並鼓勵我接觸佛法，希望我也早日皈依。但因個人業障較深，不信佛法，不想早日皈依。

2014年初，他前往台南淨土宗念佛會，請了很多淨土宗相關佛書、念珠及南無阿彌陀佛的佛牌回來後，發給他身旁的有緣人，藉此將念佛法門介紹朋友、同事，勸大家學佛念佛。並要我將佛牌掛在身上，說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佛牌會放光，掛在身上可保平安。

我當時沒接受，認為這佛牌只不過是鐵片做的，怎會放光？我才不相信，會放光那是佛書上說的事。因此便將他給我的佛牌隨手掛在房門內側的喇叭鎖上，不去注意它。哪知，幾天之後，約晚間七時，當我進入臥房找東西時，無意間手碰到掛在喇叭鎖的佛牌，瞬間從佛牌放出光明，光明立刻遍滿整個房間，猶如白晝，我頓時非常驚訝！幾秒鐘後，光明逐漸消失於佛牌中。啊！我丈夫說佛牌會放光，竟然是真實的，我不能不相信了。

在此當下我深深感受到「蒙佛光攝」的滋味，心中充滿無比的法喜，趕快將所見告知丈夫。我深知為了讓不信的我啟發信心，慈悲的阿彌陀佛將其佛牌放光於眼前，讓我體會阿彌陀佛是一尊無量光、無量壽的佛。我在阿彌陀佛前發願，自此時起，要一心專念南無阿彌陀佛，不再懷疑，不再三心二意，也不會雜學雜修，只學村姑愚婦盡形壽的念佛。

彌陀放光來勸信，要信彌陀大願力；
大願就在六字裡，誰信六字得大利。
深信就莫再懷疑，一聲一聲念下去；
時到我必來接你，與佛菩薩在一起。

2015年11月1日 

念佛報親恩

文／台南 林小姐

一〇四年（2015）二月二十五日，剛過完農曆年假的第二天，我正忙於公司的晨會。突然，接到妹妹的來電——母親過世了。當下，我心如刀割，因為我失去了疼愛我的母親。

母親患有糖尿病，長年來進出醫院，亦經歷數次的手術治療，但仍不敵病魔侵襲。

接到消息後，我便匆匆返家，欲見母親最後一面。正當我交代好工作要離開辦公室時，我的客戶淑秀姐來電了，淑秀姐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時常勸我念佛，並與我分享阿彌陀佛的慈悲。悲傷的我，在電話中聽到她的聲音，就跟她提起母親早晨過世的消息，淑秀姐一聽，就趕緊要我轉告我的家人，請他們在母親身邊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祈求阿彌陀佛蓮花接引母親至西方極樂世界；並且要念佛至少八個小時以上，而且千般叮嚀要大家不許流淚，以免讓過往的母親放心不下，而無法安心地隨阿彌陀佛至西方極樂世界。除此之外，淑秀姐亦提醒我一些需注意的事項，

她及時的善心，讓我非常感動，也得到了安心。

當我急忙趕回彰化家中時，第一件事便是詢問我的家人是否有依著我在電話中的交代，守護在母親身邊念佛？當時我的家人告訴我，母親剛過世時，嘴巴是張開的，但隨著家人的念佛，母親的嘴巴在佛號聲中竟然慢慢地閉合了，而且面容非常安詳，看起來似乎只是進入深深的睡眠之中，而且身上散發出一股淡淡的香味，而這樣的香味，舒服的無法形容。

母親的種種瑞相讓我的家人嘖嘖稱奇，驚呼這句名號不可思議。

我靜靜地看著母親，回想起過去母親對我的關愛，心中不捨的心情更加濃厚，但為使母親能到更好的地方，我只得忍住淚水為我母親念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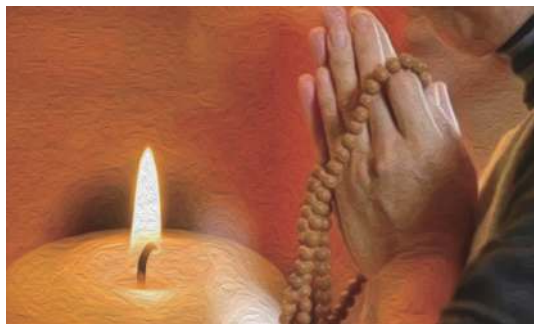
喪禮過後，某天晚上，在睡夢之中，我看見我的母親告訴我，她說：「腳上只剩下兩個小水泡，抹藥就好了。」因為我的母親在生前，因糖尿病的緣故雙腿截肢，而這樣的病苦讓她飽受折磨，但夢境中母親已有了雙

腳；又過了幾天，我的母親又出現在我的夢中，而這一回，她的雙腳已經完全恢復健康，亦可起身站立，看著母親健康的模樣，讓我欣喜若狂，夢醒之後，連忙告訴我的家人。

也許是念佛與思念母親的緣故，讓我不僅在夢中見到我的母親。又有一回，在母親百日之時，我正搭著火車返家祭拜。當我在火車上稍作休息之時，車廂門打開了，我看見我的母親走進車廂來，向我展開雙臂，迎接我回家。而當時母親的容貌，就如同兒時記憶中，母親年輕時的模樣，衣著非常地端莊美麗，笑容非常地慈悲和藹。我的母親展開雙臂擁抱著我，長期以來的思念，讓我在母親的懷抱中眼淚瞬間潰堤。

我非常感恩我的母親，她一生辛勞，只為扶養子女長大成人，但當我們有能力孝養她時，她卻已離我們遠去，所謂「子欲養而親不待」不就是如此嗎？因此奉勸大家務必及時行孝，報答母恩。

感恩彌陀慈悲，知道女兒對母親的思念，因此讓母親現身令我安心，亦感恩淑秀姐的熱心，讓我懂得念佛幫助母親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感恩阿彌陀佛。



後記：

幾個月後，我有一位客戶正巧向我提起她母親過世的消息，因此，我便以自身的經歷，告訴她一定要為她的母親念佛。我的客戶接受了我的意見，回去便為她母親念佛，然名號功德不可思議，她的母親嘴巴漸漸地閉合，而她亦看見一縷輕煙從母親的身上飄起，之後便飄散無蹤，這樣的景象令她非常激動，但她忍住淚水，就怕她的母親放心不下，而我也不斷地勸她要持續念佛，就如同當初淑秀姐給我的幫助一樣，我希望這樣的善心能持續傳承，也希望大家都能宣導念佛的好處，讓身心都有所皈依，南無阿彌陀佛。

104年12月25日 

癱瘓失憶七年後 預知時至三天前

述／肖雲居士 記／果強居士

肖雲居士，湖北武漢人，1995年皈依，學佛十分虔誠，誦《地藏經》常有不可思議的感應，因此對《地藏經》很有信心，堅持每天念一部，已經有很多年。自己的小家庭十分美滿，兒女孝順，先生對她學佛也很理解。

肖居士的父親2000年因病去世，母親獨自生活，由於過分悲傷，身體每況愈下，晚年患上了心臟病和糖尿病。由於長期抑鬱，2004年又患上了帕金森症，記憶力大大減退，生活已經不能自理。

肖居士是家中的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一個妹妹，兄妹們經過商量，把母親輪流接到家裡照顧，一個月一輪換。這樣持續了一年多，母親的病情卻更趨嚴重：由於嚴重的糖尿病，她已經不能下地；失憶的情況也愈來愈糟糕，甚至已經不能認識自己的子女。

看到這一切，肖居士十分悲傷。

在誦念《地藏經》之餘，她想到：光目女和婆羅門女救度母親的誠摯孝心能感得佛的現前，靠佛的力量把母親從地獄中超拔出來。而自己的母親年輕的時候為我們這些兒女吃盡了苦，現在她老了，我能夠為她做什麼事情呢？起碼不要讓她受顛沛流離之苦了吧！於是就和先生商議，自己從單位內退下來，把母親接到家裡長住以便照顧。一來其他兄妹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繁忙，照顧母親多有不周；更重要的是，她想讓母親皈依佛門，得到佛的救度。肖居士的先生對於她的想法表示完全支持，2006年母親輪換到她家以後就不再到其他兄妹家去了，由肖居士一家精心照料。

為了開導母親，肖居士可謂絞盡腦汁，趁著母親不太糊塗的時候，給她講佛教的故事，講佛的功德，對著她念《地藏經》，讓母親認真聽。

然而這一切效果都不太理想，母親的身體狀況也愈來愈差，大小便已

不能自理，失憶症愈發嚴重，有時竟然連肖居士都不認得了，甚至罵她，說肖居士要害她。

本來照顧年邁的母親就已經讓她十分吃力，雖然她沒有一句怨言，但心裡也十分難過。想到母親神識如此昏昧，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才能讓她醒來？

一個偶然的因緣，一位居士到她家共修，看到這種情況，叫肖居士自己念佛，同時也教母親念佛，並告訴她說講故事、念經都太長，老人家記不住，不如佛號簡單又直接。更重要的是，鑑於她母親的健康狀況，應該考慮往生的大事。

於是肖居士就教母親念佛，和她講佛的恩德，說多多念佛您的病就能好起來，並且自己和母親一起念佛，放念佛機給母親聽，家中佛號不斷。

肖母在清醒的時候，還能跟得上她的節拍，到了後期，連說話都不大利索，跟著肖居士只是「阿阿」地叫。肖居士問她：「你可是要念阿彌陀佛？」母親吃力地點點頭。肖居士說：「那您就跟著我默念，默念的功德是一樣的。」

期間，其他兄妹也常來肖家看望母親，肖居士趁機對他們宣揚佛法和淨土法門，她的姐姐和妹妹被她真誠的心和無私無畏照顧母親的孝行所感

動，也皈依了三寶，只有大哥由於早年在部隊的工作經歷，還沒有什麼信心。

2008年5月，癱瘓了七年之久的肖母突然能下地了，而且認出了自己的女兒，母女抱頭痛哭，母親說：「孩子啊，這些年苦了你了！這些年我都在哪裡呀？我怎麼生活在污穢之中啊？……這些年多虧了你啊，孩子，三天以後我就要走了！」

一聽母親的話，肖居士淚流滿面，悲喜交集：喜的是，阿彌陀佛的願力終於在母親身上起作用了，母親清醒了；悲的是，養育陪伴了自己四十多年的最親愛的人剛剛清醒了就要離她而去。

她通知兄妹三人前來為母親送行，並和其他佛友約好到時念佛送母親。果然在三天之後，母親在佛號中沒有任何病痛、安詳地往生了，臨終還囑咐肖居士不要牽掛，好好念佛。在場的人看到無不歎為稀有。

肖母的遺體在家停留了三天，五月的武漢，天氣已經有些炎熱，她的身體沒有一點異味，容貌如生，面目紅潤，四肢柔軟，彷彿睡著了一樣。之後殯儀館的人來了，看到肖母的遺容，不禁驚歎：「我工作二十年了，還沒看到走得這麼好的，真的不像是死人啊！」



更神奇的是，在到殯儀館的路上，梵樂滿空，非常清晰悅耳，還有陣陣奇異的花香，不信佛的大哥還以為是家裡其他人請來了樂隊，事後問到肖居士，才真正相信了這不可思議的一幕。

遺體火化後得到了很多五顏六色的舍利花，在上大學的女兒（她並不信佛）當晚夢到姥姥在天上的彩雲裡對她微笑，長得很漂亮，也不是老相。

肖母往生前後種種不可思議的現象，感化了很多人來學佛，也增強了肖居士對淨土法門的信心：不論我們眾生的業力的大小，念佛功夫的淺深，只要具足信願，阿彌陀佛對於每一個眾生都是平等、無條件地救度。

（2016年1月25日）

葫蘆娃 成佛記

文／佛依居士（向榮）

葫蘆娃，
我唯一的孩子，
名叫李豪斌，生於
1998年11月20日。

兩歲半時，葫蘆娃準備進幼稚園，卻被查出肝功能異常，每天含著淚吞咽一堆堆苦藥。

四歲那年，他先是走路不穩，無法跑跳，摔過上百次跤，漸漸地，全身肌肉無力，蹲起困難，上下樓梯要扶欄杆，跌倒後不能起來……

2004年6月，醫生確診葫蘆娃得的是惡性型（DMA型）進行性肌營養不良症：「孩子會在九到十二歲之間癱瘓，最多活到十七八歲。這病是世界級絕症，無法治癒……」

我們全家跑遍了北京、深圳、珠海、石家莊……求醫問藥，覓專家找教授。

三年級的時候，葫蘆娃的身體愈來愈弱，連幾米遠的衛生間都走不

到。有一天，
他無奈地說：
「媽媽，我真的走
不動了。」

從此，美好歡樂的校園生活成為了葫蘆娃心中永遠的回憶……

眼睜睜看著自己唯一的孩子緩緩倒下，做父母的心如刀割，決定再跟命運搏一把。2008年7月，我們帶著葫蘆娃從深圳趕赴瀋陽某軍醫院，做骨髓培植幹細胞移植術。

然而，痛苦的手術過後，沒有奇蹟。

我的心徹底碎了，在絕望中不住地歎息：世界之大，怎麼就沒有拯救孩子的靈丹妙藥呢？！

2008年7月27日，葫蘆娃出院了，我們帶著葫蘆娃回到了山東老家——長島。

來長島的第三天，兩位非親非故的老人來看望他。老爺爺姓趙，法名

佛緣；老奶奶姓施，法名佛護。兩位老人帶來了佛卡和兩本佛書——《走近佛教》和《念佛感應錄》，還一字一句地教葫蘆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他們給葫蘆娃講解佛法，告訴他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會救他脫離苦海……

趙爺爺和施奶奶常常來看望葫蘆娃。慢慢地，我們瞭解到了娑婆世界生死無常、人命就在呼吸間的真理，瞭解到了罪惡凡夫業報因果的悲哀與痛苦，瞭解到了六道輪迴之苦和生死解脫的唯一出路，我們懂得了淨土法門是阿彌陀佛無條件救度眾生的法門……

在茫茫苦海中漂泊的我們終於遇到了救星，小小的葫蘆娃，滿懷喜悅地撲進了阿彌陀佛的懷抱，在阿彌陀佛的慈悲呵護下，不再無助，不再懼怕病魔的吞噬，勤奮地念佛，堅信慈父一定能把他救出苦海，帶回極樂淨土。

葫蘆娃說：「要是早點認識佛教，早點走進淨土法門就好了！這樣我就可以告訴那些和我一樣患病的小朋友，讓他們也來稱念六字名號，該有多好啊！」

2009年4月的一天，我從街上買

回一隻剛孵出不久、身上帶有漂亮色彩的雞寶寶，葫蘆娃甬提有多高興了。可是，沒多久，雞寶寶變得無精打采，最終倒下了。葫蘆娃很傷心，叫我將雞寶寶擺放在床頭邊的小圓桌上。他為雞寶寶做了開示，然後獨自一人念起佛來：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足足念了一個小時。

助念結束後，我伸手去拿雞寶寶的時候想用紙盒埋掉時，覺得手裡拿的不是雞寶寶，而是一團棉花，我甚至懷疑雞寶寶還活著。

葫蘆娃見狀，高興地叫道：「媽媽，雞寶寶往生了！它去極樂世界了！」當天夜晚，葫蘆娃做了一個夢，夢見了菩薩坐著蓮花。



2009年的清明節，我做了一個夢。在夢裡，我看到過世的父親一副無助可憐的樣子……

葫蘆娃對這個夢做了分析：「媽媽，外公肯定在受苦，碗裡空著，連吃的都沒有，太可憐了。外公託夢是來求助咱們的，那咱們告訴外公念佛，念佛就不會再受苦了，佛能救外公的。」

我們一起念了一炷香的佛號，迴向給外公，葫蘆娃和我分別給外公寫了一封信，告訴外公稱念六字名號，讓阿彌陀佛接引他去西方極樂世界。

2009年5月，葫蘆娃對我說：「媽媽，我想把自己的壓歲錢寄給弘願寺助印書，然後再請些淨土宗書。」我冒昧地給淨宗法師寫了一封信，然後以葫蘆娃的名義將錢附上。

不久，我就收到了弘願寺寄來的包裹。除了請的法寶外，還多了好幾本小孩子易讀、易懂的書——《佛教故事》《美德故事》《人生故事》《歷史故事》《因果故事》和《輪迴故事》。葫蘆娃如獲至寶，把閱讀佛書當成了每天的必修課。

雖然，葫蘆娃的病情在天天發展，但他從不在乎；雖然葫蘆娃每天吃著非常簡單的粥、麵條和素菜，但

他從不挑剔；雖然，葫蘆娃穿著樸素，多數衣服是我改製或縫補過的，但他從不嫌棄。樂觀的葫蘆娃總是那麼自信，那麼歡喜。正如他自己的格言——把臉朝向陽光，你就不會看到黑暗。

這陽光，是淨土宗書籍給予的啟迪和指引，是六字名號的攝護和呼喚，是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

2009年11月20日是葫蘆娃的生日，他主動告訴我他的心願：「媽媽，從今以後，我的生日不要過了，也不要買生日蛋糕了，把錢寄給弘願寺吧，這是給我最好的生日禮物。」

因為念佛，小小的葫蘆娃有了滿滿的陽光；因為念佛，葫蘆娃的陽光也溫暖了他身邊的人，比如給爸爸媽媽上佛教課，比如給小病友寫信，比如盡力幫助我們能幫助的人。

2008年7月間，葫蘆娃在瀋陽某軍醫院住院時，認識了一位比他大三歲、患同樣病的四川農村小病友——張西。葫蘆娃心中一直念念不忘這位小病友，在2010年新年來臨之際，葫蘆娃給張西寄去了淨土宗的書和佛卡，還寫了一封充滿深情的信：「張西，讓我們一起稱念六字名號『南無阿彌陀佛』吧！佛定會保佑我們平

安，佛定會加持我們力量，佛定會拯救我們的！」

2011年4月15日，葫蘆娃帶著感謝信和錦旗，第一次坐上慈善機構捐贈的矯正椅，來到了他日夜思念的母校。

葫蘆娃回母校的消息不脛而走，深圳《寶安日報》、深圳電視臺都報導了此事。

在深圳期間，關心葫蘆娃的人非常多。有外道的傳教者登門拜訪，但葫蘆娃都不為所動，任憑對方怎麼說、怎麼勸，他都保持雙唇緊閉，兩隻大眼睛望著天花板，就像被點中穴位定住了。

她們走後，葫蘆娃說：「我在心裡念佛呢，不想聽外道。趙爺爺不是告訴過我們嗎？不近外道，防止退失。」

為了安靜地念佛，我們回到長島。又一年秋天，突然一天，葫蘆娃因胸悶、無力吐痰、呼吸急促住進了長島人民醫院。主治醫生坦言：葫蘆娃隨時會有危險，望有思想準備……

當死亡一步步逼近葫蘆娃時，這個十四歲的孩子卻表現得平靜坦然，每天充滿信心地堅定念佛、學佛，靜待死亡。

給他翻身、抬手、洗臉、喝水、餵飯等，每做一個動作，一件小事，他都會和我們異口同聲念佛號，似乎不是我們在幫他翻身抬手、洗臉餵飯，也似乎不是葫蘆娃在獨自受疼受累……

出院後不久，葫蘆娃的爸爸聽同事說，北京有家醫院能治葫蘆娃的病，商量要不要帶葫蘆娃去看看……

葫蘆娃會怎麼說呢？誰知，我剛開口說明，葫蘆娃便不假思索、一臉堅定地說：「媽媽，我這是業障病，不用看了。與其折騰，不如在家念佛吧。」

隨著病情的發展，葫蘆娃的脊柱嚴重變形傾斜，一旦坐立，就要忍受身體骨骼錯位帶來的劇痛。葫蘆娃只得天天與床為伴——躺著吃飯、喝水，躺著寫日記，躺著念佛，躺著讀淨土宗的書……乏了，就看看窗外那片有限的天空……

除了爸媽外，他接觸最多的人就是趙爺爺和施奶奶，兩位老人精力充沛、博學多識，給少年講解彌陀慈悲的救度；這個少年平日裡積累各種疑問，熱切盼望老人來一一解答。

葫蘆娃總覺得自己與長島、與趙爺爺和施奶奶、與淨土宗法門之間，

有著不尋常的緣分——自己不生病，怎能來長島？不來長島，怎能相遇趙爺爺和施奶奶？沒有相遇，怎能聆聽到佛法救度？怎能收穫六字名號的特殊禮物？一切都是因緣所定，都來自阿彌陀佛的慈悲安排。

2013年9月23日早上七點鐘，葫蘆娃醒來後，照常念佛，之後，由爸爸代替我為他做每天的被動鍛煉操。

八點半，支起枕邊的《無條件的救度》，準備開始早飯前的早讀。八點三十五分，臥室突然傳來顫抖的呼喊聲：「你快過來呀！看葫蘆娃怎麼了？」我箭一般衝進臥室，撲到床前，只見葫蘆娃的雙眼正緩緩閉上……

親愛的葫蘆娃，面對死亡，你如此坦然，如此安詳，沒有一絲憂慮，沒有一絲痛苦，沒有一絲眷戀，輕輕鬆鬆地回了故鄉……

下午四點鐘，在葫蘆娃身邊助念的趙爺爺看到香爐裡的香呈蓮花狀，就拿手機拍了下來。然後把手機裝進褲兜，繼續念佛。猛地，他隱隱約約聽到一種奇妙的音樂，像一個龐大的樂隊在演奏佛樂，但又不同於臥室平時播放的六字名號佛樂。這佛樂由遠及近、從高到低，好像在樓上，又好



像在窗外的上空，盤旋飄蕩，難定方位……

趙爺爺一邊念著佛，一邊豎耳聽，尋覓著可能發出這奇異聲響的地方。當目光落到自己身上時，他突然聽到自己褲兜裡的手機似有響聲，急忙拿出來仔細聽——啊，空中的佛樂怎麼跑到手機裡了呢？

趙爺爺大惑不解，老式的老年手機，沒有播放音樂的功能，咋來的這麼好聽的佛樂？啊！這是「天樂鳴空」吧！是阿彌陀佛來接葫蘆娃了！

下午四點四十分，八小時已到。給葫蘆娃穿衣前，趙爺爺試摸了一下葫蘆娃的頭頂，有熱氣不斷湧出。當我輕輕托起葫蘆娃的頭，像平時那樣給他穿衣服時，一種意想不到的柔軟讓我心頭為之一顫。葫蘆娃的頭非常靈活，身子軟綿綿的，竟沒有一絲僵硬，甚至比平時還柔還輕。


按長島風俗，前三天是「圍墳」的日子。回到家，我去做飯，愛人突然急促地跑來，把他的手機伸到我面前：「你快看看，這是怎麼回事？」我看了一眼，是剛才在山上拍的。

墓地周圍有忽隱忽現的金光，一團團的。一會兒上，一會兒下，不停地遊動；還有大大的、美麗的彩環從

天而降，籠罩著整個墓地；還有從墳頭上衝下來、像火箭般的金光；墳上的三個花圈也變得奇異光亮；趙爺爺的頭部，孟阿姨和我身上，也有金光游來遊去……

我們連忙請來趙爺爺，他看了兩遍錄影，連連稱讚：「好啊，好啊，這是『金光躍動』。阿彌陀佛的光明太不可思議了！葫蘆娃定是往生極樂世界了！」

葫蘆娃，佛保，你是阿彌陀佛的乖孩子，阿彌陀佛的憐愛、疼愛、關愛、厚愛、博愛、慈愛，早已融進了你的生命，融進了你那自豪的法名裡。在阿彌陀佛的國度，有阿彌陀佛的陪伴，你將過得超凡甜蜜，你是天下最幸福的孩子！

（2016年2月1日）

念佛公雞往生記

《動物往生佛國記》「倓虛老法師佛七開示」

白話／釋淨開 繪圖／巫麗雪

【念佛感應】



1. 寬綽的廟庭靜悄悄的，四周的蟲兒也靜悄悄的。



2. 一隻大公雞在廟庭站定，一鼓作氣，喊破了沉睡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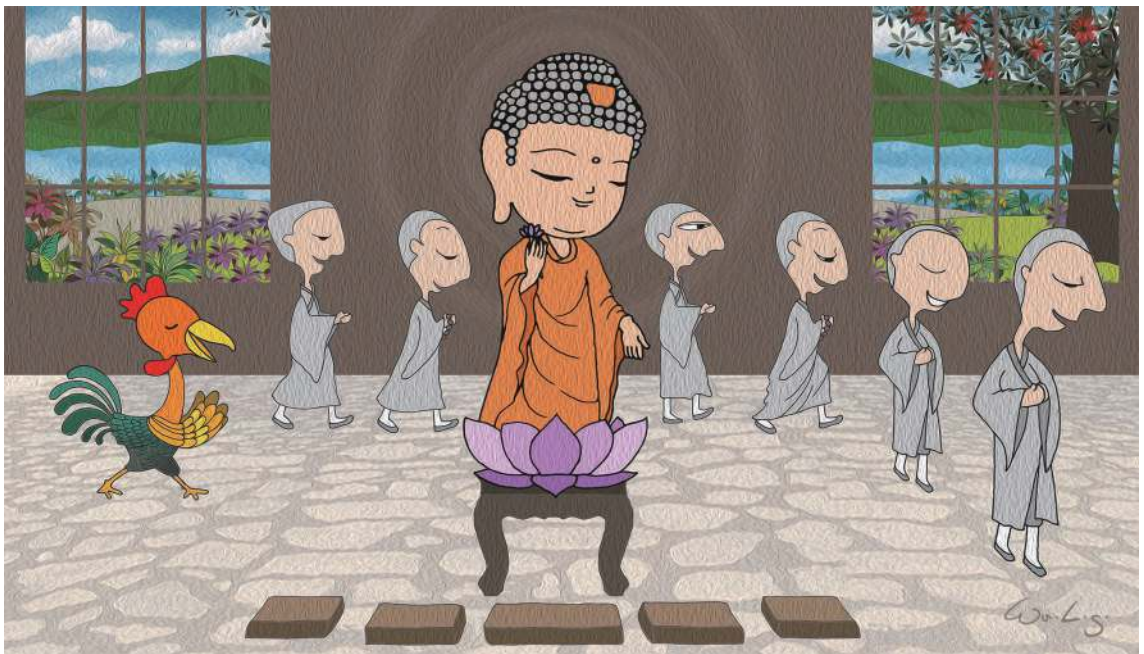
3. 響亮的鳴叫，直貫到耳朵裡，催促大家開始一天的念佛生活。



4. 師父們排班列隊進大殿，大公雞搖頭晃腦地也跟進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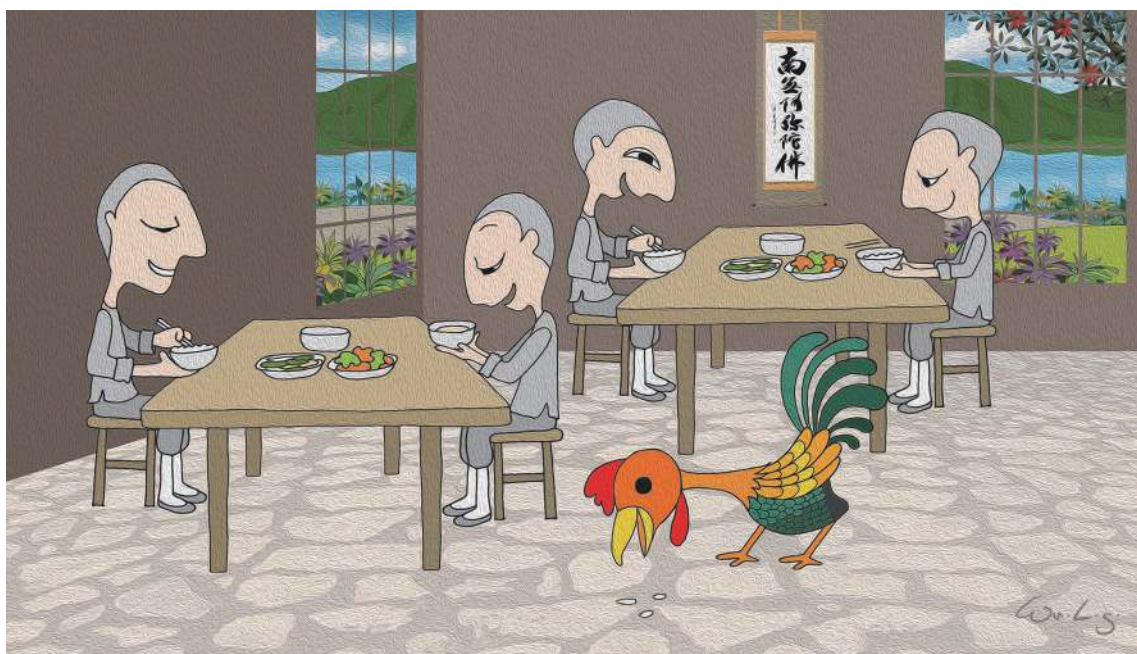
5. 大家在繞佛，牠尾隨著，有模有樣的。



6. 大家念佛，牠嘎巴嘎巴，和著韻調一起唱。



7. 大僧鞋一步，小掌子一步；大僧鞋再一步，小掌子再一步……



8. 那邊吃飯過堂，牠還跟，專吃地上的飯粒，一點也不讓福報漏掉。



9. 有一天，大眾念完佛都繞出來了，牠不肯走。
一位師父說：「你怎麼還不走啊！念完佛要鎖門了。」



10. 大公雞來到佛桌前，一動不動，仰著脖子，大叫三聲。



11. 師父近前一看，大公雞往生了，站著往生了。



12. 動物不是我們盤裡的菜，牠們充滿靈性，有緣遇到念佛，也都能往生。

念佛癒病免車禍

口述／佛麗居士 整理／佛茹、佛供

命運多舛

我叫段桂麗，法名佛麗，今年四十五歲，是內蒙古興安盟突泉縣太平鄉三道溝村人，是以種地為生的農民。

我九歲時得了哮喘病，這病伴隨了我前半生；成家後又得了子宮頸腫瘤，雖然切除，但嚴重的哮喘病，讓我連洗碗這樣的簡單家務事都做不了，更不用說洗衣做飯了。

學佛的好心鄰居說我是業障病，我不相信，多方尋醫問藥，醫院治不了，就找仙家看，後來也曾被病魔折磨得必須奉仙給人治病。醫院也好，仙家也好，都無法減輕我的病痛。

為了治我的病，本就不寬裕的家，弄得入不敷出，負債累累。看著丈夫整天愁眉苦臉，我更是身心疲憊，生活到了窮途末路。

2007年的一天，我下定決心，一狠心吞了一百片去痛片，二十多片安眠藥，但被家人發現搶救過來了。沒隔多久，我再次尋找機會，喝藥不成我就選擇別的死法。趁丈夫下地幹活，我把早已備好的繩子拴在櫃子上，這時丈夫回來不知取什麼，又一

次救下了我。

對於我來說，連死都這麼難。

信佛奇緣

說起信佛，真是不可思議，還有一段奇妙的因緣。

家裡南院的阿婆信佛，我也與她處得很好，沒事就願意與她閒嘮，訴說家裡的憋屈事和自己的病，但也不知她信的是什麼佛，阿婆只跟我說念佛好。

2010年阿婆病故，囑咐家人把她的念佛機結緣給我。念佛機是唱念「南無阿彌陀佛」，拿回念佛機當天，我抱著念佛機聽，聽了三個小時，哭了三個小時。不知什麼原因，聽到佛號就想哭。

過了幾天，我的哮喘病又犯了，來到診所打點滴，同一診所打點滴的還有另一位阿婆。我這人好說，就與阿婆說我的病，說二次死不了，現在想信佛但就是找不到廟門。阿婆是個熱心腸，說她女兒信佛十多年了，非常虔誠，要我去找他女兒。

打完點滴，按著阿婆的指引，終於找到了阿婆的女兒佛念居士。熱心虔誠的佛念居士，馬上就領著我來到

了佛開居士創辦的淨土宗突泉縣念佛堂。

到了念佛堂，我在佛像面前深深地拜下去，終於找到了我要找的地方，找到了回家的路，別說心裡多敞亮了。佛開居士是專修淨土宗的居士，向我簡單地介紹了念佛儀規，又送給我一些弘願寺的法寶——書籍、念佛機、計數器、佛卡等。並囑咐我要把我原來供奉的仙家送走，一心禮佛、供佛、念佛。我如獲至寶，捧著寶貝高興地回家了。

念佛消病

我回到家裡，每天虔誠地禮佛、念佛，並下定決心送走各位仙家。我給他們做開示，與他們商量著，送走了他們。送走了仙家之後，我更加精進念佛，除早晚定時定點各念二小時外，其餘時間就散念，再有時間就看法義。

說也奇怪，佛號念著念著，我的病逐漸好了，真是愈念愈高興。現在不光能在家務，連地裡的農活我都能幹了，村子裡的人也個個好奇，說我人也愈來愈年輕了。沒事時還能唱出幾句自己編的讚阿彌陀佛和西方極樂世界的歌曲。其實我只是小學一年級的文化，連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

念佛避禍

2015年農曆八月二十日，我隨丈夫開著四輪車去自家地裡扒玉米，這

塊地在離家十多里地的東山外。坐上車，一路走一路在心裡念著佛號。心裡不知怎麼的，就是不踏實，來到東山外，一段下坡路，我念著念著，就恍惚感覺有一雙好大好大的手捂住我的後腰，並告訴我說「車要壞！車要壞！」我也迷迷糊糊的。這雙大手還是捂住我後腰，仍然說：「車要壞！車要壞！」

我心裡一激靈，馬上對老公說：「快停車！車要壞！」老公沒好氣地罵我：「淨瞎說，你懂得什麼？」我大聲說：「快停車！車要壞！」老公半信半疑，也怕我說得不吉利，便使勁停下車。

車停了，老公下車檢查，看到一邊的車輪差不多就要掉下來了，一屁股坐到地上，大聲喊到：「我的南無阿彌陀佛啊，我可謝謝你啊！」聽老公喊出了感謝阿彌陀佛，我的眼淚刷刷地往下掉。因為老公從來都不信佛，總還用話敲打我。我也深深體會到了阿彌陀佛真是時時刻刻在護佑著我。

真是念佛免難，如果不是信佛念佛，我和老公這場大災難真不知是不是能躲過。

感謝阿彌陀佛，消除我的業障，使我病癒，讓我避免了車禍。今生一定好好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來生回極樂老家。

2016年1月13日 

一個饅頭的因果

——老鼠化人身 禮謝結善緣

我家住在一個農村的平房，有一條下水道通到很遠的一個溝，但這下水道的老鼠就天天上我家偷東西吃。我先生覺得那老鼠吃過的東西人也不能吃了，牠還有鼠疫，特別髒。他去買老鼠藥。我勸他可千萬不能用毒藥毒死牠們。後來因為規勸不了就不再說。因而我就發心，觀察老鼠經常走的路線牠有規律，我就把饅頭掰得一塊一塊的，撒到柴底下，往底下一扔，然後再盛一碗水，放到牠走路的地方。

因有吃的，這些老鼠就不進屋了，下的藥老鼠也沒吃著，我天天給，這老鼠就開始吃我給的饅頭。經過一段時間，我先生才發現，老鼠藥沒吃，老鼠也沒有了。我對他說：「哎呀！對不起了，我沒告訴你。咱們懂佛法，懂得不殺生，咱就不去做，就要給牠方便，想辦法讓牠們吃點，牠在外面吃，不進咱屋就可以了。」這次真就跟老鼠交上朋友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夢中，有一個穿灰衣服的人就來請我，我控制不住自己，也沒問他是誰，就跟他走了，走的這路徑我很熟，因為我看到是我給老鼠送食物的路。我問：「怎麼走這來了？」他告訴我：「你就跟我走吧！」最後走到養牛家的院子。滿院子都坐滿起碼有幾百隻老鼠模樣的小人。這些人都高興得不得了，歡喜地在這裏請我吃飯，給我留最好的一個座位。

牠們很有靈性的，因為我先生要用藥殺死牠們，牠們也知道。牠們告訴我：「你供養我們吃的，我們很感激你。我們準備了一個多月，才準備了這樣一桌豐盛的酒席。」我一看，全是世間的排骨肉這一類。我說我吃素這都不是我能吃的！你們的好意我心領了，然後就給牠講佛法。

我說，我是念佛的人，念佛人不殺生，我拿饅頭給你們吃，是要和你們結個善緣，不讓你們被藥殺死，讓




你們也好好活著。因為這個機會，我就可以給牠們說一點佛法。那時候我很清醒，我說，你們應該像我念阿彌陀佛，皈依佛門，念佛的人不殺生，講佛法的好處。因為你們墮落了，墮落到畜生道去了。得到這個身，那也是咱們前世的業報。希望你們都能聽聞佛法，你們全都能往生極樂世界。

最後牠還把我送回來，一再道歉，請你來還沒吃到飯，我說，我衷心的謝謝你們，但願你們好好念佛，要發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夢醒來，我想老鼠是有感情，有靈性的，牠也像人一樣，有感情，也知道感恩。都跟我們平等，都有佛

性。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供養給大家。

在這裏提醒我們所有的同修，我們修學佛法的人，時時刻刻不忘眾生。要報佛恩，這些眾生也是將來佛。牠們示現給我們看，讓我們知道有情眾生，牠們都知道感恩，所以我們以後不能吃眾生肉，不要殺生。

（摘錄自《珍惜生命 請勿殺生吃肉》）

有情眾生

文／片羽

蔡念生老居士，一生致力於護生放生，在他的《如是庵學佛臚語》下冊，摘錄了一則真實而感人的生命故事——

有一年，遺傳學者在印度大吉嶺，參加國際醫學者與遺傳學者會議。開會後，有些學者到距離大吉嶺市鎮上約十公里的地方打獵。

那地方一邊是大草原，一邊枕著叢山峻嶺。色調之奢侈，勝過法國畫家馬蒂斯的畫，真是美極了。

那時秋草沒徑，草原上如鍍滿了黃金一般。遠處，有人在燒野火。火頭像條張牙舞爪的金龍，被雪風攆向山坡。當地土人敲動響板銅鑼，跟隨火龍之後，慢慢向山這邊圍攏來。這十多個外國學者，站在公路旁邊瞧熱鬧。

野火一直伸展到山坡邊緣，被巉岩阻止了出路，喳喳吱吱亂嚷。當時一位澳洲籍的醫生，正用望遠鏡察看火勢，他突然大聲喊起來。

原來火勢已經延燒到一棵高大的松樹周圍，枯籐將火頭引向松樹的枝幹。而松樹巔上，有白鶴在上面築了巢。巢裡邊有四隻小白鶴，被濃煙燻得振翅亂叫，聲音淒厲，遠處可以聽到。

這群學者沿公路狂奔過去，有一位醫師是運動健將，跑在前頭。那時火勢凶猛，他無法接近松樹。站在距離松樹約三十碼的地方用英語大喊：「有誰能夠救下這四隻小鳥的，他願意出一千盧比的賞金。」

當時就有土人用繩子綁著石頭，在松樹周圍亂幌；但繩子立刻被火舌燎斷了，勞而無功。賞金在這時加到了兩千盧比。




土人中有人揹著一張竹梯子，四個人扶住，一個人自告奮勇，不顧一切往煙霧籠天的松樹上爬。

竹梯子太短，只能達到樹幹的一半。而且，火勢確實太猛，那個土人的手烙起了燎漿火泡，怪叫一聲，栽跌下來。這時，運動健將醫師的賞金提昇到五千盧比！

當火舌在松樹頂上伸腰時，四隻絕望的小白鶴，交頸哀叫。而盤旋在樹頂上的老白鶴，其中一隻一聲長唳，突然撲向烈火叢中，展開雪白的長翅膀，封住那個平坦的巢。

正在大家大叫大嚷時，第二隻白鶴也一聲長唳，滑翔而下，不偏不倚，落到原先那隻白鶴的背上，在熊熊火光中，伸著長腿。

蔡念老說：「這種現象，本是普遍存在的，譬如說：燕子、鴻雁、猩猩、猴子，等而下之好像蜥蜴，都不斷地以牠們的生命，顯示大自然的神奇。——眾生皆有佛性，並不是一句輕率概括的話。這些行為都是自證的。」

（轉載自《明倫》四六一期）

五臺山上的佛水車

文／佛助居士

志工們每天運送泉水給五臺山居民

一輛每天早出晚歸的免費送水車，聲聲親切的佛號，成為了五臺山一道新的風景線。佛國聖地的微公益，體貼著人心，彰顯著佛教「慈悲喜捨」的精神內涵。

在陽光裡出行的送水車

早上七點鐘，五臺山，台懷鎮五臺山佛經免費流通中心旁邊的停車場上，來自濟南的志工佛品開始熱車。他綠色的工裝外套了一件紅色的馬甲，「南無阿彌陀佛」字樣很顯眼，有著同樣字樣標誌的，是他所駕駛的紅色送水車。

幾分鐘後，車熱好了，他的同伴，同樣裝束的志工佛敬也跟過來上車。記者同行。

穿過台懷鎮，一路向東。他們不時與車窗外望見的僧人與早起的居民微笑示意。

繁華的台懷鎮在送水車的背後漸漸遠去，行駛了二十來分鐘，來到



準備運水去

了西灣村頭，一座大龍王廟的下面，一間古樸的小房子裡，一道清泉正從管道中嘩嘩流出小屋，然後沿一道小溪，彎彎曲曲流到不遠處的河溝裡。

儘管是冬季，水流依然豐沛，掬水入口，甘冽純淨，似有甜味。

佛敬是本地人，他介紹說，此泉來自東臺的山壁間，沒有任何污染。此泉水品質當為五臺山台懷鎮之冠。

在當地，這道泉有許多美麗神奇的傳說。

接上水龍頭，泉水自動流進水



接來甘甜好泉水

罐，水罐有五、六噸的容量，夏天泉水壓力大，一個小時即可充滿，現在山泉壓力小，需要110分鐘才能充滿。

等待裝水的時間是安詳、悠閒的。四十五歲的佛品仍童心未泯，他在泉水附近一邊歡快地念佛，一邊尋找造型漂亮的石頭。他說，有一個朋友的母親，枕著五臺山的石頭睡覺，多年的失眠症就好了。來五臺山做志工三個月了，他最近要回濟南一趟，想給親友們帶幾塊回去。

太陽不知不覺升高了，抬頭望

去，山頂一片金黃。

水加足了，兩個人上車。陽光普照大地，伴著聲聲「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送水車緩緩前行。

居民們的水桶在路邊「列隊歡迎」

光明寺村、垚子村、普壽寺、然後是台懷鎮營房街、顯通寺、塔院寺、西溝……

佛敬說：以五臺山佛經免費流通中心為界，上下兩條線，我們兩天送一遍，上午送到十二點，回中心吃飯，吃完了飯馬上回大龍王廟補水，下午送完為止。

除了台懷鎮，沿途還有八個村莊，一個行程來回十幾公里。一路上記者見證了沿途居民、寺院、機關等對免費送水車的歡迎。

「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聲，就是送水車到來的通知，「阿彌陀佛又送水來了」！

沿途的居民聽到佛號遠遠地傳來，就準備好各式各樣的水桶、水壺擺在路邊。

為了能通知更多的居民來取水，送水車往往會停在某一用水居民比較多的地點，播放著佛號耐心地等。

居民們對送水車的到來是歡迎

的、感恩的，他們往往不由自主地對兩位志工合掌念佛致謝。

光明寺村七十五歲的苟奶奶說，她是自己在一邊過，家裡沒有手壓井，以前就靠去鄰居家接點水，這回好了，免費送水車就把水送到門口來，而且還是龍王廟的好水！打一次就夠用五六天了。

東莊村民白秀蓮說，這水是聖水，一滴都不敢浪費，只用來喝，洗衣服就到遠處的溝裡去。

遇到年紀大、住處距離街邊比較遠的僧人和居民，兩位志工常常幫助把水拎回去。

普壽寺一位接水的僧人說，這水品質太好了，做飯都捨不得用這水，這水是用來供佛、喝茶的。

明清街上的「捨得緣」佛教用品店的老闆鮑先生是溫州人，來台懷鎮經商十八年了。和其他居民一樣，他對免費送水車很感恩，他說，因為五臺山冷，冬天裡台懷鎮的自來水也沒有了，都凍住了，有的居民在院子裡打地表水吃，有的是自己駕車到後山的泉水接水。但後山的泉水也沒有大龍王廟的水好喝。

當地許多居民對記者介紹，近年因為遊客以及賓館、飯店的增多，五臺山許多水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居民接水



幫出家師父將水提回寺裡

西溝村的居民接水的熱情最為迫切，村民介紹，村邊的山上也有泉水，但被污染了，口感不好，燒開了水有一層水垢，而大龍王廟的水，不僅甜，而且沒有水垢。

在西溝租了一間小房子修行的僧人善道金剛來自內蒙古，她對免費送水車深深感恩。她對記者介紹說，她從小就對水質非常敏感，身體好像是「一架儀器」，有污染的水一喝，肚子就出問題。她是三月前來西溝的，來了就鬧肚子，知道是水有問題，於是就走了很遠的路，到山上一個叫觀音洞的地方，提了一壺十斤的水回來。她計畫喝完了這十斤水就離開五



給居民們打水

臺山，沒有想到水快喝完時，免費送水車來了，喝上大龍王廟水的第三天，她的病就好了，這兩個多月，一次也沒有犯過。

緣起：一個僧人發起的微公益

免費送水的發起人是五臺山佛經免費流通中心的負責人釋宗台。

宗台法師今年四十歲，是河北保定人，開過礦、辦過企業。多年前來到五臺山，感覺身心清涼，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於是就喜歡上了這個地方。

四年前，宗台法師離開家鄉，來到五臺山，熱愛佛教事業的他發現許多寺院經書匱乏，於是聯繫江蘇蘇州弘化社、安徽宣城弘願寺、北京藏經學會，發心免費在五臺山流通佛經法寶。

他的這一公益之舉得到了以上佛教機構的支持，四年中，他開著運書車走遍了五臺山每一個寺院，深受廣大寺院歡迎。期間，因緣具足，他剃度出家，仍在五臺山，主持五臺山佛經免費流通中心，並帶領出一個志工團隊，得到了全國許多有志於佛教文化推廣人士的支持。

免費送佛經過程中，他認識了中臺清涼橋下大圓照寺看塔的寂觀法

師，法師很慈悲，救起過許多在風雪中迷路的遊客旅友，兩個人很投緣。今年春天，大圓照寺的水井壞了，十幾個僧人沒有水吃，宗台法師就一邊給他送書一邊送水。

後來他發現，由於污染等原因，五臺山許多地方的水質下降，而他平時居住的大龍王廟的泉水純淨甘冽豐富，除了村民取水外，大量泉水白白流進溝裡，就不能再飲用了。

於是他在網上朋友圈中發起了免費為五臺山供水的公益活動，得到了廣大蓮友的熱情回應，購買了拉水車，招募到了兩位拉水志工。

司機佛品說：「我過去開過大車，做過小生意，剛從網上看到這個資訊，心裡沒有在意，以為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反正我又不去。沒有想到，隔兩天後又從微信上看到這個消息，想打個電話問問，於是就來了，原來計畫在這裡服務兩個月，現在已有三個月了。我最近回家看看，準備過了年還回來，我喜歡上這個地方、這個工作了。」

許多居民對記者說，開始他們都以為是賣水的，不相信有白送好水上門的好事。


從10月7日開始，兩個多月過去了，等待免費送水車已成大家生活中重要的內容。



五臺山佛經免費流通中心

五臺山有關政府部門也都歡迎支持這一公益活動，台懷鎮副鎮長張培偉對記者說：「這個活動非常好，很受居民歡迎，也對遊客、外來商戶展示了五臺山美好的形象。」

五臺山風景區政府文物宗教局辦公室史冊對記者讚歎：「免費的送水車彰顯了佛教慈悲喜捨的精神。」

五臺山佛教協會辦公室主任悟圓法師說：「他們很辛苦，特別是雪天路滑時。免費送水車在提升著五臺山佛教的社會形象，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滿園芳香關不住

——世上最健康的蘋果



他用了整整八年，等待春天，等待光明，直到頭髮斑白、牙齒掉光，然後才換來了滿園飄香，蘋果纍纍——他是木村秋則，聯合國都肯定的自然農法實踐者。

故事得從一家餐廳說起。

日本東京有一家高級的法國餐廳，預約用餐起碼得等上半年。這家餐廳的招牌菜之一，就是「木村先生的蘋果湯」。主廚井口久和說：「這種蘋果居然不會爛，是匯集了生產者的靈魂吧！」

通常蘋果切開後，很快就會變成咖啡色，然後開始腐爛。然而，井口廚房內的木村蘋果切開兩半、放上兩年依然不爛，只是枯萎縮小，自然風乾，散發出濃郁甜蜜的香味。

蘋果「不會爛」，其中到底含藏了什麼秘密？

答案要回到木村的蘋果園去找。

來到日本最知名的蘋果產地青森縣，穿越一片片修剪整齊的蘋果林，就到了木村的神奇果園。眼前這座雜草叢林中，蜜蜂飛舞，唯我獨尊的蝗蟲跳來跳去，青蛙扯開嗓子高鳴，還有野鼠、兔子奔竄，你必須雙手用力撥開雜草，才能走到蘋果樹下。這就是木村的果園，簡直像荒蕪的野山。

為什麼這樣荒蕪？因為，這裡不噴灑農藥，還原了生態系統，回歸到真正的「大自然」。從1978年開始，木村就不曾在這8800平方公尺大的果園使用一滴農藥、一撮肥料。

不用農藥，甚至不用任何有機肥料，何等神奇！木村蘋果不會爛的秘密，全然在此。

當初，讓木村興起這個念頭的，是一本不經意翻開的書：《自然農法》，作者是日本農業專家福岡正信。書開章明義寫著，什麼都不做，也不使用農藥和肥料。「啊，原來還有這種農業生活！我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反覆看這本書，都快翻爛了。」木村說。

從此，木村開始禁用農藥，連堆肥也不用。但什麼都不做，一任自然，蘋果樹立即慘不忍睹，一年比一年糟。木村只好帶著全家人沒日沒夜地在不開花、不結果的果園裡，以雙手和塑膠袋抓害蟲、噴灑醋液。他苦思驅蟲的方法，連「吃飯的時候，把醬油淋在菜上，就想到搞不好醬油有效……哈哈！」木村這麼回憶。

可惜數不盡的害蟲接二連三，讓他的果園變成了昆蟲的天堂，這就引起鄰人極大的不滿，他們給木村取了一個綽號：「滅灶」——爐灶的火都滅了，家庭也就支離破碎了。對農人來說，這是最大的恥辱。

七年來，蘋果花一朵也沒有，家中赤貧如洗，幾乎走投無路。木村不得不典當家產，白天進果園，晚上去打工。他的一口牙齒就是在酒店打工時，被黑道群毆所



放了二年的木村蘋果



打掉的。人生掉進了谷底，寒冷而且陰暗，幾乎使他活不下去。正是女兒的一句鼓勵的話，讓木村重新站起來，堅持理想，勇往直前。

最後，他從野生果樹找到解答。原來手工抓蟲都是白做工，土壤才是關鍵。於是木村在果園裡開始大量撒大豆，大豆根部密密麻麻的根瘤菌改善土壤裡氮的含量。翌年，蘋果園彷彿變成了原始森林，大豆下方長滿各式各樣的雜草，昆蟲在草間鳴叫，青蛙捕捉昆蟲，蛇在青蛙身後虎視眈眈，甚至還有野鼠、野兔。雖然斑點落葉病和害蟲卷葉蛾依然肆虐，但木村覺得蘋果樹已經結束長期和疾病的抗爭，逐漸恢復健康。

第八年春天，果園裡終於綻放出七朵蘋果花，其中有兩朵結成果實。那兩顆珍貴的蘋果，是八年來自然農法的結晶——春天來了，苦盡甘來，曙光乍現。供佛之後，全家一起分享，卻驚覺蘋果出奇地好吃！

直到第九年，木村守護已久，癡癡等候的八百棵蘋果樹，總算飄起芬芳的花



香，滿園春蕊，果實纍纍。木村感動得哭了。他一個人來到果園，為每棵蘋果樹斟酒，乾杯道謝。木村說：「人類能做的事沒什麼了不起，大家都說木村很努力，但其實是蘋果樹很努力。因為無論我再怎麼努力，我都無法開出一朵蘋果花來。果園的主角是蘋果樹，我只是幫忙的人。你要這麼想，就能真正理解自然……」

日本的蘋果栽培已有一二〇年歷史，之前也有許多人嘗試過無農藥、無肥料的栽培，但是都失敗了。大家都是在嘗試四到五年後，就認為不可能而放棄。獨獨木村，像個傻瓜，苦撐了十一年才開始有收入。木村傻嗎？或許正是木村這種傻氣，拋下人那點愚昧的機巧，才能最終回歸到大自然。

2006年，日本NHK電視台拍攝影片介紹木村的故事，受到觀眾熱烈迴響，影片重複播了一百多次。他用他的生命，喚來人們對自然的重新認識——他的癡，他的傻，他對自然的執取與義無反顧，深深感動這一代人。原來我們是可以活得那麼健康自由的！




2011年，自然農法獲得聯合國農糧組織肯定，以木村的姓氏為名，「A.K method」成為重要的農業施作法，證明了這項農法獲益最多，也是諸多農法中最有助於改善溫室效應的一種。

他開始四處演講，推廣理念，把方法傳承給各地農友。他說，蘋果因自然農法而充滿能量，稻米、番茄等任何農作物也可以。在沒有人為干預之下，土地會自己恢復地力，果樹自體能強大起來，自行吸收土壤下部的養分，茁壯成長，生態區也會自行發展出環環相扣的防衛機制，這一切，只是需要等待。

大自然自有它的節奏，人只需要從旁輔助，只需要等待：果樹需要等待，穀物需要等待，蔬菜需要等待；那麼人呢？人也需要等待，等待耐心成熟、等待觀念轉換、等待脫胎重生，等待與自然重新和合。

木村總是哈哈大笑，綻放嬰兒般的天真，他充滿希望地說：「21世紀是農業復興的時代，也是用農業修補地球的年代。」木村最傻，卻做了最聰明的事情。

順應自然，善莫大焉！

(改編自網路) 

● 《易行品講要》

作者：慧淨法師

《易行品》為龍樹菩薩所撰述，是淨土宗的第一部祖典，對淨土宗教理的解釋，具有權威性與標準性。

《易行品》將佛陀一代教法判為二道，即「難行道」與「易行道」。

《易行品》既是「判教」，更是宣說「易行」之道，並且力勸捨難歸易，專修易行道。並顯明此易行道，不單是易行，也是絕對性的殊勝之道。

此判教既開後來各宗判教的先河，也是淨土宗判教的嚆矢，更為淨土宗之「易行」與「殊勝」一錘定音，使淨土宗在大小顯密各宗之中，永居登峰造極、獨一無二、無與倫比的地位。可知，《易行品》雖然文字不長，然其涵義甚廣，影響甚鉅。

慧淨法師《易行品講要》，可謂古今研讀《易行品》之集大成，清晰明朗，重點突出，論證有力，讀之心安法喜，於龍樹菩薩更增敬仰與感恩。對有意研究淨土教理及淨土行人，都是不可缺的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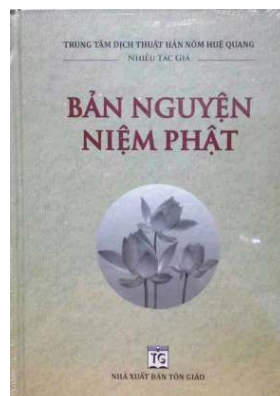


● 《本願念佛》（越語版）

《本願念佛》為越南「慧光佛教漢喃翻譯中心」所翻譯淨土宗現代弘傳的法要結集。

「慧光佛教漢喃翻譯中心」在傳譯漢語佛教論著方面，已行之有年。不僅計畫性翻譯了大部分的漢文藏經，也應大眾所需，關注淨土教典；近年則更措意於善導大師一脈的純粹淨土教；此末法時中，唯一易行殊勝的教法。

《本願念佛》收錄慧淨法師、淨宗法師、智隨法師以及學者文章二篇，蓋括而詳實地介紹了此門教說。其選譯的篇章，可謂提綱挈領；一門宗要，囊括無餘，是越南語讀者獲取安心所必需的重要書籍。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臺灣地區：

中華淨土宗協會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 41號

電話：02-27580689 · 87881955

傳真：02-87807050

網址：<http://www.plb.tw>

信箱：amt@plb.tw

淨土宗台北弘願念佛會

地址：台北市撫遠街384號B1

電話：02-2762-4922

淨土宗板橋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118號2樓

電話：0936-336-313

淨土宗林口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40號

電話：02-86012135

淨土宗桃園念佛會

地址：桃園市建國路61巷33弄7號

電話：03-3613247

淨土宗台中念佛會

地址：台中市北區博館路6號

電話：04-2206-3618

淨土宗智覺寺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23號

電話：05-633-7740

淨土宗嘉義念佛會

地址：嘉義縣中埔區中華路771號

電話：05-2390373

淨土宗台南道場

地址：台南市南區惠南街93號

電話：06-2921918

淨土宗淨和寺

地址：台南市關廟區關新路712號

電話：06-5950194

台南市淨土宗學會

地址：台南市西門路一段471巷24號

電話：06-2220911

淨土宗高雄念佛會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81號

電話：07-3228220

淨土宗永明寺

地址：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三段595號

電話：07-683-2931

港澳地區：

淨土宗香港慧蓮淨苑

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3號鴻安大廈2B

電話：852-29855575（妙渡法師）

淨土宗蓮池會念佛社

地址：香港九龍大角咀欖樹街19號華源工業大廈3樓21室

電話：852-91353729（王居士）

淨土宗香港無量壽念佛會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奶路臣街1號源發大廈6字H室

電話：852-63401956（佛開法師）

淨土宗法寶流通處

地址：香港葵涌葵豐街41號安福工業大廈13樓E室

電話：852-25055642（蔣居士）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地址：高利亞海軍上將大馬路105號威雄工業中心10樓之A

電話：853-28436346

澳門淨土宗學會

澳門提督大馬路39號

祐適工業大廈10樓

電話：853-66332239（佛名法師）

其他亞洲地區：

韓國

韓國法燈寺

地址：韓國京畿道安城市陽城面老谷里
197-1番地
電話：031-674-3453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西馬）聯絡處

淨土宗新山弘願念佛會

No. 17 & 17A, Jalan Anggerik 42,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Tel: 011-21605113（佛慈）
郵箱：amt.plb.jb@gmail.com

淨土宗士拉央念佛會

No. 12A(F), Jalan Sj 6, Taman Selayang Jaya,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Malaysia.
Tel：019-2636063（佛智）
郵箱：clng4144@yahoo.com

亞羅士打 王華源

Tel:012-4829314

檳城 淨緣

Tel:016-4057560

芙蓉 羅美華

Tel:019-9810185

馬來西亞（東馬）聯絡處

古晉 黃瑞仕

Tel：016-8660200

古晉慈雲佛教正信會

Lot 7372, Jalan Sherip Masahor, 932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Tel：082-257634

新加坡

新加坡聯絡處

有慶·福安禮品
201D Tampines Street 21 #01-K1 Singapore
524201
Tel: 67873189

美洲地區：

美國聯絡處

Li Ying Kuan 關立詠

103 BarTon Lane Chapel Hill, NC 27516 U.S.A
Tel: 919-9298899

Ронг Хо 紀善瑄

2365 Remora Dri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佛億居士

22575, Leanne Ter ashburn, va.
Tel: 703-975-2908

北美淨土經書流通處

Mr. Alan Kwan 關其禎
Unit 1300, 4380 No.3 Road, Richmond, BC,
V6X 3V7, Canada. 加拿大溫哥華
Tel: 604-273-3222
信箱：namoamitabha.van@gmail.com

巴西 南美普陀山承天寺

ORBI-ORDEM BUDISTA INTERNACIONAL
Rua Doutor Josivalter Vilanova no.99
Jardim California Foz do Iguacu
Paraná Brasil
CFP：85867-504 TEL：55-45-35245566

澳洲地區

澳洲雪梨中華淨土宗協會

Mrs. Lai fong Wong 佛壽居士
143 Tryon road Lindfield NSW 2070 Australia
Tel: 02-9416 9355
信箱：amtsydney@gmail.com

淨土宗叢書

編號	書名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
3	佛說無量壽經
4	《易行品》講要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6	往生論註
7	安樂集
8	善導大師全集
9	法然上人全集
10	觀經四帖疏
11	淨宗要集（整理中）
12	念佛金言錄
13	第十八願講話
14	第十八願淺釋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18	淨土決疑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20	四十八願釋、本願義疏、大經大意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增訂版）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24	人生之目的
25	走近佛教
26	觸光柔軟
27	無條件的救度——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28	念佛感應錄（一）
29	念佛感應錄（二）
30	念佛感應錄（三）
31	決定往生集
32	回歸善導
33	淨宗略講
34	唯說念佛
35	念佛勝易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37	《阿彌陀經》要義（整理中）
38	善導大師語錄
39	印光大師法要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42	淨土宗概論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4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45	往生集
46	《念佛感應錄》（四）
47	《念佛感應錄》（五）
48	《念佛感應錄》（六）（整理中）
49	觀經教眼（整理中）
50	淨土宗特色述義
51	第十八願善導釋（整理中）
※	淨土宗三祖師傳（上市版）

因果叢書

編號	書名
1	見聞錄、現果隨錄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4	六道輪迴錄
5	輪迴集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8	美德故事
9	人生故事
10	歷史故事
11	因果故事
12	佛教故事

隨身書系列

編號	書名
1	念佛放光
2	念佛度亡（增訂版）
3	真正的大孝
4	人生之目的
5	彌陀的呼喚
6	淨土宗之特色
7	善導大師語錄
8	佛教的無常觀
9	略談三皈依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11	瀕死體驗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15	淨土宗略要文
16	善導大師略傳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18	念佛必定往生
19	念佛一門深入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24	念佛實用問答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28	淨土宗教章
29	淨土宗根本義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33	素素寶寶 頭好壯壯
34	念佛超薦儀軌
35	慈悲的救度

36	淨土宗的戒律觀
37	台灣奇案
38	預知時至 佛聖來迎
39	佛說無量壽經
40	佛在何處
41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42	小怪李群仙
43	《易行品》概說
44	淨土宗宗旨法語（出版中）

英文版隨身書

編號	書名
1	純粹的淨土法門
2	念佛成佛是佛教
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4	善導大師略傳
5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韓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1	《純粹的淨土法門》
2	《回歸故鄉》
3	《淨土宗概論》

● 上列叢書，免費結緣，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護持捐款

● 郵局劃撥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50230511

● 銀行匯款

一、一般及ATM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莊敬分行
 銀行代號：012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461102022480

註：匯款／轉帳成功後，敬請來電告知
 捐款人資料，以便開立收據。
 電話：02-87881955

二、國外匯款：

Bank Name：
 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CO.,LTD.
 JUANGJING BRANCH

Bank Address：
 NO.286, JUANGJING ROA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Tel：002-886-2-2722-6206

Fax：002-886-2-2720-6967

Swift Code：TPBKWTWP

Account (A/C)：461102022480

Name：Chinese Pure Land Buddhist Association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令如佛。
說經行道皆如佛。

—《大阿彌陀經》—

